

文學筆記  
說部

# 醉茶說怪



廣益書局刊行



# 自序

一編志異。留仙叟才迴過人。五種傳奇。文達公言能警世。由今溯古。絕後空前。此外之才人。縱能燦彼心花。終屬拾其牙慧。蓋創之匪易。捷足者既已先登。而繼之殊難。後來者莫能居上。言念及此。興致索然。然而人各有懷。甘苦不同。其際遇。士非得志。窮愁每見於詞章。惟文字厭棄夫平庸。故搜討樂言夫鬼怪。性有偏好。口詎能絀。文不求工。狂且弗顧。辟諸自鳴。其天籟。豈能盡合乎人心。編中事跡。有與前賢彷彿者。乃詞非虛構。事本真書。棄之何以生新。留之轉如襲舊。有關風教。奚避雷同。知不免爲博雅君子所指摘者矣。雖然。傳記降神。易占載鬼。煌煌經史。昭著古今。固不同桑號子明。龜呼元緒。螺殼或藏彼美。鵝籠或寄書生也。僕半生抑鬱。累日長愁。借中書君爲掃愁帚。故隨時隨地。聞則記之。聊以自娛。於是二三良朋。時來蝸舍。此談異說。彼述奇聞。謂夫千年華表。信可狐烹。三尺荒墳。真聆鬼唱。信以傳信。清談增鬼火之光。玄之又玄。雅謔生幽魂之色。再憶昔年遊歷。悉供今日搜羅。始欲米聚而爲。

山久。遂。裘。成。於。集。腋。維。時。風。蕭。雨。晦。入。靜。夜。涼。茶。烟。飛。古。鼎。之。香。蘭。炷。吐。秋。燈。之。焰。濡。毫。吮。墨。振。筆。直。書。則。此。中。之。况。味。真。有。不。堪。爲。外。人。道。者。也。吁。嗟。乎。高。山。流。水。幾。多。岑。寂。之。人。弄。月。吟。風。半。是。牢。騷。之。客。東。坡。說。鬼。言。詎。無。稽。于。寶。搜。神。意。原。有。託。而。况。蘭。因。絮。果。儘。得。風。流。貞。木。貪。泉。微。加。月。旦。事。或。關。乎。報。應。詞。不。背。乎。聖。賢。也。知。我。者。其。諒。之。哉。



# 目次

## 卷一

折獄二則	一	馬生	一六
蘇某	三	介休令	一九
張順	四	張興	二〇
魯班	六	顛僧	二二
王建屏	七	信都翁	二四
申仲權	九	如意	二五
劉氏子	一一	柳兒	三〇
陰司	一二	雲素秋	三五
黃教	一四	茵陳木	四二



宅仙……………四三

怪雨……………四四

說夢……………四五

青靈子……………五〇

獨眼龍……………五一

賣書叟……………五二

天榜……………五四

斬蛇將……………五四

藍怪……………五五

狐伏妖……………五六

魂歸……………五八

判官……………五九

某生……………六一

卞某……………六一

狐醉……………六三

疾異……………六三

牛龍……………六四

卷二

點金石……………一

村女……………一

花娘子……………二

水鬼……………三

女化男	三	星異	一〇
吳恭人	四	紅衣女	一〇
孟都閻	四	劉廷楨	一〇
林某	五	龍精	一一
鐵貓	五	一斗泉	一二
三瘋	六	潮異	一二
狐革	七	大蛤	一二
巨頭鬼	八	城南三則	一三
小夜叉	八	張七十	一三
妖宅	八	白衣婦	一四
潘秀才	九	殛神	一四
燈異	九	小獼猴	一五

醉茶說怪 目次

泥女	一五
小老虎	一六
瓜異	一六
頭飛	一七
袁某	一八
高烈婦	一八
小毛人	一九
蛤珠	一九
鬼詩	二〇
余某	二一
王離賈	二一
狍異	二二

任住	二三
人面瓜	二三
僧蠱	二三
金魚	二四
天門	二四
黃葉村	二五
產龍	二五
祈雨	二五
雷殛	二六
飛人	二六
徐漂	二七
劉大士	二八

辭茶說怪 目次

僧冤	二八
劉姓	二八
蛇精	三〇
奇疴	三〇
神妖	三〇
厲鬼	三〇
女鬼	三〇
妖避雷	三一
火異	三一
水災	三一
鬼剪	三二
定州僧	三二

灶神	三二
小無常	三二
魚夢	三三
鬼驅賊	三三
烏捕蝗	三四
劉玉	三四
無常二則	三五
于某	三五
青手印	三六
天官	三六
西賈	三六
王媼	三八

醉茶談怪 目次

返鬼	三八
鬼市	三九
湯海	三九
陳翁	四〇
木妖	四〇
丐人子	四一
衣怪	四一
投胎	四二
鼓樓二則	四二
杜生	四三
鬼饌	四五
冥報	四五

貓怪	四六
張車夫	四七
火鴿	四七
碌磚	四七
常州役	四八
金佛	四八
泥骷髏	四八
黃孝廉	四九
古瓶	四九
火災	四九
蝶蛛	五〇
二豎	五一

醉茶說怪 目次

夙債	五一
鄒某	五二
泥龍	五二
瘟神	五二
楊瞽	五三
朱廣文	五三
宅仙	五三
蜥蜴	五四
鐵佛	五五
雷報	五五
魅戲	五五
怪風	五六

藍衣媼	五六
申某	五六
疑案	五七
樹妖	五八
金目怪	五八
狐仙	五八
鼠技	五九
龐氏	五九
冷香堂	六〇
媚怪	六一
蛇卵	六一
金龜	六一

四川女	六一
豕舞	六二
金雞	六三
狐祟	六三
蛛怪	六四
黃老	六四
泥魃	六五
東光女	六五
黑妖	六六
毛某	六六
疫鬼	六七
狐妻	六七

冰水盜	六八
粥廠鬼	六八
大蛇	六九
小黃人	六九
棺怪	六九
鬼哭	七〇
樹哭	七一
畫妖	七一
張孝子	七二
劉暉	七二
吳某	七三
旱魃	七四

# 卷三

張公	一
婁某	一
馮君三異	二
白塔寺	三
李志青	三
化犬	四
陶生	五
鬼吟詩	五
捉鬼	五
冥報	六
定興城隍	六

冤婦	七
鼠怪	八
夢詩	九
鬼戲	九
黑山大王	一〇
龍眠穴	一一
馮氏僕	一二
於菟大鬼	一二
稻田鬼	一三
瘡鬼	一四
李茂才	一四



醉茶說怪 目次

花果樓	一五
龔姓	一五
陳氏怪	一五
醫術	一六
妖術	一七
嬌娥	一七
乩仙	一八
矢魔	一九
鼠媼	一九
倭某	二〇
擒風	二一
古瓦罐	二一

鐵叉	二三
岳某	二三
乩示題	二三
古劍	二三
磁鶴	二四
塋中怪	二四
山神	二五
銅騾	二六
猪異	二七
蛤佛	二七
鬼影	二八
泥娃	二八

產叟·····	二八
產異·····	二九
古磁器·····	二九
徽商·····	二九
狐帽·····	三〇
張氏婦·····	三一
蝎異·····	三二
江蘇乙·····	三二
山左布商·····	三二
冤魂·····	三四
大人跡·····	三四
二仙·····	三五

槐仙·····	三五
張千總·····	三六
王金鐸·····	三七
卻明·····	三七
鬼竊飲·····	三八
粵東童·····	三八
營弁·····	三九
夙冤·····	四〇
孫某·····	四〇
黃鼠·····	四一
粥廠災異·····	四二
林承嗣·····	四二

醉茶說怪 目次

豬龍	四三
二鼠	四三
蝶仙	四四
冥獄	四四
觀花爆	四五
蜂異	四六
白郎	四七
鬼結婚	四七
三世	四九
妖詐食	五〇
縊致富	五〇
卯怪	五一

溺簿	五二
產怪	五二
守宮	五二
青蛙精	五三
錢龍	五三
石珠	五六
土中魚	五六
蝎虎尾	五六
焦某	五七
鬼眼	五八
陳姓	五八
義倉怪	五九

# 卷四

秦裕……………五九

蛇異……………六〇

蠟火……………六〇

雞異四則……………六〇

產妖……………六一

羊怪……………六一

張傑……………六一

金化水……………六二

愛哥……………一

狐師……………九

佐明倫……………一三

醉茶說怪 目次

尸起……………六三

古磁缸……………六四

優伶某……………六四

河間乙……………六四

齊某……………六四

曹商……………六五

張老殿……………六五

鼠友……………一六

阿菱……………一九

汪某……………二六

劉玉廳	三〇
公輸子二則	三三
武清乙	三四
張氏	三五
海惠寺	三五
獻王墓	三六
金氏祠	三七
地震	三七
木怪	三八
竹生花	三八
人面豆	三八
鼯鼠	三八

蛇異	三九
銀異	三九
慧海	四〇
厲鬼	四一
返魂	四一
白夫人	四二
二童	四三
鬼戀婦	四三
屍哭	四四
滄州張	四四
控鬼	四五
孽報	四五

泥桃	四七
千里井	四八
灶神	四八
尸變	四八
產蛆	四九
陳差官	四九
樊英	五一
役夫	五三
浙生	五四
樹怪	五六
夜游神	五七
張桂	五八

雙頭豕	五八
杜醒山	五八
張紳士	五九
陳某	五九
郭氏婦	六〇
分水箭	六〇
土偶	六二
薙髮匠	六二
蜈蚣	六三
瘡童	六四
草偶	六四
缸怪	六五

---

醉茶說怪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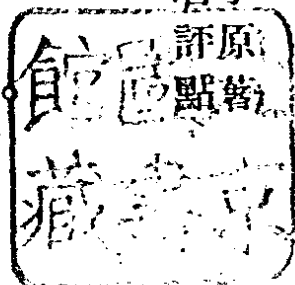
# 醉茶說怪 卷一

津門醉茶子原著  
虞陽趙琴石評點

## 折獄二則

予七世祖諱珏字德珮爲太倉州牧赴任時離州百里投止旅舍主人殷洽備至請公寓偏室公嫌隘陋乃息正廳複室牆壁光澤設一板牀四帷遮以布幅使僕展臥具息偃在牀二更將盡燭影凝青翦之仍暗不之怪也甫交睫覺有物拂面駭而視之頂格去臉咫尺急起披衣則頂格如故俯視牀前一人渾身血腥長跪叩首問之不語匍匐入牀下公乃秉燭搜之見牀底席裏一屍重傷數處綿塞口鼻乃前日有布商寓此主人貪利殺之倉卒未得掩埋暫藏諸牀下也公看畢仍覆之僞爲不知到任後拘主人一訊卽服

太倉富室有女貌美而慧詩畫棋枰罔不精妙父母咸鍾愛之年及笄壻家猶未娶使居好樓遣一媼一婢服役焉適來一少尼募緣女遇於母所傾談大悅尼亦粗知文字善棋與女對弈勝負互分益相親愛結爲閨中良友往來旣稔漸涉戲謔一夕並枕談心媼婢皆倦寢





逢時利器。  
乃在此耶。  
無感乎善  
揣時藝者  
皆如毛錐  
之脫穎矣。  
雖然落第  
顛理宜  
雌伏。

醉茶說怪 卷一

二

尼謂女曰。處女亦動情乎。連問之。女不答。乃探女懷云。好個鵲巢。鳩將居之。亦不拒。女卽笑曰。癡姑子爾顛耶。爾亦鵲巢。何鳩居之。尼曰。我固有鳩在。問在何處。曰在此。女笑曰。如無鳩。常毀爾巢。遂捫其私。則小雞昂昂然而待矣。大驚曰。予以汝爲尼。汝固僧耶。欲遁。尼抱而哀之曰。娘子勿憂。予二形人也。平時與女無殊。然感女則男。感男則女。人不能窺其異也。且深夜無人。知何所患焉。女許之。入帷事訖。令女驗之。則惟有鵲巢而已。女笑曰。出沒不測。真逢時之利器也。從此益親。往來無間。女之聘期已迫。腹彭而有孕矣。詭云病蠱。欺父母也。未幾親迎禮畢。三月居然生子。夫醜之。迫令大歸。女未歸而仰藥死。父痛女之死也。涉訟不休。幸未深察。收其壻於獄。將擬抵。越半載。官遷。我公接篆。閱是案。頗疑生冤。拘富室訊之。云汝女不貞。何得妄控爾壻。富室云。女素樓居。終歲不見男子。何孕之有。果得姦夫。死自其分。敢報顏誣告耶。公令其退。陰遣賣花婦密訪之。知與女最善者有一尼。然自女遭事。遂絕跡矣。拘尼到案。驗之女僧也。尼慚。忿語誚公。云如此憤憤。尙作民父母焉。有二女同居而能生育者。衆俱愕然。公曰。汝之劣跡。吾已勘破。尙強辯而不服耶。遣官媒以小犬舐其陰。片刻則蟄蟲

出戶。陽見於外矣。尼恐懼變色。盡吐其實。叩頭乞命。蓋與女私交二載。並無人知也。遂置於法。

### 蘇某

蘇某。晉人。傳者忘其郡邑。爲某官僕。隨任遼東。夜有奔女。紅裙藍帔。貌殊嫺雅。自云爲狐。請獨居後樓。妾當就之。如其言。夜果至。與之寢。櫻口噴香。花容含笑。曠世真無其耦。從此成爲琴瑟。有老僕巡更。聞樓中笑語。疑其納妓。叩肩盤詰。則見蘇獨坐。驚爲遇妖。勸其速絕。勿聽。又半載。形容憔悴。僮輩悉勸之。蘇云。身無疾病。但倦怠耳。未幾。嘔吐紅血。勿起。遂自向女云。予昔顏如渥丹。今則骨將委土。家無兄弟。奈老親何。幸留蟻命。得歸故鄉。卿之惠也。言訖。淚下如雨。女曰。妾蓄有靈丹。明日攜來。服之。又何慮焉。蘇有僚僕甲與乙者。蘇爲述其事。甲曰。噫。君其危矣。旣竭爾精。更投以燭。是速其死也。蘇哭求計。甲曰。彼能隱形。何能爲力。蘇云。猝與之遇。形不能隱也。甲使繫鈴樓外。索引其端。索動則響。聞聲輒至。次日女來。取溫水半甌。吐口中紅丸。對燭潤化。將飲病者。蘇輒引動鈴響。甲乙猝至。女起立。問將何爲。乙云。有何怨。

含歎必死。深於情者。死快於生。況生而不死乎。釐釐兒何愚昧至此哉。吾獨恨甲之忍。明知其藥。不使蘇服。自飲之。鶴髮童顏。優游歲月。天若有知。何不奮雷一擊哉。

聊齋誌異

卷一

四

仇而殺吾友。女曰。疾病人之常事。醫之則健壯如初。何以云殺。乙窺女美。愛之。執其袂。云爾藏凶器。非殺而何。女問凶器安在。乙云繡襦中所藏雙股劍。予試捫之。遽探其隱。女與撐拒。甲乘間取甌中藥汁一飲而盡。女視之失色曰。汝真殺我夫也。忿以手推乙倒地。遂失所在。蘇視爽然悔悟。大罵二人無良。二人慚退。女來握蘇手痛哭云。妾恃有妙藥。貪歡不已。致君如此狼狽。若能服丹。壽同金石。且換凡骨。伉儷不僅百年。孰意君生疑忌。彼施巧計。是殆命也。五日後君必死。妾以君故。亦不免於雷殛。奈何奈何。蘇亦泣。勸女報之。女愀然曰。禍由自取。骨骸且不能保。更何能報復哉。蘇曰。彼服丹成仙。殊令人切齒。女曰。彼心術不正。安能得道。不過多延年耳。言畢。悲哽不已。至期。蘇亡。女出金易棺殮已。遂杳。後甲鬚髮蒼而轉黑。八十餘猶能夜御數女。顏如童子焉。

張順

張順者。武定府人。值寇橫恣。竄身荒野。日暮途窮。恐爲賊獲。四顧無處藏匿。乃伏亂尸中。雲蘿月黑。悲風四號。毛髮森森俱豎。忽高處仰見燈光。一官居中坐。旁列數鹵簿。展冊唱名。便

一見輒喜。不知者以爲前緣也。又豈知禍患卽伏於中乎。故天下事以我者未必不禍我。禍我者未必不福我。橫逆之來。平情處之。安知非如塞翁之失馬耶。

見斷首缺臂者。蹣跚而上。須臾點畢。紛紛並倒。官指顧張順問曰。渠何伏而不動。左右曰。此宜斃於揚州獄中。非此案事。怪風一轉。萬象俱無。順大恐。伏至曉。賊過如未見者。遂得免。自此懷懷懷刑。恆以南游爲戒。會歲大飢。飲食不給。丐食入都。至一官第。有老嫗抱兒立門外。兒大啼。飼以果飴。啼愈甚。舉頭見順。啼卽止。且求順抱。順抱之。兒喜悅甚。順辭欲行。兒又大號。好事者白於主人。主人喚入。視之。丐也。易其衣履。留宅內。使侍公子。順喜出望外。得免飢寒。且獲賞賚。細詢同人。始知主人官工部主政。公子生而善啼。每啼則晝夜不已。凡僕媼輩。無一當意者。積今五載矣。順得其故。曲意逢迎。凡公子寢食。離順則鬱鬱不樂也。越數載。主人官遷揚州。指日就道。順固辭。公子知之。涕泣不食。主人益其工價。順仍不許。主人怒。痛鞭之。順不能隱。舉前事以對。跪求乞免。主人笑曰。爾夢妖是踐。愚已甚矣。苟能守法。安能陷於囹圄。即使陷之。我力不難出也。何憂爲。順不獲已。隨之行。甫至揚州。三日。公子曳與遨遊。至揚子江。公子失足落水。順大逃。計無所逃。負荊長跪。泣訴於主人。主人止此子。愛如拱璧。聞其死。拍案大怒。痛笞而繫於禁獄。隸以順無關說。遇之甚虐。不堪其苦。忿而墜鎖。尋斃。乃知

生死之數。卒難逃也。

魯班

公輸子古之巧人。刻木爲人。爲之悉能飛走。未聞以醫傳。豈巫醫小術。特古人之餘事乎。而今之醫士。投藥鹵莽。與運斤縱斧者無殊。是不但有愧盧扁。直弄斧班門耳。而况執斧

袁某邑之李富德莊人。嗜酒病噎。飲食不進。羣醫束手。已至於死。妻李氏最賢。日禱於神。罔效。忽門外有款關者。出視其人。則肩披雙橐。中盛斧鋸。殆木作工也。謂李曰。令親馮某遣予視疾。李云夫子之病革矣。歸煩寄語馮君。身後事切求援手。其人請視病者。李辭以居廬不潔。難屈嘉賓。其人曰。薄有小術。可施治之。問客能治何疾。曰。禿髮者不能治。餘無難耳。李喜。引入診視。畢。出一紅丸。使服之。李有難色。其人曰。請勿遲疑。乃索紙筆書方授之。納丸於袋。負橐卽行。李求其姓氏里居。其人曰。僕暫寓某店。將往前村高商家傭工。不能再來。亦不勞再訪。此藥三劑。保必愈矣。出門遽去。李思村內無通醫者。乃詣塾師范某。以方詰之。范笑云。藥平常耳。服之無益。亦無損。李歸買藥進之。病者腸腹雷鳴。片刻三遺矢。頓索食飲。與以湯餌。居然下咽。再服兩劑。疾大愈。袁喜曰。吾其遇和緩乎。何其術之神也。乃詣馮致謝。馮茫然不解。袁告以故。相與猜疑。因辭馮詣高。高方大興土木。鳩工如雲。問工而醫者誰。衆言其無。

者公然爲  
醫哉。洵可  
嘆矣。

詫異而返。告其故於妻。妻勸訪諸逆旅。袁新瘥體倦。次日朝往。店主入方啓門。延之入。詢客有木匠而醫者耶。曰不知。袁乃徧視諸客。悉非其人。至院西隅有靜室。供魯班神像。厥貌惟肖。恍然頓悟。頂禮畢。歸。遣妻亦往禮之。由是魯班之靈大著。焚香祈福者。肩摩轂擊矣。後有病噎者。服其方無不立效。無何。隣村有張髡者。患是病。遣人索方於袁。袁他出。其妻檢方閱之。告使者曰。神方止此一紙。寶藏之勿失也。使藏而去。至半里許。忽中暑。踣於路。昇至家卒。方遂不可問矣。未幾髡亦斃。始悟神言不治禿髮者之有因也。

### 王建屏

王建屏。晉之世家子。從其祖遷居於津。父母早逝。年十八。與邑之雜貨商爲夥友。肆後廈屋五楹。王獨居複室。更深扃戶。煨酒自飲。忽布簾一展。有女子自外入。縞素衣裳。面無脂粉。虛鬟籠霧。膩頰凝花。淡雅別饒風韻。王知其狐仙。毛髮幾豎。曰。素無不敬。何故來擾。蓋商最敬仙。堂中常設仙位。王虔拜尤勤。故云然也。女曰。誰見汝敬我耶。曰。朝奉香。夕參拜。非敬而何。女曰。癡郎。我未見有敬婦者。王曰。予固未娶。何便誣爲敬婦。女曰。癡哉。癡哉。緣何不娶。王曰。

癩蝦蟆之  
慾望遂矣。  
豔羨豔羨。

家道赤貧。誰肯媒妁。女曰。我爲媒。爲汝擇一佳婦。願乎。曰。願。女曰。麻面鬼唇。且渺一目。君如願之。是君白首之耦。王曰。不可。不可。必美如姐姐者。方可爲之。女曰。俗云。癩頭蛙想吃天鵝。不亦難乎。王曰。我誠不敢妄想。諺云。野老食蝗。飛來口福。不勞君子好逑耳。女大笑曰。君非學究。何太腐氣。豈日居市井。尙未忘之乎也者耶。實告君。妾與君有前緣。故來燕好。君宜祕之。保不爲君禍也。言畢而出。旋從簾外挈一小竹籃。中盛四簋。又取出水晶壺玉杯。以及象箸等。罔不精潔。酌酒勸王。王有難色。女奪杯曰。此豈鴆毒耶。先吸其半。復令王飲。王飲之。芳冽沁齒。果佳釀也。遂酣飲。飲畢。則杯盤自無。亦不見人撤去。旣而滅燭共寢。極盡歡娛。及曉始去。人無知者。如此二三年。恩愛備至。嘗謂王曰。君之福澤太薄。而衣食粗足。如操作時。患食可取諸釜。思衣可取諸篋。試之果然。一夕攜來奇珍異味。窮極奢華。駝峯熊掌。豹胎魴腴。皆不能指其名。生喜云。朝朝相擾。何故爲此盛饌。女不言。勸生食。已則倚燈背坐而不食。王視之。愁眉鎖翠。香淚拋紅。媚媚然欲言欲止。王再三詢故。女曰。緣盡矣。此別筵也。王聞言大痛。女拭淚曰。黃鶴一去。非無再見之期。他年會於蘇州。當爲君脫急難。誌之勿忘也。未幾斜

月欲墮。野雞四號。女握生手。至房外曰。若再留數日。後會不可得矣。君宜珍重。妾去也。如電而沒。王自此思念成疾。半載始瘥。後娶婦。缺唇眇目。一如女言。仙能前知信夫。

建屏乃吾友趙价人之內兄。予於趙氏識之。其爲人誠樸篤信。价人爲予言其梗概。予固好奇。詢諸王。王曰。君別號醉茶子乎。予曰然。王曰。若然可以言矣。予駭問故。王曰。昔仙謂予曰。他日有李某編記事諸書。可煩渠作佳傳。他人可勿告也。乃向予細言本末。語猶歎噓。惜予筆墨拙澀。有負重託。然事有可傳。敢不勉強爲之。同治紀元。建屏如蘇買茉莉。遇盜。竟得生還。歸家病故。不知又與仙遇否。惜未得深究之也。乃知古今叢說事實不少。不可盡以子虛烏有視之。

### 申仲權

申仲權。燕之士人。屢試不第。落魄難堪。有中表親冉某。爲關外將軍幕府。往投之。至則官已遷。冉隨之去。申殊怏怏。思再往尋。而囊費已罄。不得已。尋同鄉人。副參者。依之。鄉人四五輩。率皆貧苦。食不能自給。授申長錢。使隨衆操作。旣不勝其苦。衆又嫌其累。然未忍拒之一日。



與衆侶入山。申步蹇。憩松下。須臾衆不知何往。申走尋之。至一處。山重水複。路極曲折。迷不識道。值紅日西墜。悲風怒號。思覓一石窟。藉避虎豺。踟躕間。見一女子。容貌姣麗。腰繫白鹿皮裙。至溪邊。掬飲溪水。申至前。解腰間瓢與之。女欣然飲畢。還其器。申詢路。女云。此山中無多居人。前峯巒密處。是我所居。彼處無甘泉。故每飲必須至此。然此去大路絕遠。君何以來。此申告以故。且求寄宿。女不應。返身欲行。申固哀之。至泣下。女乃引之行。輟過山坡。橫亘一小橋。橋下蘆葦雜生。蛙鳴蚓吹之聲。極其淒楚。又數里。一大石橋。其長不知多遠。石欄雕鏤。宛若天成。橋盡有莊。南向一石門。入則石室精潔。連亘甚遠。引申至一室。曰。爾姑在此。俟爲爾備食。女自入去。申視室中。牀几皆石爲之。壁上石紋如畫。花木人物。神色生動。縱覽間。門外氣咻咻。一虎衝門過。申戰慄不敢少動。伏石牀上。俄而女至。贈一物如小兒臂。紅潤鮮軟。莫識其名。云。食少許。即可飽。攜歸可以致富。語畢自去。申擘食之。味甘易飽。留其半藏諸懷。天將曉。女至。示以歸路。撥雲尋道。越嶺攀藤。始至山外。回顧則重巒絕巘。無路可登。詫異而返。歸途出其物示同人。乃云。是美參也。售之得一百金。治裝歸里云。

頃室友留  
仙後人有  
關東之行。  
冀其一遇。  
美參則非  
我莫屬矣。

不如是。怎  
能入富翁  
之家。甚矣  
戰勝環境  
之足以發  
理新大陸  
也。

## 劉氏子

蠡縣農人劉翁。生二子。長者甫三齡。少者在襁褓。適二子俱患痘。少者斃。長者亦垂危。翁見無望。次俱埋之。妻不可。固止之。未幾氣絕。乃並瘞諸村外。有販皮條馬鞭者。樂姓。齊東人。過其側。聞塚中兒啼聲。發之。兒固未死。大號。村人無有應者。乃攜歸。以爲子焉。樂妻久不育。得兒甚喜。越數載。兒長。妻亦生一子。兒習父業。頗勤。父子經營。家道小康。弟不馴。兄敦之。弟不服。語侵兄。兄怒撻之。弟怒曰。爾非我兄。何敢責我。使我父不救爾來。葬諸大腹矣。尙得有今日哉。兒以其言異。私詢諸父。父不能隱。具以實告。兒大痛。力辭父母。欲歸故鄉。止之不可。竟裹糧夜遁。至蠡縣。徘徊村外。或問之。云。予固此鄉人。幼離家。今歸而尋父者。問尊翁姓氏。則莫能對。衆笑之。見貌頗似劉翁。戲問翁曰。若兒容貌肖翁。得毋翁之子乎。翁笑唾之。好事者詳詰端末。兒曰。予固非妄。乃確有憑。出二小衣。遍示衆人。翁告諸媼。媼至。示其衣。卽當年殮物也。始恍然悟爲己子。翁媼牽兒大悲。納諸其家。如獲珍寶。翁富於財而無子。至是爲兒娶婦。厚酬樂妻。拜爲義父母。往來如親戚。云。我不絕人之嗣。天亦不絕其嗣。未必非惻隱之心。

所感動也。顧撫養教育。至於成人。則義父之恩。又何殊於生父。劉子有良。當必肝腦墮地以報之。乃一言之怒。棄而不顧。是亦非人情矣。

### 陰司

李某。邑之富室。僕性詭譎。善迎合主意。主甚悅寵。先有老僕殷某。樸拙無才。主人得李。益厭之。以故逐去。抑鬱而死。李愈得主歡。事之巨細。皆任之。一旦方出門。門旁立二公人。以索繫其項。云殷某控汝。須到案質對。問何事被控。役云不知。遂牽之去。三人同走。俱貼牆陰。每遇橫巷透日光處。便覺如隔溪水。須待人來。始隨其衣影過之。至城隍祠。李驚問故。役云人自知之。何勞絮聒。既入。則商賈雲集。公役紛繁。居然衙署。引李至一矮屋。扃閉而去。屋中漆黑。莫辨朝昏。歷有二晝夜。飢腸雷動。愁火思煩。焦燥不可言狀。忽役來謂曰。今日不審。聊放汝還。李出。揮途而返。至家門。爽然而甦。蓋死去三日矣。初李爲二役攝去。身倒主人門外。口氣如絲。身猶未冷。使舁至其家。至是始甦。奄奄遂如抱病。數日略能舉步。又爲二鬼勾去。越二日遣還。至半載。五入陰曹。往來直如熟境。李甚厭懼。請二鬼曰。賞罰生死。卽求速決。數被糾

鄉俗。每三年舉行公醮一次。主其事者。爲年高德邵之人。幼時嘗聞父老言。某年爲因某事不

敬事已遺忘。法師丁錦標。備受陰譴。貴以杖醒來時。猶覺隱隱有餘痛也。時主其事者。爲吾友朱公振之父。曉春先生。同時亦在城隍廟與丁相會。見云。此事若證實。無鬼論指擊無餘地矣。

纏實不能耐。旁一人笑曰。君何太迂。陰曹與陽世相同。公門可白手入乎。李爽然曰。放歸當有以報厚意。但乞二兄援手耳。役云。敢不効力。但公差不自由。有疏照拂。然延遲數日。即可判審。歸請教候有確信。當走相延。至於酬賞。則一聽之於君耳。李甦謀諸婦。使央主人。主人賜錢十貫。質冥錐香楮焚化。是夜役來。攜手殷勤。笑容可掬。相將至衙外偏室。坐片刻。有人負戴錢十串。白金數十錠。置地上。曰。李君所贈之物。交役而去。役云。蒙君厚贈。敢不盡心。今日不審。不復相見。旋聞衙鼓彭彭。聲如雷震。役云。官升堂矣。導李入立堂下。階左覆一黃銅大釜。高幾如坟。二健夫監守其側。有犯人至。卽以鐵錘掀起。推入釜下。中有坑如井。見人首半露。攢動甚衆。忽堂上呼李名。李伏堦下。仰視堂中。漆漆然暗不辨物。惟見上坐神人。方面長髯。白如傅粉。迴不猶惡。至其衣冠服色。則不得辨也。神問汝因何事而殺殷某。李叩首力辯其無。神命左右取冊檢視。須臾又云。固非汝殺。然汝煬灶媚主。罪亦當責。今姑看爾後效。且放爾還。日後不速改過。定置汝於拔舌獄中。李唯唯。旋命杖殷三十。責其誣告之罪。卽聞滿比聲。殷哀號乞免聲。循聲偷視。杳不可見。神命釋李。役牽下。開其鎖。引至故處。羣役來賀。

溫語百端。送李還。途中飢渴欲買飲食。役急止之曰。食冥中物。卽勿能還矣。不然。君到此間。我等交好。豈有不勉備東道者。至家。役辭去。李霍然蘇。自此健壯如昔。長齋奉佛。勉爲善焉。白手難入公門。陰陽相等。不令人生不能伸冤。歿不能報怨哉。然堂上片言。曲直立判。非聰明正直者。其孰能之。而貪隸好財。遂令冤苦壅於上聞。不亦可慨哉。予邑賈君子貞。孝廉之兄。晝寢。帶至城隍廟。入門一探。爲人捉住。壓於釜底。其中疊肩壓背。厥人甚夥。悶不可言。視釜下一隙。微露光明。伏身蛇行而出。尋路遁歸。一路所見景物。歷歷在目。至家始醒。曾見巷內有一賣食物者。是其素識。令人視之。果如所見。

### 黃教

江西細民某。自稱道接宣聖。騎瘦蹇驢。衣服襤褸。從者數十人。率皆如丐。騎前二人執黃布旗。書黃教聖人。江西某云。至元城詣縣謁見。閹人呵逐不聽。乃坐廳前。門人以破布黃墊鋪地上。偏則云。席不正不坐。門人正之。進以餽糧菜脯。端坐拱揖後食。云。雖蔬食菜羹。必祭必齋如也。食畢呵欠。門人請先生吸烟。正色曰。二三子以我爲癡乎。吾無癡乎爾。所言大率類

矯揉造作。  
決非真聖。

此觀者如堵。有趙晴軒者。談諧善辯。見而笑之。問曰。昔聖人狐貉以居。今先生如鶉結何也。曰。君子固窮。若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又云。昔聖人一車兩馬。而先生僅一疲驢。得毋寒儉。聖人弟子三千。而先生僅此數子。豈不冷落。且昔賢貧富不同。今貴及門。一皆貧窶。何子路原憲之多。而子華子貢之少耶。請先生明以教我。某端坐不答。好事者白於令。令趙公性方鯁。素惡異端。聞之甚怒。升堂使役牽入。將用刑比。某嘆曰。天生德於予。知縣其如予何。卒無他語。公擲籤於地。幕賓亟諫止之。乃行文詳上。發回本籍焉。

心奸如新莽。僞託元公。賢若王通。貌學孔子。後世並招毀謗。所以然者。聖人既沒。不必再有聖人。即使復生聖人。亦不必如當年之情事吻合。舉動畢肖。始得謂之聖人。夫孔子聖之時者也。時字最爲生動。使聖人生於今。決不能如當年之行事。但在魯請討陳恆。在衛以正名爲先。此今古不易之常經。故曰。生今反古。災及其身。良有以也。辟如當今之世。再行井田等法。其可得乎。王安石諸人。爲可監也。獨怪今之異端惑人。恐衆不易惑。則必託爲正教。口講論語大學。以爲獨得真傳。其立教之名目。則又超乎楊墨佛

老以及白蓮白衣等教之外者。如所謂大成教。忠恕道等是也。無知愚氓。翕然相從。固不足異。所可異者。讀書之士。亦受其惑。真世道人心之變矣。吾嘗謂人生斯世。欲事事與聖賢無殊。斯亦大難矣。然亦不能與聖賢相背。朱柏廬先生云。讀書志在聖賢。斯亦可矣。

### 馬生

徐若玉。青齊人。以故入都。寓涿鹿客舍。夜臥吸烟。忽燈光青黯。烟筒塞窒。遣僕探以鐵籤。再試如故。乃祝曰。倘有幽魂。亦嗜此味。不妨略嘗。僕非吝嗇者。何必作此驚怪。因燒烟向空虛舉。旋聞筒響。颼颼一口。居然吸盡。如是者再。徐曰。既是同好。必是良朋。盍現形共談。亦足解悶。卽見對面枕上臥一人。年二十許。面目黧黑。衣裳襤褸。舉手作揖狀。形容足恭。笑曰。僕名君妍。馬姓。燕都人。幼時業儒。酷嗜烟。家君督責勿改。遂抑鬱以沒。服闋有數人。力勸改行。贈金使入都。應童子科。至試期。貪烟未起。及醒。則紅日半窗。試院門扃。乃淹留於烟肆。金盡被逐。寄身野寺。爲僧服役。偶盜僧錢。僧徒重撻至死。乘機夜遁。乞食北行。途中病癰。困憊臥柳。

烟鬼之吝  
舊可想而  
知。

下。不圖葬諸犬腹。家君在冥曹爲六路司吏總管。深惡痛絕。閉予於幽室。煩苦殆不可言。有父執數人知之。力諫家君。乃出諸幽室。時冥間考取遺才。以補司吏之缺。遣予應考。途行經此。聞烟氣飛空。不覺喉中奇癢難耐。故此相擾。問考期何日。曰今日丑刻入場。明日午刻出場。徐曰。此其時矣。曰君胡不行。曰再求少賜恩膏。便當賈勇前進。徐又與之。未幾雞聲動野。明星有爛。徐曰。天將曉矣。尙流連耶。生曰。予酷好此。每吸烟一口。便覺兩腋風生。飄飄然如上九霄而登大寶。雖玉皇香案吏。亦不屑爲。况考取冥差耶。即使補作冥王。予亦不去。徐聞大怒。聲色俱厲。曰此物非不可嘗。苟文人墨客。淺嘗輒止。用以陶悅性情。有何不可。若因此喪產敗家。寡廉鮮恥。斷不可爲。生云。君言差矣。大抵我輩皆應運而生。昔人嗜酒。今人嗜烟。氣運使然也。若再延數百年。更不知又有何物之可嗜也。使古時有烟。吾知嵇康阮籍劉伶陶潛諸人。必溺烟而不起矣。且必有人云。若使某人爲烟帝。定須封我隱鄉侯。嗜酒爲名士。豈嗜烟非名士乎。徐曰。嗜己之烟。已非名士。况嗜人之烟。而要爲名士乎。生曰。畢吏部盜酒不拘小節。古今稱之。我馬君妍直與畢卓並著。徐怒。欲忿老拳。僕聞入室助之。生跪而哀曰。



冥律不比陽世憤憤。凡投考不到者。便捉去下刑足獄。此刻試期已誤。罰必不免。况家君不能容。叩求長者仁慈。許寄牀下。此後吸烟所不敢望。乞取貴斗中餘黏可耳。徐罵曰。何物餓鬼。無故纏人。僕爲我力搏之。方欲門間。忽簾鉤作響。一牛頭厲鬼。持鋼叉入。大呼曰。爾在此耶。吾奉玉旨搜羅考試。不到者。牽赴市曹行刑。王曾有例。患病有事故者。均免。獨吸烟賭博宿妓三等人。例所不赦。生聞言。若崩厥角。乃謂曰。牛兄請息怒。此間烟味頗佳。曷不吸食。即取盤中銅盒捧獻。牛鬼接盒。顏稍解。揭視盒中。已無餘瀝。大怒罵曰。無恥賊。以他人之物媚人。而又誑人。予誓擒爾去。徐曰。何不速又。生急取烟灰。徐力奪而棄於地。生乃伏身就舐。向鬼曰。牛兄試嘗。味勝芻豆多矣。牛怒曰。我雖牛首。而食人食者。汝以我爲畜耶。以叉刺其脛。生長號如斬豕。徐勸勿斃其命。視之已死。徐深怨牛。牛曰。無妨無妨。此非真死。乃咽喉科所謂斗底風也。喫以烟灰立愈。試之果蘇。乃令牽去。鬼覓鎖。生脫然而逃。徐驚曰。可爲奈何。鬼曰。此子狡滑。愍不畏死。然去當不遠。君東隣有煮烟者。定往依之。予別矣。乃持叉去。徐遣僕往探東隣。見烟淋漓滿地。問故。隣人曰。適有怪風一旋。爐鼎傾覆。實不知其故。僕語其

由隣人急請術士驅遣三日。屋中旋風不休。直至地乾餘瀋。風始寂然。意其又尋他處也。烟之爲累如此其甚哉。傾家敗產。猶不改悔。真口腹之害爲心害矣。予嘗戲作陋室銘。體附錄以博一笑。「燈不在高。有油則明。斗不在大。過癮則靈。斯是陋室。惟烟氣馨。烟痕黏手黑。灰色透皮青。談笑有蕩子。往來無壯丁。可以供夜話。閉月經。笑搓灰之入妙。怪吹笛而無聲。長安凌烟閣。餘杭招隱亭。燕人云。欲罷不能。」

### 介休令

馬廣文蓮溪先生云。介休令某。將赴任。路經井陘。晚投旅邸。店主人以客滿辭。令思舍此無止宿處。固強之不得已。息於主人之室。主人自歸其家。遣從人休於後院。令掩扉獨臥。一人推扉入。手持霜刃。直逼臥榻。方欲駭問。其人力決其首。棄刀牀下。返身速去。令覺刃過處。其涼如冰。殊不痛苦。頭劃然落枕畔。目瞳瞳。心了了。但口不能言耳。旋見一老人。唐巾闊服。彷彿社公。至榻前。頓足撮手。不勝悔恨。俄聞窗外有人云。城隍駕到。老人伏地膝行。迓入。見城隍金冠蟒玉。氣象不凡。責老人曰。汝爲一方土地。所司何事。而疏忽至此。老人頓首謝過。屏

此種筆法。  
定全從夢  
中得來。故  
能奇特無  
比。

息不敢言。神乃雙挽袍袂。奉其顛置肩上。使老人按摩傷處。令初覺。頃冷沁骨。徐而煖氣蒸騰。身首居然相合。神乃起。屬老人曰。謹爲防守。勿令凶暴再來。老人唯唯。神出。老人膝行送之。既去。老人嚴扃屋門。以木椅靠門坐。令欲問故。苦不能聲。半晌昏昏睡去。卽不知老人作何狀矣。明日將午。店主怪其晏起。使從人喚之。莫應。門則牢不可開。因破窗而入。見令昏睡枕上。殷血淋淋。牀下橫利刀一具。相與驚異。而令亦醒。言夜間之事。主人細詢凶人年貌。始悟前日有本處地保某。固賭博無賴。索錢不遂。懷恨主人。而誤殺令也。令詣縣自陳。拘地保訊之。果不誣焉。遂置於法。

### 張興

張興。中山人。家有畝田八畝。藉以無餒。日惟縱飲都市。一日薄醉。遨遊市中。忽遇其故窗友王某。張忘其死。欣然把臂。相將至棗林下。據地而談。暮色昏黃。纖月東上。張覺腹餒。邀王入市共飯。至則酒樓燈息。叩門無有應者。蓋時已三鼓矣。約王至家。出肴酒挑燈共飲。笑談間。曉雞亂唱。王起興辭。張挽不釋。王云。痛飲甚快。但官府將理奇案。欲往一探。不可再爲遲留。

人冊撰撰。  
初數難逃。

張請偕往。王不許。固強之。王云。去不妨。但有所見。無庸駭怪。不然。兩俱無益。張叩其故。王云。實告君。此地將有大變。今日冥君點視刼鬼。此陰司之大典也。張聞益欲快覩。王云。如此相纏。卽同我去。胆怯時勿悔。攜其手至闕而躡。曳起同行。張覺身輕如葉。飄忽至一處。官殿巍峨。棖題黯黯。入則院庭宏敞。地上密排利刃。林立如筍。貫胸破腹者。枕藉其上。中間搭一木板。僅容一人。張懼欲遁。王曳之。依其肘下。屏息而行。入重門。則甲士重重。斧鉞林立。張惶恐。幾不能步。乃雜衆中。立殿簷下。俄聞堂鼓訇動。響若雷霆。披堅執銳人。高聲齊吼。見旌旂披拂。中一王者。垂冕彩服。自屏後出。南面端坐。上下人衆。一齊拜舞。忽一吏虎首人身。奔上跪獻方策。旋下堂傳王旨。便聞門外哭聲震地。斷頭缺臂者。一擁而入。紛紛立階下。王覽冊一閱。怒云。人數尙少。若干。何便持簿來。棄簿於地。起立退屏後。於是萬聲號呼。亂如鼎沸。食頃始紛紛散去。張欲出。而王已失所在。不覺失聲一呼。旁一甲士。以槌力撻其背。猛然而醒。蓋死去已二日矣。時馬賊往來於其處。動傷村人。次年遂有捻逆之變。人死如麻。始悟王者言。人數尙少。爲有因也。

顛僧

同治壬戌夏。顛僧不知何自來。坐邑城北野。襤褸如乞丐。癡狂類顛。跛一足。自言能治奇病。見者奇之。時瘟疫大作。邑城中每日死人無算。街巷紙幡披拂。比戶相望。巫醫奔走無停踵。病斃相繼弗止。有聞僧名者。往求醫治。僧殊不針灸藥餌。撮土爲丸。與之。或施水。或拍病者肩頂身股。種種不一狀。病者甘啖穢土濁漿。以爲靈丹。忍受其拍打摩挲。以爲施佛力。好事者傳其靈異。云死者生。啞者語。跛者履。瞽者視。於是人挈瓶提壺。乞其水。持盥攜筐。求其藥。來者日衆。傳者日多。男婦老幼。摩肩連袂。縷縷然道左。如行蟻。病人艱於步履。扶杖至。肩輿至。路遠者乘車至。無病者亦持器求水。兢兢然如獲玉液。車馬載道。人密如林。萬口喧嘩。萬首攢動。亂如沸鼎。富室爲扎席棚十餘間。施饘百十只。珍饈果餌。供給不絕。銀錢鈔票。不計其數。担夫不顧其業。日担水數筒。以供人用。遊手匪類。相聚二百餘人。供僧指使。僧令其灌水丸泥。以備施捨。邑數有火會。凡城市有火災。卽鳴鉦爲號。則聚集成夥。各持水具器械。往撲滅之。鄉俗然也。邑共百十餘會。會各數百餘人。水具等皆其預備。是時相聚担水。以注於

提壺灌<sub>時</sub>。佛之真也。顛狂離奇。佛之似也。僧不能率其真。更不能竊其似。何也。貪得無厭。見利忘害。率致故態依然。豈非無術甚乎。若當極盛之時。懷金遁去。人烏知其真偽哉。

甕不顧火災。卽有災亦不暇顧。水車來往道旁千萬計。鑼聲人聲相應。旌旗爛漫如雲錦。香烟噴溢。高上青霄。夜則燈火徧野。遠近繁雜如密星。華蓋彩輿停道左。皆顯貴之妻妾也。僧揭輿簾向美人洒土唾津。或摩面拭頤。笑云愈矣愈矣。卽令昇歸。有待半晌不得施治者。卽聞轎內嚶嚶嬌啼。泣曰悔罪。以爲活佛不齒。僧一怒。則抱首攢臥。衆卽跪前哀禱。喜則爲病者拍肩摩頂一二狀。則病者自以爲幸甚榮甚。僧聲價自高。衣亦華楚。行則人負之。後數百人擁擠相垂。恐其或去。婦女粉汗淋漓。雜衆中爭曳僧足。云佛足也。摩之可以已災。脫其履爭擘足垢。懷之已而共碎其履。各持一片歸。前面則男婦老弱數百輩。持香長跪以迎。街巷人口說且聽。手之指畫。神之張皇。無不說僧靈異。言僧神奇者。且不敢出一褻語。恐有以達僧聽。而僧加罪也。邑之富戶及上憲邑侯。均拈香朝衣朝冠。如大典禮。於是謂其處曰募安寺。其地本荒塚。盡平之。寬約數畝。骸骨朽棺。狼籍當途。人馬奔馳。蹴踏成齏粉。令人不忍側目視。將建寺於其處。募得金錢無數。磚瓦堆集如小山。一旦僧不知何往。衆失望曰。嗚呼。我佛飛昇。我輩焉得從之。後半載。得於繹綬之中。見者奇之。詢其故。知與諸匪徒爭錢相毆。與

訟被執也。於是神異如掃。而檻縲如初。

### 信都翁

信都翁年已七旬。娶繼室于氏。少艾風流。僇顧影自憐。翁老邁。于氏屢向牀頭棄甲。氏與村中惡少通。遂與私奔。行十餘里。日將西墜。婦足弱不能履。至一村。欲投宿處。村中有邵姓者。居臨野寺。有學究授徒寺中。徒十餘人。率皆遠近村者。中有林生。乃邵姓之壻。時尙未婚。故與邵不通往來。適塾師他出。衆生擬共飲。困難林曰。汝能往邵家取下酒物來。不計多寡。不問何物。我等卽備東道。否則酒債汝自償。生踟躕不願往。衆強之不得已。詣岳家。邵翁媼皆往于田。家中惟邵女在。見生至。驚問故。生告以所求。女檢鹹卵數枚付之。且速之行。生視家中無人。遽擁女求歡。女云身旣許汝。有何不從。但父母卽歸。兩俱無顏。生猶糾纏。女指空室云。夜候於此。君其夜來。蓋託詞以拒之也。生恩恩遂去。邵翁媼自田歸。時已薄暮。門前有少年夫婦。哀求寄宿。翁憐之。遽納入。使息於空室。生歸塾。與衆共飲。席終。乘醉往邵家。直至空室。雙扉虛掩。纔上階。聞室中低語。細聞之。盡牀第狎褻詞。疑女有他約。忿火中熾。摸砌下

報施之巧。至於此事。之奇事。雖人爲。未必無鬼神主。持之也。顯人當老夫。驚矣。尙不自知其無能爲勢。必至於燕爾之後。卽便掄元奉勸。

婿之老。母之。之妻。越。生。之樂。他。恥。雪。

得利刀。急持之。盡力猛砍。雙頭並落。呼叟至而責之。叟云。小女伴老妻宿。安眠已久。汝所殺者何人。生云。癡老尙伴作不知。而女與奸夫耳。燭之。乃昨寄宿之夫婦也。翁大驚。慰生曰。此寄宿之人。尙未審其姓氏而遽殺之。重累老夫也。生亦愕然。驚悔欲遜。翁挽其衣。兩相爭辯不休。而隣人滿牆頭矣。翁神色惶恐。並未詢生因何而來。生肢體戰慄。亦自忘其來因何事。媼與翁又相詬誶。隣人嘈雜。互爲之解紛。正喧譁間。天已曙。一叟自外至。審視其屍。大稱快事。蓋寄宿者卽于氏與惡少。叟卽于氏之夫也。於是邵翁與生俱哀求。叟慨然曰。是我所欲爲而未能者。重勞生焉。赴官自任。生得免。此道光戊申四月事。

### 如意

嚴生恩渥。豫人。將北上。途間遇雨。投一村舍。有頽白叟出迎。云。舍宇無多。後院有草廬數椽。乃小女所居。前月物故。柩尙在堂。客如不嫌。室內可以下榻。生思去此無宿處。不得已諾之。叟導入登堂。則素幃高懸。靈寢居中。複室內牀障光澤。器具精潔。洵爲靜女閨閣。叟爲生具黍殺雞。剉芻秣馬。情極殷渥。自言劉姓。老年無子。惟此女如意。年十九。力敏心靈。精於刺綉。



因療疾亡。語次。唏噓不已。生慰藉之。更去後。生取几上書籍披閱。率皆野史稗編。知爲女所素覽者。再視他物。多半塵封。然窗上殘絨。奩中剩粉。手跡猶宛然也。不覺心動。頗涉遐想。蓮漏沈沈。伏枕未寢。忽堂中爆然作響。聲自棺出。靜聽移時。室門又響。佳人已入室矣。燈下視之。桃腮流丹。柳眉橫翠。盈盈秋水。顧盼生波。謂生曰。何處狂生。浼人牀席。豈錦茵之上。容汝酣睡耶。生云。香榻拂拭潔淨。敬以待卿。僕何敢高臥。願侍牀下。女曰。卿是何稱。汝敢卿我。如此輕薄。不如早殺之。乃捫席底。取彎刀將刺其喉。生驚欲號。女擲刀笑曰。懦夫胆怯哉。予非殺人者。所以操刀欲試。殆厭爾狂悖耳。子遠來疲倦。寄宿固不妨。何初會而遽出游詞。佳士不應爾爾。生長揖謝過。女解顏歡笑。云。溫存如儂。竟遭天逝。命如紙薄。誰復見憐。生云。覩卿遺物。已覺心酸。旣覩仙容。倍覺神蕩。恨小生無福。不相逢於未故時也。女云。是不難。儂雖離形。魂氣未散。尙足以侍君子。倘蒙垂憐。願備小星。生躊躇有難色。女不懌曰。儂含羞自薦。意殊不惡。君何相拒之深。豈覽物冥想者。非子也耶。生曰。佳偶如卿。夫復何憾。第仙凡路隔。恐不利於生。女云。不妨。請明日同行。僞爲去他鄉娶歸者。誰復知之。生辭以逆旅往還。諸多窒

礙。俟歸途相迓。女許之。出室門而沒。生秉燭待旦。及曉。叟來。盡以告。且求祝免。叟聞言驚異。云。弱息死後。從無怪異。豈其魂果歸來。乃奔告媼。媼泣曰。適夢女來。言嚴生將聘爲妻。乞予爲之擇吉。事雖幻妄。然已死之靈。絲猶未斷。情可憫也。言次。大痛淚落如雨。生窺其狀。心亦悲楚。然計無所出。辭翁欲行。時疎雨初歇。濕雲尙濃。翁挽留。生不可。跨馬遂去。行五十餘里。雷聲轟轟。大雨又作。急投前途。旅舍脫濕衣。燈前火熨。忽竹簾鉤響。女探身入。謂生曰。自揣尙不甚陋。何深惡而痛絕之。至予貽老親羞。敢問其故。生云。婚姻不可苟合。必告父母。予歸稟命而行。事無不濟。若學相如文君。雖死不願也。女云。鑽穴踰垣。妾亦素陋。昨曾示夢於母。君豈未之聞耶。煩備一肩輿。妾隨君至家。父母國人。誰或賤之。惟一事奉懇。行時須待薄暮。白晝日光照耀。妾實難堪。生云。俟予歸時。即便奉行。女云。妾候君於青陵臺畔。此處去君家不遠。諒不爲君累也。生唯唯。女遂去。生入都。羈留數月。不敢歸。或教以迂途而返。生從之。將至家。日已暮。見女候於道左。責其爽約。生下騎。對以詭詞。女怒稍解。扶女上馬。相將至逆旅。與生同食寢。不異生人。時生尙未娶。計亦良得。次日。薄暮備肩輿夜行。未曉。昇至家。拜姑與

二嫂禮態肅然。生託云女病羞明。常避烈日。操作須待燈下。母信之。居半載。夫婦情篤。女事姑孝。姑亦嬖愛過於常情。二嫂自愧勿如。因忌生。忍謀害女。飲以鴆酒。女宴如。二嫂私議曰。是女蹤跡詭異。非妖卽鬼。半載從不歸甯。且不見有母家人至。真可疑也。令二兄向生苦詰。備得其實。乃白諸母。且云恐不利於生。母大恐。遂遣術士符咒。卒無驗。適有老道士鬚髮皓白。形貌俱奇。託鉢於門外。或問道士何能。答云能除鬼魅。療奇疾。二嫂聞之。急延入。道士作法。中庭舉步。念咒置鉢於地。旋見女從室中奔出。狀甚狼狽。至牀前撲地。化爲輕烟而滅。生大痛。道士曰。公子勿憂。鬼耦何可以長。貧衲自有善法。生不答。道士持鉢欲行。二嫂酬以錢。不受。顧爲二嫂曰。黨邪陷正。鬼神難欺。爾輩好自爲之。出門竟去。生從此快快不樂。有爲生議婚者。低昂均不當意。生之姨有一女。貌美而患癩疾。居常裸衣披髮。目不識人。舉家患之。以故及笄猶無問字者。一日其母立門外。遇一老道士。託鉢而前。自云能療諸疾。母告以所苦。求爲施治。道士曰。療癩不難。但女公子愈後宜速爲議婚。不然疾終不能瘳。母云。婚嫁所以遲遲者。以兒病癩也。癩果愈焉。遲之何爲。乃引入女室。道士以硃筆書符。形如蚯蚓。燒灰

離魂倩女。  
信有之耶。  
而一念鍾  
情百端冤  
障遂使砒

與女吞之。復與鉢咒詛。向女一揮。有黑烟自往出。繞女三匝。忽氤氲入女口中而沒。道士曰。愈矣。辭母而去。母見女奄奄如睡。俄而欠伸如初醒。張目四顧。其疾若失。索湯水自盥浴。整衣理髮。登牀拋繡。翦燈觀書。較昔年轉增聰慧。生母聞女甥疾愈。來視。見其舉止端莊。真無癡態。大悅。爲生聘焉。女母亦願以生爲壻。遂許之。擇吉親迎。入門賢慧無殊於劉女。生喜甚。一日女謂生曰。君以我爲何人。生笑曰。汝我姨之女。夫何待言。得毋又犯癡耶。女曰。非也。儂乃君之鬼妻如意也。道士乃仙人。憫妾無罪。攝妾魂去。納諸斯人軀殼之中。所謂借軀而生也。彼癡女之數當終。我兩人之緣未斷。皆真人之法術爲之。此後當金鑄仙象。以答其恩。生如其言。鑄道士小像供諸內室。夫婦朝夕虔拜。二嫂知其故。懼女報怨。譖於母。言其妖異。粉飾多詞。母怒曰。噫嘻。我姊之女。豈亦謂之鬼耶。彼數年前病癡。諸醫罔效。適有道士爲之治。愈。事誠有之。果不忘其德。鑄像供奉。於理亦當。何可謂之爲妖異。若云借軀而生。事轉荒誕。有何證據。二女詞窮。又謂道士恐非真仙。不可敬信。母曰。阿姨延治疾之道士。卽汝等延驅鬼之道士。果妖道也。汝等胡爲招之來。二人慚退。母益寵女。而二婦動遭白眼矣。於是啾然。

毒鳩酒。幾  
殺其身。殷  
非賢能孝  
姑何以得  
吉神擁護  
哉。

益深。一日晨炊。置砒於餅餌。將毒女。適二婦出。爲童子顛倒。而二婦不知也。歸而取餅各啖。其子遂並斃。二婦悔恨無及。譖二兄與生析箸。生本中牟人。茲移居於河陰廣武山南。買薄田。創廬屋。迎母終養。言其情於劉翁媼。兩家往來如翁壻。乞得如意之柩。葬諸吹臺之側。每春秋佳節。夫婦同造其墓。登高遠望。悲喜交集焉。

### 柳兒

季生子野。燕南人。父榮。燕之名秀才。庭訓綦嚴。生又性敏。以故才捷能文。尤工詞翰。弱冠入泮。世家爭壻之。父俱未許。適狂盜犯境。兵甲如林。土梟乘勢擾亂。白晝禦人。舉縣老弱奔竄。生家積糧。爲村人掠去。榮攜眷避難於上谷。有中表親朱某。是處富紳。爲生家賃廩。分廩供給。勿衰。留榮於其家。襄辦村團。月給薪水。榮甚感之。生因客居倉卒。誦讀輒疏。日惟歌步村外。釋悶。村中有王姓縫工。與生對門居。王妻三十許。風致姣麗。不類村婦。有女名柳。貌美尤過其母。嘗隨母碾米於比鄰。日凡三四往。必過生門。生立門外。女攜箕帚自對面來。裙布荆釵。殊無豔飾。而髮盤高節。秀媚在骨。生不禁神蕩。目送女去遠。始返身歸。由是冥想夢寐都。

縈。早起不暇洗漱。卽俟諸門外。將午。女來。細瞻裙下。雙翹細銳如筍。益覺愛慕。佇立多時。晴不能轉。女母來。生始退入門內。女母已察其意。從此不令女出。日惟自己操作。生大失所望。詠憶柳詩百首。輾轉思情。情辭悱惻。一日踟躕門外。俯首聽蟬。忽足下鏘然落一物。視之。銀指環也。駭而四顧。見女在門外。飄然微笑。見生返身。遽入行數步。又回顧。笑指指環。似欲生收藏者。生會意。急檢起。納諸袖中。再視柳兒。已掩扉入。歸而祕藏於篋。人無知者。遂賦詩曰。「銀指環。如月灣。向疑在天上。端自落人間。銀指環。白如雪。欲去問青娥。幽情無人說。」未幾賊氛已退。榮議還鄉。買一舟。裝載行李。待風順起程。生不懌。終日立門外。俟女出。示以意旨。而女杳無見期。適布帆翩翩作響。榮命家人登舟。中流擊楫。片刻已十餘里。生望洋興歎。無可奈何。恨不得急生兩翼。飛過長河。而一作此想。便覺生輕如葉。飄忽倏到北岸。信步前行。所經並非前故道。林木蓊鬱。間雜荆榛。有數椽茅屋。四圍遮以豆籬。疑是村舍。急趨問路。至籬邊。寂寂無人。直至檐下。聞屋中嚶嚶悲泣。怪而審顧。一女子紅綃掩面。嗚嗚嬌啼。方欲退步。聞屋中女子云。庭前有郎耶。棄我而去。何爲復來。生視之。柳兒也。不覺悲哽。自剖聲淚。

俱墮。女出以紅巾爲生拭淚。謂生曰。父母前可以婉言示意。愁思何爲。石之戚朱某。若作媒。家事無不成。何不歸而謀之。妾爲阿母禁制。不敢輕出戶庭。今而後惟有守死以待。棄否。一聽於君。語畢。退入室中。生欲隨之。忽村龍亂吠。一驚而悟。身仍倦臥舟中。歸里後。以夢私告諸母。母商諸父。父以其縫工女賤之。又以路遠娶聘非易。遂寢其事。生知計不行。愁鬱成疾。日惟啜薄粥。蓋許冉冉光陰。又至春日。拂簷垂柳。纔黃欲勻。生書一絕於紙云。「雲鬟霧鬢本多姿。記得相逢一笑時。轉盼韶華渾似夢。獨憐春柳掛情絲。」書畢。倦臥睡去。稿爲生父見。甚厭其事。而又憐子病。含怒而未之發。會清明節。村中遊女如雲。好事者隨諸郊外。生亦雜衆。日將暮。人漸稀。途次遇一老嫗。立道左。願生久之。謂生曰。若個好男兒。眉目清揚。神色一何鬱鬱。尙有心事。老身願效綿薄。生歎云。心事誠有。但恐姥姥無能爲力耳。嫗去。恐郎無甚心事。果有之。某無不能爲。生以其言異。盡以情告。嫗笑云。是何難哉。使今日不遇老身。則郎終常以情死。生固求援手。嫗云。此去半里許。有小莊。彼王氏母女寄居於其間。如不信。請偕往。生欣然從之。至一處。茅屋數椽。豆籬環繞。芳草古樹。陰翳甚濃。景物與夢中無異。怪而

問曰。得毋夢中耶。嫗云。分明我引郎來。何得云夢。生曰。向夢此境。今固疑之。嫗云。真境何必生疑。生云。清明時節。籬上豆花。何蓓蕾也。嫗云。生醉乎。請細覘之。生再視。則竹編麕眼。並無豆花。惟細草茸茸而已。相將入室。王氏含笑出迎。見生云。年餘不見。憔悴竟如此矣。生泣訴其故。婦云。尊翁自高門閥。痛絕烟好。豈我女如道旁苦李。無人拾者。我固知郎君至誠。故煩愈姆招郎來。一談胸臆。聯姻誠願。但須尊翁誠意而求。不然。謂我縫工女。豈真不能占鳳於清門耶。生婉詞謝過。愈姆又代爲之說詞。婦沈吟云。若欲附爲婚姻。當贅諸吾家。如不願。請郎卽行。生急云。願願。於是掃除內室。鋪設牀帷。遣愈姆妝女而出。當時上堂交拜。卽久成禮。生視女。光豔倍勝昔日。遂相歡悅。詢女胡爲來此。云。妾爲愈姥將來。不料妾母已在此。遂僑居焉。妾日在閨中。不知此名何里。詢諸愈姥。謂此爲愈氏莊。云。生信之。繼綰月餘。情同膠漆。忽念大事已定。當告父母。或可攜妻歸。不然。淹留岳家。胡可長也。乃商之於女。女未決。自念一去卽返。何必酌斟。不自女而出村。甫行數武。回顧並無村落。壘壘高塚。環以松柏。大駭。尋途而歸。至家。則父母方以尋生不得。相對悲泣。淚痕猶未乾。見生來。大悅。詢其故。生以實對。



千里姻緣。紅繩繫足。未必真鍾情也。鍾情者相對咫尺。而宛如山岳。不無室邇人遙之慨。恨無

遂相驚爲遇怪妖焉。生亦深恐父母禁生。不令出遊。急爲生擇婚。數家均未就。因有絕姻王氏之心。乃修書致朱。書未發。而朱自上谷來。榮述其事。且言所求。朱大稱怪事。榮問其故。朱云。自君家歸後。王氏女奄奄抱病。察其意。似爲生而病者。春時撲蝶村外。忽不返。家人尋訪殆遍。蹤跡全杳。月餘忽自歸。問之。云撲蝶時遇一老嫗。言俞姓。邀登身上。其行迅駛。片刻至一村。入門。母先在室。詢來此何爲。則語殊含渾。次日。嫗攜生來。爲之贅壻。居月餘。生出不歸。母謂女曰。爾可同俞姥先行。予卽繼至。遂隨姥乘飛車至一處。姥令女下車。曰。爾家不遠。可自歸。予從此別矣。女欲致問。見車塵拂拂如風飛行而去。細視其處。乃舊時撲蝶處也。乘月色至家。見母固在室中。怪而盡情以告。舉家駭疑。女始悟所遇者非母。深悔爲妖所誤。致使謗言沸騰。愧怒欲死。王夫婦憂悶無計。思嫁女以息衆議。而門第人品如生者。亦殊寥寥。故某此來。欲玉成其事。生父母聞言大悅。爲朱備聘儀。還上谷。朱歸訪王。王得朱作冰斧。喜甚。早備妝奩。送女至燕。朱助奩物豐厚。季氏洒掃青廬。爲生合卺。遠近驚爲奇異。無瓜葛者。亦具儀來賀。爭觀新人。夫婦華服登堂交拜。見者皆驚爲神仙中人。此往彼來。門庭如市。五日

好事之愈  
姥爲之宛  
轉撮合也  
苟廣其術  
以行之則  
情天慾海  
中永無怨  
曠之苦矣  
彼月下翁  
正嫌其無  
用耳

始休。兩家深感俞母。但不知爲何許人。一日榮醉歸。天色已晚。遇老嫗。止宿於其家。屋僅三楹。中堂設榻。次客寒暄一二語。卽入後室。閉扉寢。天微明起。促客云。鄰雞喔喔。客宜早行。我家固無男子。惟母女二人。恐好事者造黑白也。榮起。嫗送諸門外。感其義。詢姥姓氏。嫗云。老身姓胡。因與弱息僦居俞氏屋。人疑我亦其宗派。其實非也。身與令郎相識。煩寄一言。舟中好夢。洞裏良緣。皆予母女之力。榮唯唯。意未深解。行數武。始悟爲俞姥。返顧人物俱杳。但見松柏夾路。乃同里俞氏舊塋。因知俞姥乃塚中之狐仙。於是修墻垣。栽樹木。父子焚香虔禱。冀俞姥再來。而終渺然。

### 雲素秋

雲素秋。都中之優伶也。貌藝雙絕。一時名重。以故富紳公侯家貴公子。多踵其門。招飲者日數十處。秋俱不往。而惑之者愈衆。西賈王本通者。販茶於都。頗稱豪富。耳其名。以厚贄往。秋獻一茶。略通一二語。忽忽入內。王大恚。不辭而返。誓與優人絕。有友人李月華。邀王飲。言及素秋。猶帶餘忿。李云。卯金兒何太狂悖。請招來。爲君洩其憤恨。乃遣伴招之。素秋至。筵間媚

態百端。王盛氣都平。轉有不能自持之勢。求李代通殷勤。李固風流客。向秋宛轉說詞。極言王誠心傾慕。秋大悅。邀二人至其寓。重開筵宴。水陸並陳。豹胎魴腴。亦極奢侈。飲至三更。始返。次日訪李。思欲再往。李云素秋都中聞人。所交者皆王侯公卿。我輩何如人。而欲令彼青眼耶。如必欲強致之。非以利動不可。王乃出白銀三百兩。送李。煩爲介紹。然後隨李往。李先懷二十金與秋。私約曰。王某巨富。幸勿輕售。倘從我計。千金不難得也。秋然之。乃邀王至秋寓。秋自內迎出。引至別業。雕梁畫棟。松竹蕭疏。院中嵌石成池。滿引清水。朱魚隊隊。遊泳其中。池上異花奇草。芳洌撲人。南望有竹籬一帶。女蘿蔓草。掩映其間。有小瓦亭。紅窗半啓。碧檻彎環。嫋嫋茶烟。出自廊下。甫至庭前。一小僮揭簾延客入。片刻以玉碗獻茶。瑤盤盛果。紅菱白藕。堆積盈盈。三人談笑正濃。忽有云某侯爺至。秋即隨出。半晌不返。僮云。主人今日恐不能歸。二公盍明日再來惠顧。二人自覺無趣。踟躕庭前。與僮絮語。僮云。素秋徽人。有妹年二八。美麗無匹。名紅亭。往往亦見客。然非與素秋莫逆。不能見也。王聞僮言。便詢李曾見之否。李云鐵杖磨針。但須功到耳。王會意。因俱出。王歸。冥想素秋。而更欲一覩傾城。俾闊眼界。

次日邀李至。備厚資。將約同訪。忽僮自外入。則素秋來矣。王喜出望外。設筵痛飲。酒酣。秋歌喬醋一闋。心聲手語。娓娓動人。王顛倒之態。不可言狀。秋故作媚容。諷諷與王語。且求其常至寓所。王唯唯。如奉丹詔。筵終。懷金偕往。秋引入臥室。拂榻展衾。香流牀帳。爲王緩帶解履。王骨軟欲酥。相將俱寢。其狎昵不待言。由是在秋寓恆流連不返。或十餘日。或數十日。漸漸與秋親近。乘間步入後院。見庭中有麗人立數花朵。粉暈朝霞。眉彎弱柳。洵屬無雙。見王來。笑問云。公得非王官人。妾素秋之妹紅亭也。向慕久矣。嫣然啓齒。落雁沉魚。王疑爲仙。魄蕩魂搖。幾乎顛躓。回首素秋在側。邀王出。王目奪心疑。語無倫次。終夜不能交睫。謂秋曰。紅娘。你真個令我消魂。區區阿堵物。斷不靳也。秋笑而不答。次日謀諸李。李曰。蕩婦豈能真節自守。所以遲遲者。不過爲孔方耳。君不吝。彼何難。王曰。向以利動。彼竟不答。何也。李云。投其所好。自無不成。王云。安知其所好乎。李言俟予細詢素秋。王乃贈李金。使謀其事。李受金數日。來謂王曰。事不濟矣。彼自以才妓居。平時作畫吟詩。好讀南華秋水。凡與往來者。必親與唱和。不然。金高北斗。勿顧也。顧吾知君非長於此者。王云。且爲奈何。李云。僕有一良友。乃

燕趙名士劉生名傑。煩渠代成數詩。僞爲君作用。以誘之。何如。王從其教。紅亭大悅。乃出己作求和。王茫然不解。紅亭嘲曰。吾固知其詐也。王慚而退。使李持百金贈劉。將買長門賦。以媚佳人。而劉固辭不受。云。僕非貨詩者。前一俚句。憐王癡。而聞紅美也。如再索詩。非面對麗人。不能得隻字。李歸白王。王不得已。引劉先至。以情達素秋。云。爲蠶種桑。非爲桑也。采桑飼蠶。非爲蠶也。卿識之乎。秋請聞其說。王曰。予引劉來。非爲劉也。遣劉餌紅。非爲紅也。秋笑應之。於是設宴中堂。履舄交錯。劉贈紅一絕云。『蛾眉凝翠遣誰描。目轉秋波態更嬌。如此風姿真絕世。卻憐蹤跡等萍漂。』紅得詩。反復沈吟。似有所思。已而淚下。亦題句。『飄泊誰憐墮溷花。一朝青眼幸君加。幽閨自此拋脂粉。孤形窗前對碧紗。』王覩狀。知紅屬意於劉。急引去。自以珊瑚鏡臺一座。蜀錦綿茵贈紅。而紅盡屏却。杜門謝客。雖貴公子亦不接見也。王意大窘。屢以金帛簪釧相贈。紅意不轉。使婢言於王曰。相見有日。幸勿相迫。王遂寄宿秋寓。恆不返。適有家書至。云母病垂危。妻將臨櫛。王驚欲歸。訪李月華。告以故。李云。焉有事巧如此者。是誑君也。王憮然曰。危言嚇我。我便插翅飛回耶。是信必衆商夥所爲。微君言。僕中其

術矣。遂決意不歸。卽以別筵招劉生。與素秋共飲。云家信未必是實。吾不信也。此友人贈我之別筵。恰好我輩痛飲。劉索書嘆曰。母子夫婦。天倫也。倘尊堂一有全測。豈產婦所能辦理。不早歸。何以準備。王不聽。衆友共相勸誡。卒勿改。乃與王核算帳目。不與共厥事。王應得數千金。運至秋寓。將與素秋權子母。作長久策。而秋揮金如土。殊無吝惜。劉生聞其事。詣王諫曰。花街柳巷之中。豈有能貨殖者。不過借子金銀。以遂其暴殄耳。如欲經營。請仍尋故友中之練達者。不然。懷金作歸計。庶使倚閭人稍解愁顏也。我不知尊堂望子何如矣。王笑曰。君數勸我歸。意欲獨占花魁也。劉不言。浩嘆而去。不數月。王之金罄盡矣。大爲素秋白眼。然質衣典物。猶可作買花之費。無何。錢物蕭然。遂爲僮僕輩逐出。往尋故友。僉以其無行而不齒。無奈投李。李不納。使老嫗以錢一串授之。云此非常策。後宜勿來。王悻悻去。半日錢盡。丐食於市。人多不恤。且痛詆之。王飢腸雷鳴。敗裳風刺。恐葬諸餘地。犬腹乞食。西行途遇鄉人。知母以病故。妻以產亡。家產盡爲族人公散。王聞之。痛絕。始恍然悟李之誤己也。乃懷利刃入都。思殺李以洩憤。而朝城暮郭。終未相逢。丐食年餘。筋皮殆盡。一日於古寺牆下。枕塊斜臥。

炷油破盞。燒食烟羹。舉頭見劉生來。慚愧欲遁。劉止之。羞極俯首。劉慰籍多辭。傾囊厚贈之。乃詣李曰。君之景况。某所素知。今日得有餘贏者。皆王其力。彼一貧如洗。君宜周之。李勃然曰。彼自無行。蕩產敗家。皆其自取。於我故尤。吾今稍享安樂者。乃數年經營之力。誰向彼手中強奪耶。况昔曾周之。彼自不返。吾安能填無底壑乎。劉出嘆曰。不仁之人。至此已極。吾知必有慘報。遂與李絕交。李嫉之一日。遇於隘巷。勢不能避。遂與語言。次李問尙憶紅亭否。聞渠爲君憔悴矣。劉笑曰。妓女焉知鍾情。不過迎新送舊而已。李莊容以信之。劉云。如此奈何。李云。請往探之。當證僕言非妄。蓋欲趁此以敗其行。生云。無論紅亭。自高聲價。卽素秋豈俯首寒酸哉。李云。素秋近日瘡症極危。車馬跡稀。後庭花不堪重問矣。劉云。若然。我能醫之。遂偕往。素秋鞠躬出迎。呻吟頗苦。門庭冷落。大與昔殊。劉云。聞卿貴恙沈重。某有小術可醫。倘脫然無累時。何以酬我。秋以身許。欣然求治。劉使解衣視之。見臀際腫潰。上連尾間。出囊中藥屑。白如粉敷之。秋覺痛頓減。急贊良藥。劉云。若得人精調藥。頃刻可愈。秋愁難得。劉云。卿蓄之久矣。何便言難。秋笑云。昔日暴棄此物甚多。宜今日無處覓也。劉云。此藥乾敷。忍耐數

人必自邪。  
而後邪可  
入如王某  
者。苟處於  
正。何致落

日可保無恙。如其言。果大瘳。秋欣然曰。吾報劉有日矣。使僮延生至。云蒙君整頓後庭。果當報德。茲特掃徑相待。生笑云。僕非穿窬之盜。區區必欲奉懇者。以子居爲奇貨。故不得不相迫者。君既慨然。僕惟心領。遂結爲忘形交。而終不及亂。由是秋甚德生。往往招生飲。偶酌於斗室。有美人來窺。視之。紅亭也。生云。不嫌孟浪。盍來同飲。女不辭。卽入座。爲生把盞。凝眸美帶。斌媚非常。生乘醉云。紅粉多情。玉容無主。得非命乎。女微笑不言。席終而去。素秋爲生曰。君視紅亭何如。生云。佳人難再。秋云。昔王本通呼爲紅娘。君以爲相似否。生云。雖鶯鶯不是過也。若果如紅娘。予亦願他從良。秋笑曰。君果見憐紅亭。固有心久矣。第恐以鄙賤見棄。故不敢明言。生聞言。肅然起謝。明日。秋備妝奩甚豐。自從紅亭至。生妻余氏頗賢。一見大慌。紅亦善侍嫡。嫡庶相安。從無含酸之意。李聞其事。持儀來賀。飲於生家。大醉。晚辭歸。途次爲人所殺。捕凶未獲。羣疑生。拘生去。生言詞真摯。縣令不能誣。秋出金爲之營脫。始得免。李族人又疑李妻相殺。連名控之。官拘李妻。試以毒刑。遂誣服。蓋李妻王氏。妻不貞。與家人左祿通。衆牽左祿。拘左至。榜掠甚苦。卒無詞。而王氏誣指爲左殺。官不能決。並繫於獄。忽傳有丐人



產敗家。死於非命。哉。若納忠言。李術窮矣。乃不知貴己。而徒知責人。縱報施稱快。豈不誤哉。然引入邪者。傾人之產。充己之囊。敗人之行。遂己之私。曾幾何時。身首異處。陷人卒自陷。可悲也夫。

死於途。身有遺書。云僕非人類。忘骨肉而溺娼優。遂使母死妻亡。而終不顧。所以然者。皆李月華之誤我也。其初陽爲親昵。而陰刦吾財。其後顯與決裂。而暗幸吾禍。下井投石。斯人已極。不啖其肉。何以甘心。國門之外。殺李者我。萬勿累及他人。以增吾罪。短刀一柄。爲證。某月日。王本通血書。地保報官往驗之。袖底利刃如霜。血猶殷紅。其屍乃自毒死。官詢李妻。始知王之顛末。乃重責左祿。並王氏而釋之。案遂結。劉生聞之。往視其屍。果王也。乃與秋并力厚葬於野。生以素秋齒長。勸其改業。秋從其言。出金指捐豫省典吏。出仕頗有政聲。生喜曰。吾不圖汝還善。至於如是。素秋曰。官場本似戲場。昔日敷粉搓脂。裝作美女。則居心以媚人爲念。故羣相顛倒。今日陞堂放衙。裝作官長。則居心以愛民爲念。故人皆悅服。彼名之曰而上負君國。下誤民生。惟知歛財者。誠我輩之不如矣。劉以爲然。秋益自勉。不數年。退還林下。家中樓閣連互。牛馬紛繁。良田數百頃。居然稱世家焉。而猶樂善不倦。有寒貧者。周之。客死者。瘞之。立義阡於東郭。鄉人感其德。勒碑以表彰之。而劉生終未獲登仕版焉。

茵陳木

縣吏狹矣。

武清漁人。漁於河。覺有物罣網甚重。乃邀一村夫共出之。得一物甚巨。外裹以錫。破之有大木。以黃絹包裹。書永樂二年臣某貢。殊茵陳也。二人共爭遂毆擊。有縣吏倪某見之。云此供御物。留之不祥。二人恐求計於倪。倪云。予家幸有隙地。可以掩藏。送爾輩百千錢。禍自我任。二人得錢。歌躍而去。倪爲其雙親作二櫬。尙有餘。竊自實之。有識者木凡十三件。船翻落水。當時僅撈取九件。其餘未獲。今倪其一。應尙有三件。不知更落何人之手也。

數百年之美材。而倪遽以賤價購之。謂非倪氏之福也得乎。而鄉愚無知。遂受其欺。且以千百爲暴富。此其所以爲鄉愚也。

### 宅仙

賈人盛朝京云。昔客山右。寓居巨紳王氏廳次。夜半朦朧間。聞柝聲繁碎。未之奇也。俄聞聲自遠至近。漸至房門。忽在堂中。驚異見一老叟。高三四尺。手持小木柝。敲擊未已。徐徐至屋隅而沒。約一更許。隱隱自牆隅出。柝聲丁丁然。緩步至門隙。扁身而出。計一夜凡五出入。竟其按更籌也。客臥榻上。叟若未之見。客亦若未之見也者。以其不擾人。姑聽之。次日白於主。

人始知其爲宅仙。乃遷客於他室。夫仙與人雜處於塵寰。復爲人獲院防盜。果誰使之。嘗見人家興衰。仙卽從中以裒益之。毋乃多事耶。昔予家盛時。有仙爲守倉廩。每米囤上市。以雜色豆。倘有盜米者。則手跡顯露。明日盜米者自行跪述。大率皆家中之僕輩。其或有外盜。至則盤桓不能去。及曉必爲衆所獲。皆仙之力也。以故予伯高祖惠遠公舉園中糧。悉濟鄉鄰。蓋不食其賄。恐他日之消算酷焉。左鄰張氏。除夕煮水角。沸湯滾滾。以物撈取。則烏有矣。而予家釜中之水角。則多倍於常。細辨半張氏之物。不知何以投入於予家釜中。諸如此類甚多。後張氏家落。遂遷居焉。又城中朱氏居鄰賣醬者之家。其廚中鹽豉醃醬等物。恆用之。不竭。皆仙取鄰家物暗爲益之。及其衰也。物不食而自盡。計所得等於所失。噫。果何心哉。蓋天下事以貪婪聚。必以暴殄亡。權雖在仙。而亦在人。甚矣貪之一字。近於貧也。非其有而取之。君子尙嫌其非義。况於邪祟鬼蜮中求富哉。

### 怪雨

癸酉秋七月夜。暴風雷雨。運河中估舟鹽船數十艘。同時沉沒。先是天方陰晦。衆舟泊岸。各

以葦席遮蔽。舟人均避入艙中。一舟席爲風揭。有榜人出。將覆席。仰見對面波浪高如山岳。有藍衣婦人立水上。以衣襟兜物三四枚。狀如茄。其色深紫。電光中纖微悉見。榜人驚駭倒斃。風狂雨驟。遂均遇難。時鄰縣有善士。以舟船拯溺屍骸。見榜人屍順流而下。救起撫之。體尙溫。半日而甦。其自言如此。蓋因一時氣閉。水未入腹。是以得活。視河中浮屍敗板。飄泊不絕。不覺大痛。計離覆舟處已隔百餘里。善士助以資斧。得還里焉。或云婦人乃魚精。語不足據。第直立波上。其爲精怪無疑矣。又邑人某客河南。舟行黃河。見岸上立多人。共相指視。細瞻天際。烏雲一段。下垂兩脚。有婦人持傘立雲端。露其半身。向東飛駛。身後雷電龍火。追逐甚急。將及婦。輒反身格以傘。龍雷卽退避。相持數刻。俱不見。天晴雨霽。並無片雲。時方卓午。或云是飛天夜叉。偶爾遇之。未有顯在雲中爲衆目所共睹者。不知是何怪。

### 說夢

人之夢境。古人曾詳辨之。而終無確解。至夢中得句。乃一時靈悟。予昔嘗爲之。若夢中讀他人之詩文。則有不可解者。昔予在京邸秋闈出二場後。倦憊非常。夢閱一書。恍惚云長古詩

集有句云。扁舟載酒迎波月。桃花豔滴臙脂血句。頗相類。又近年夢讀老友于阿僕詩篇有云句。紅葉落時征雁返。黃花開後故人來。惜倉洲路隔。阿璞云亡。終不得而詢之也。昔又夢至一處。書籍頗繁。有詩集十卷。閱之佳句甚夥。有句云。仙人東去乘黃鶴。霸主西來訪碧雞。是果誰之作歟。設無是集。何後令吾見。設有是集。又何以爲吾夢耶。夫古人載記言夢者。不可勝舉。如文達公記戈孝廉夢人屏上詩。奇遇景生李生。言是其族弟屏上人題梅花之句。然則我所夢者。或亦知彼。未之奇也。獨壬辰春之夢則俄矣。時天氣尙寒冷。擁衾假寐。夢至一處。竹木蕭森。庭院寬闊。有遊廊一帶。彎環甚遠。廊盡露廣廈五楹。姓見粉白黛綠者數輩。皆妝梳古雅。濃淡合度。雜香其中。一丈夫年約四旬。降階笑迎。情甚殷洽。予揖問已字。答云。紅樓一書。君讀已久。其事略有影響。而姓名殊非。某與中表嫌忘瓜李。而情重恩深。有不能自己之勢。彼以是故。竟至捐軀。心實悼之。欲祭以文。非可以浮泛之文塞責。昔擬作未能治意。遂改易用爲芙蓉之誄。若祭瀟湘無文。終屬闕如。拙作業已草創。敬煩先生椽筆。爲修潤之。予聞命之下。不勝惶懼。遜謝不能。而主人再三奉懇。使侍婢設座中堂。並陳水陸螺盃象

箸羅列頗繁。勸酬甚切。予飲一盃。便覺香流齒頰。卽辭勿飲。主人笑命撤席。乃拭淨几案。貼以紅氈。設鴿眼之硯。鼠鬚之筆。麝烟之墨。魚網之紙。羣姬注水磨墨。置於前。視其原作似未盡善。一時文思湧泉。不數刻脫稿。衆姬呈示。主人頗稱喜。再拜送予出。遣婢導之。予問曰。所謂大觀園。其卽是乎。何與載籍懸殊也。婢笑云。此非天上。亦異人間。乃主人習靜之所也。先生可以歸矣。方欲究主人爲誰。霍然遂醒。然則主人卽怡紅公子耶。抑曹君雪芹耶。吾不得而知之矣。得毋好事多磨。予編說怪。而前輩稗官喜與同好。將書有不盡之意。屬予爲之貂續耶。夫馬當不遇。誰驚滕閣之文。狗監未逢。僞買長門之賦。亦惟夢想徒勞而已。不意曉起忽於書簾中檢得故紙。乃代寶玉弔黛玉之作。因刪潤存之。其文曰。維嶠山鶴去之年。庾嶺鴻歸之月。日逢秋老。時值更闌。怡紅院寶玉謹以龍女名香。鮫人殘淚。金莖仙液。玉洞清泉。致祭於瀟湘妃子之靈曰。嗚呼。琪花萎秀。竟凋玉女之容。絳草敷榮。莫挽金仙之駕。惟見階前湘竹。鵲淚爛斑。堪悲窗上茜紗。蛛絲剝落。錦綉叢中過隙。遽成蝶化蠶殭。釵瑤隊裏先鞭。拚得珠沈玉碎。魂歸何處。色卽是空。腸斷今宵。情殊難已。爰念仙靈之縹緲。曷禁涕泗之滂

沱妃子生閨閣之名家。處簪纓之望族。孤標冷豔。堪追姑射仙人。弱質溫柔。獨冠金陵女史。保厥躬年。冰霜比潔。窺其性則金石同堅。薛氏多男。弗若掃眉才子。關家有妹。居然不掃書生。哀毀痛親喪。早代皋魚而飲血。伶仃辭故里。卿投渭館以棲身。祖母婆婆。覲面則心脾俱痛。寡兄癡癖。垂髫卽耳鬢斯磨。維時玉甫十齡。卿方九歲。一堂會食。讓棗推梨。兩小無猜。聯牀各榻。容瘦慮予減飯。身寒勸我添衣。頻勞織女之針。莫囊巧製。偶被伯俞之杖。玉筍偷彈。翠袖形單。怯秋風而羞立。紅綃痕溫。對月夜而傷神。悲歡誰測其由。宜喜宜嗔。無非惜玉。離合詎能預卜。或歌或泣。總是憐香。至若淡雅羞花。溫香儼玉。天然縞素。輕沾雪後梅魂。屏卻鉛華。恆帶春深梨夢。偶離深苑。每嫌過院之蜂忙。小立迴廊。又怕隔簾之燕語。傷繁英之凋謝。一坏淨土。鋤成舍北花墳。悲秋景之蕭條。半夜孤檠。照冷籬東菊圃。詩題羅帕。墨痕和淚。瀟齊乾。曲奏瑤琴。子線與愁腸俱斷。砧敲何處。朦朧而睡不安牀。笛弄誰家。催促而病侵入骨。泊夫藥爐火烈。二豎潛逃。錦帳春融。千愁暫釋。會海棠之社。齊放浪於七言四韻之間。柳絮之詞。共游戲於減字偷聲之下。觀梅賞雪。閨帷擅名士風流。把酒持螯。粉黛極高人雅

致。櫺翠庵中。試茗偕妙玉以參禪。回品館裏。聯吟續湘雲而成。識形如松鶴。自去自來。意若孤鴻。不離不卽。每到欲言不語。個中之微意。許我同知。幾番變喜爲愁。局內之幽懷。有誰共曉。聞妙音於南院。卿胡爲人耳而悲傷。摘豔句於西廂。我深悔無心而唐突。從此兩心共印。轉難一語相通。我抒至性之肝腸。卿少歸性之骨肉。懨懨成疾。卿緣何而骨瘦飢消。事事乖違。予因是而神凋氣喪。厥後侍兒起訴。報道還鄉。斯時濁玉聞言。痛幾殞命。恍惚帆檣歸送。妬煞紙舟。依稀僕婢來迎。諱題林字。凡此阨危。皆由倦戀之深。此上蒼可以鑒其誠。非愚昧所能窺其奧也。不料妖花放後。頓起狂波。美玉捐時。遽膺厲疾。因和思而抱恙。無知語偶露真情。奉嚴命以成婚。多病身勉爲弱婿。方幸藍橋有路。誰知白壁無緣。擎蘭炬以照芳容。驚非佳耦。入桃源而成孽海。誤作新郎。當茲恨漏之時。卽是登仙之候。嗚呼。元機乍破。已無續命之湯。素願莫償。竟乏再生之藥。慨素幃之閑寂。音沈少雪雕之傳。睹丹旂之飄零。花落任紫鵲之泣。簷言鸚鵡。仍歌舊主之詩。穴底鴛鴦。誰作佳人之伴。壁懸遺掛。窗剩殘絨。期繫臂於他生。此生已盡。訂畫眉於再世。隔世難逢。未偕秦鳳之簫。先返彩鸞之旂。踰時聞訂。哭往



泉台幾處尋蹤。未登鬼錄。地下搜求。莫遇。乍疑名列仙班。人間號慟難聞。俄復身離塵世。既而玉軀小健。憑弔蕙棺。往事須追。長枯血淚。慘矣牀頭回首。猶呼濁玉之名。悲哉爐而飛灰。盡燬香奩之稿。悼仙縱之西去。視含僅有小鬟。囑旅襯之南歸。到死不忘故土。嗟乎。靈根拂劍。果絕長生。藥圃經霜。花無獨活。聽斯傳話。誓不苟延。因存切怛之思。弗惜殷諄之問。始知瑤台促駕。鸞聲鳳管齊迎。貝闕垂旌。月姊星娥曲引。特非目睹。畢竟心疑。昨因幻夢之靈。重瞻環珮。恍入太虛之境。復望釵釐。白玉雕欄。護靈苗之搖曳。碧紗繡帳。籠瑞草之紛披。頓悟金繩。願登寶筏。在妃子欲報沾濡之露。偶戲愛河。而濁玉難補離恨之天。終成頑石。自此鎔開薰眼。悟今是而昨非。割斷癡情。證前因與後果。茲值夢覺之期。用述曩時之概。妄冀香魂之陟降。默伺鄙意之虔恭云爾。

青靈子

予昔館予邑城東趙氏。主人好扶乩召仙。其沙盤所素具。一日雨後無事。有友人來訪。予與友焚香扶乩。半晌有仙至。自稱青靈子。云萍水相逢。緣亦非淺。談話頗不俗。語及日食之說。

扶乩召仙。江湖術士。恆爲之大。抵皆其手。法使然。真仙未必應。念而來。故予每扶乩。多不驗。足徵其僞。願世之占吉凶。問疑病者。勿爲其所惑。

仙云。此事自西人論之而始明。本日月光對中隔一地。亦度數使然耳。古災於日食。必書用以警惕人君。使不敢失德。斯乃古聖之深意。在昔未嘗不知其理。特來明言。意謂君欲不畏天。尙孰畏哉。此王荊公所以開罪名教也。或問曰。西人云。如中國之日食某日。卽外國日食之某日。合中外衆國觀之。則爲一日。豈一國之君失德。衆國之君皆失德乎。卽昔列國之君衆矣。又豈君德之盡有虧乎。不應如是也。仙云。所謂爲君德者。指中國之天子言。莫尊於中國之天子。四夷之君。莫能比倫也。又或曰。自天視之。凡君皆其子。殊無厚薄之分。豈有異乎。仙曰。自天視之。雖皆其子。然子中有長男。次男。少男之分。中國之君。天之冢子也。其所示之象。自應以中國爲斷。如南北朝。熒惑入南斗。梁武帝跣足下殿以禳之。而終應在西魏。梁武帝不勝其慚。雖史冊編年。以梁爲正統。然梁元爲魏所殺。後梁爲魏所立。是其屬國一綫之傳。得延數年。皆北魏之力。而陳終爲北朝混成一統。以時勢論。則北朝勝於南朝矣。由此而觀。不可知中國君之尊哉。其論頗新。錄之。

### 獨眼龍

天下之利  
藏危機伏  
焉身既陷  
之而猶不  
改悔勢不  
至殺身不  
止也可危  
也夫

邑陳氏宅多怪異。而黃鼠尤甚。有老僕設機緋於屋頂。而餌以雞。潛伏執繩以待之。夜有羣鼠過。一鼠曰。雞甚肥美。可分食之一。曰。勿冒昧。是殆將擒我輩也。我輩豈易擒哉。兒等共持其繩。我自攫其雞。乃伏身入。僕急掣其繩。遂獲一巨黃鼠。乃納於囊。而縛其口。衆鼠驚散。鼠作人言。軟說央求不聽。已而怒罵激僕。敢捧我乎。僕云。烏得不敢。舉而力擲之。及地。則囊空而物遁矣。旋聞檐際笑曰。我獨眼龍。固無恙也。其奈我何。從此大作祟。僕寢則拍其頭云。速醒。速醒。及寤。則遁矣。再寢。則揉其耳。或息燈。拋土。擲磚瓦。僕惡而復設計擒之。鼠曰。捧我。僕云。前被汝誑。今不復然。問將何爲。曰。投汝於沸湯而煮之。鼠云。速出我。任汝烹而翁曰。不能連囊煮耳。鼠大呼曰。若是危矣。我獨眼龍不能活矣。僕煮而解視。巨黃鼠果一目眇。

### 賣書叟

董生。山左人。品格出衆。聰敏過人。見者皆推爲大器。有賣書叟。常至其塾。善星命之術。推其造云。生年四十。便爲封疆大吏。終其身可位列侯王。已而生入泮。食餼年月。叟所推算者。若合符節。生奇之。結爲知交。叟不事負販。學生偶遇。且常有餽遺。情倍莫逆。生凡有疑難事。

煩叟占之。無不驗。愈加敬重。一夕留叟共飲。天晚雨至。止叟宿。叟囑云。子醉眠後。萬勿私窺。生諾之。而叟諄誠至再。生心轉疑。至夜雨止。入其室。瞰之。見有一大蝎虎伏榻上。長與人等。始恍然悟叟之爲精靈也。急抽刀乘其睡而斬之。夜夢叟至。顏色慘惡。怒謂曰。子本以汝前程遠大。思託宇下以避雷劫。不想竟遭汝毒手。使我數百年之功。苦一朝灰燼。痛恨何如。與爾相好多年。素無仇怨。既窺我隱。絕交可也。乃竟忍心害理如此。此切骨之仇。誓必相報。大喝一聲。生爽然而悟。心甚恐。於是多延術士。貼符誦咒。從此緇黃方士。不離其門。後惑於白蓮教。習練紙兵豆馬之術。招集亡命。漸蓄異志。占據數山。自稱爲王。官軍不敢當其鋒。後僧王統大兵至。撲滅之。生全家被擒。盡誅焉。

妖旣通靈。不爲人害。董生亦忍矣哉。顧相交莫逆。一旦反顏者。天下豈獨董生哉。獨怪妖叟長於星命。旣能爲董生占。何不能爲自己占。旣能占董生功名顯達。何不能占董生心術陰險。旣占董生之可以庇己。何不能占董生之殺己。然則占卜之術。卽惑世之術耳。

### 天榜

邑先達邵君玉清。元旦夢有人牽一騎狀如驃。頂蟲一角。促之騎至一處。彷彿衙署。仰見懸榜。己名在第三。籍貫皆符。每名下均有批語。多不暇記。惟記己名下註孝弟可嘉四字。壁上懸牌云。二月初八日小直沽火。視畢其人復促之還。至家門一驚而寤。乃粘條誌之。至期小直沽被災。果如所夢。未幾捷南宮殿試鼎甲。

### 斬蛇將

武弁趙某。惡蛇。見則殺之。衆呼爲斬蛇將。一日適野。叢薄間有大蛇。粗盈握。趙擊以刃。天矯不馴。乃乘間斷其首。蛇屈伸旋斃。弁歸營。覺頭目眩暈。體甚不快。因乘輿歸家。夜臥覺有物如冰。橫搭其腹。頗類蛇。急呼其母。取火照之。見一無首大蛇。蜿蜒牀褥間。血猶殷殷。母驚號。物忽見。見弁歎曰。予不起矣。因述其所爲。母急延巫覡祈禱懺悔。巫作蛇語曰。殺我抵命。誰惜汝飲食耶。未幾旋卒。

蛇雖毒物。苟無害於人。不必殺也。而蠢然之物。竟能報仇。可知素靈夜啼。青衣搗藥。若

非特出之人。焉能免於禍哉。

### 藍怪

劉某。山左人。寄寓於津。夜臥吸烟。覺涼風颯然。飢膚起粟。怪而視牀前。立一藍面大怪鬼焉。冠服皆藍。高幾及室。眉目悍怒。而畏。張口向劉噓氣。便覺身冷如濯冰水。寒戰不可耐。劉固武勇。拔佩刀逐之。鬼出寢室而沒。歸臥片刻。又覺身冷。視之。鬼又至。又逐之而沒。已而復來。一夜不堪其擾。至天明始寂然。隔數日。復如前狀。甚患之。或勸其移居他室。不從。不得已呼僕伴寢。鬼果不來。遣僕去。則鬼旋至。乃留僕。越數日。鬼來如故。但僕見無所見。惟覺冷耳。又招數人伴寢。而鬼仍至。劉形消骨立。委頓不復如前善鬪矣。未幾臥床不起。諸人亦懼而辭去。唯僕蒙被臥其側。日漸危殆。無計可施。一夕將撐拒時。見其亡母立床前。以身遮蔽。而鬼高過其母。俯吹之。其虐益甚。自思遭此奇禍。致憂及泉下老親。不覺失聲大哭。鬼退後三四步。已而復來。前擾將及半載。終以是隕命。

七尺之軀。竟爲鬼吹而殆。事亦罕聞。然太剛則折。勢所必然。既無戰勝之才。又無退避

之意其敗也宜矣。而泉下愧親猶來獲庇。歎人之於子。雖死不忘爲人子者。當何如報其親哉。顧孝念一萌。鬼卽旋退。而終不能不索其命。得毋結怨已深。非小善所能抵耶。則非余之所知也。

狐伏妖

劉生者。直隸人。傳者忘其何縣。就完縣集鎮鹽館。其居鄰俱農家。劉偶步村外。見有一女子。青衫素裙。其貌嫵娜。髮挽高髻。頂颰毳絨。紅豔灼灼。怪其不類農家女。因向前試挑以言。女殊不靦。娓娓清談。自云幼無父母。寄養外家。不圖始子虐遇。思得一善地避之。奈閨中幼弱。誰肯相假者。劉云。僕鹽廠後院。有屋二楹。可以隱匿。晝則閉卿於室中。夜則與僕同榻。有一役本村人。每晚遣其歸家。我輩無所忌焉。特予還鄉從吾可也。女悅其計。劑急告以門徑所向。女云。奴知之。至晚。劉先遣役去。而女果至。遂與寢處。膚白如玉。飢膩如脂。驚爲奇遇。如是二三日。偶爲役所遇。倉猝間。劉頗窘。而女殊怛然。役若未之見。心怪之。轉思二三日。未聞女言飢渴。未見女出便。旋益疑。苦詰之。女始言爲仙。劉溺之情倍篤。未幾病作。居停遣歸其家。

邂逅相遇。  
遂成嘉耦。

女隨之。家人俱未見。劉託言養靜。獨居一室。漸漸憊不能起。有劉之表戚王某。無業游手。性復貪暴。恆寄宿於其家。無錢賭博。輒掠財物。劉厭之。未能絕也。偶爲友人邀去。往山中收糧。閒遊曠野。見石窟中臥見一物。似貓而巨。毛毳光澤可愛。近前撫之。物酣睡未醒。抱歸之。縛以繩。物醒作人語口。予天狐也。其事甚忙。偶貪杯酒。誤爲爾獲。速釋我。不然。兩俱無益。曰。聞狐仙善能致財。厚贈我。則釋之。狐曰。我不敢妄以福澤加人。請與君結爲兄弟。有急事呼我。卽至。代君分憂。此卽所以報厚德也。曰。子休矣。爾出沒不測。我何處尋爾。曰。我好酒。汝以酒一壺。香一炷。禱之。我卽至。不汝誑也。主慨然釋之。轉瞬不見。次日王設香酒。如法祈請。飄然自空墮。則白髮老叟也。問何事見召。王曰。無事特戲之耳。劉曰。僕奉天職。公務繁。殊無暇逸。無要事切勿妄瀆。拂袖遂去。王詣劉家。見劉憔悴。詢其家人云。巫醫乏術。旦夕人也。因泣下。王慨然曰。予有盟兄。可生之。衆拜求救。擬以車迓。王曰。彼天上神也。何以車爲。囑衆設香供案。王舉酒拜稱。叟果至。引至病所。叟云。易耳。汝等俱迴避。惟吾與病者在室。則可除其患。王問是何妙術。而禁人窺視。叟曰。無他。恐君胆怯也。如必欲看。亦無妨。但無庸驚怪耳。王諾之。



而幾乎以  
此殺身。輕  
佛有何益。  
哉。昔人云。  
天下之至  
便宜者。必  
有不便。宜  
在其此之  
謂乎。

叟持利劍作法。旋見室中風起。從地塵上出一黑蟒。身粗如梁。頂赤色如丹砂。遍身鱗甲。黑亮如漆。蜿蜒蟠屋內幾滿。叟出躍登檐端。蟒從窗櫺中探身出其首。仰望檐際。似甚恐懼。叟曰。爾數百年功力。奈何忽起塵念。戕人誤己。遽遭天譴。豈不可惜。吾念爾修煉非易。姑釋汝命。速往山洞中服氣鍊形。以求正果。如再蹈塵障。定不汝活。蟒點首垂淚。駕風而去。叟自檐下視病者曰。少年無知。幾遭大禍。焉有邂逅相遇而成嘉耦者。贈以藥。出門不見。劉服藥後。健壯如初。

魂婦

邑陳姓從軍南省。歿於戰陣。家人得信。諱之其妻某氏不知也。有友人並力歸其柩。將至之夕。其妻與女寢。女忽夢其父浴血立其前。驚悟呼其母。氏醒。仰見陳立窗上。渾身血污。片刻始不見。起喚其弟。詰之。弟不能隱。告之。舉家悲哭。及天明。其友送柩至。噫。事亦奇矣。

慷慨從軍。敢爲身死。其英靈固不泯也。而魂隨柩歸。可見人之遺骨。亦自鄭重。故埋骨掩屍。仁人善政。是知通幽明之理者。其唯聖乎。

## 判官

邑紳某性至孝。母歿已久。思念不忘。偶扶乩召仙。或焚以請城隍之符。乩書云。吾府城隍差役黃老也。奉命來問何事。某云。先母謝世多年。今在陰曹何處。得毋有所苦耶。黃云。不知俟歸查之。遂退。越數日。又焚前符。忽窗外狂風驟起。屋中几案震舞。沙盤颯颯。飛越作字。猛厲大書判官到。索酒急供一大斗。須臾而盡。問何事。見召。仍以母詢。乩云。已入轉輪。可勿問也。問黃公何不來。曰。彼奉公出差矣。速送。衆俱驚駭。焚符送之。遂罷扶乩之戲。

觀此則輪迴定非誣妄之說矣。而黃老之爲神。亦可信矣。予昔遊武遂。有劉生能召仙。書符焚之。仙至時。有覲能走无常。亦在座。乩云。諸君扶乩太勞。吾亦疲於作字。可遣彼口代吾手可也。誣乃作仙語。或問陰司信有之乎。曰。有。陰曹之賞罰必明。黜陟必當。凡負君之賊。敗國之臣。當日受其爵享其祿者。至此必罹其禍。昔日積善之家。修德之士。於世窮其身厄其遇者。至此則蒙其福。陰曹所以補陽世之闕也。問鬼猶念其屍身否。曰。人之生時。無尺寸之膚不愛。無尺寸之膚不養。豈魂旣離殼。卽不相關。無是理也。問

奢侈太過。皆有冥報。奢則宜矣。儉胡爲然。曰。儉者廉。何罰之有。惟儉而刻薄待人。多生機械。貪婪取物。慳吝聚斂。烏得不罰。問宋儒無鬼之說。固偏。釋氏輪迴之說。非妄。然死卽託生。往往見於載籍。願此死彼生。轉易之間耳。鬼安在。若云有鬼。必不託生而後可。若云無鬼。世之見鬼比比。鬼之報怨報德者。恆有其故何也。曰。輪迴之事。有當入不當入。與夫遲早先後之異。傳云。新鬼大。故鬼小。非其驗與。至旋死旋生者。不在此例。問溺死縊死。鬼皆求代何也。曰。冥中惡人輕生。故不許速入輪迴。非有代者。不可使知鬼趣之苦。所以警將來。曰。不離鬼趣。惟鬼知之人。未死不知也。縱使鬼知悔懼。何以戒人。不輕生具。縊或由己。若無意落水溺死者。非自輕生。何亦靳之不使託生耶。曰。天下無無弊之法。積重難返也。問世之見鬼者。云多在牆陰廚間廁內。他處則少。然則鬼與人雜處於塵世矣。而何以死而復生者。有云路徑生疏。或荒沙漠漠。又有云城郭衙署是冥府矣。不知陰曹另有一世界。不在塵寰耶。抑卽在塵寰耶。然則卽世之廟宇耶。曰。在虛無縹緲之間而已。其所論近理。第云在虛無之間。必無實境。如蜃樓海市矣。惜予當日

其爲衰氣  
所惑與邪  
心所致與  
然不作北  
里之遊。縱  
使遇鬼亦  
何至赤身  
僵臥。終以  
此殺生哉。  
是足爲游  
蕩者戒。

未之深究也。

### 某生

邑某生。自書院肄業歸。時已三鼓。忽思挾邪游。城西固多青樓。然皆殘花衰柳。殊不足觀。是夜雲陰月暗。不辨路程。信步至一處。茅屋數椽。高僅過肩。檐際微透燈光。推扉入。則屋小僅容其身。一婦人背燈坐。生略通數語。遽解衣登榻。擁婦共臥。漸入黑甜。假傍之際。頓覺北風烈烈。冰雪砭骨。驚寤四顧。並無屋宇。身臥一敗棺板上。大雪漫漫。殆將半尺。旁一骷髏橫陳。亦爲雪沒。駭極起覓衣履。渺不可得。數步外見其敝裘在雪泥中。浸潤半濕。被之狼狽而返。歸家後大病旋斃。已非佳事故諱其名。

### 卞某

邑有卞姓者。從軍南省。以功得千總。充哨官。請假歸。娶妻華氏。完婚夕。入室與妻並未交談。甫就枕。便昏昏酣睡。夢一長髯老道士。身着黃袍。領一女子。雲鬟高髻。貌亦都雅。謂卞曰。今夕良辰。宜成大禮。強使二人交拜。促之入帷而自去。視女子羞容可掬。恍惚似與交合。未幾

已遺甚惡之。醒則紅日半窗。視新婦已整妝坐。恐人誚其遲起。亦急著衣。出室人客紛紜。內外酬應。午餽畢。突有急差至。需卽登程。乃與衆同往至湘楚營。時賊氛猖獗。公務甚繁。未獲閒暇。忽後兩載餘。後得家書云。新婦多病。心雖焦躁。然不能脫身。又二年始得歸。及至家。婦於前一日死矣。初卡之離家也。未免有新婚之戀。往往夢歸家。見其妻。卽婚夕夢中之人。言語起居。與醒時無異。每隔三五日十餘日。必夢見之。歸而妻亡。不得已紘續鄰村邵姓女。親迎後視之。殆夢中人也。婦亦耿耿然審視。若相識者。詢之婦。初不肯言。後漸狎。云亦嘗夢有髯道人引之來。時日脗合。彼此詫異。甫一月。又出差。半載卒於軍。婦有遺腹。生一子。守節終其身。計卡與邵氏爲夫婦。僅月餘。而神交則五載。前婦並未成爲夫婦也。

世謂夫婦必須前緣。使卡與華氏無緣。何必爲此幻想。使卡與邵氏有緣。何以令其神交五載。而爲夫婦。僅月餘哉。是不可解矣。夫夫婦雖由天倫。終由人合。人生得賢婦。則終身享其福。得悍婦。則終身受其殃。如附骨之疽。欲去不能也。聞西人娶婦。共居三年。男女有不如意者。任其離散。迴不強合。所謂有情者爲眷屬。亦甚便矣。邑有士人。多納

暢飲高歌。興復不淺。而一經飲。醉則醺態百出。猶不若狐之靜臥安眠也。

小星。其妻不悍妬。嘗謂夫曰。俗云妻不如妾。妾不如娼。今始信矣。士曰。凡婦女如魚。昔人謂妾是鮓魚。味美而難得也。娼爲豚魚。味美而有毒也。尼爲鱈魚。嗜之者以爲美。否則終身不食也。妻云。我名何魚。曰。鹹魚耳。家常便飯。殊無佳味也。妻大笑云。我是大鹹魚。於人何所不容。金釵十二。任君置之。吾不禁也。洒脫無酸意。亦可風矣。

### 狐醉

邑宋君鏡波。從軍江浙。辦理糧臺事件。有樓五楹。與同人共居樓下。樓上共有數房空閒。一夜同人皆寢。聞樓上有笑語聲。宋睡夢未醒。細辨。俄見燈光透下。乃起登樓。瞰之。見銀燭金樽。杯盤狼籍。有數狐現形。醉眠樓板上。急下呼同人共視之。則烏有矣。後訪臨路飯店。於是日失去酒肴若干。旁置銀一錠。適符其價。蓋爲狐所取也。

### 疾異

瘤中有黃雀。癰中出彩雉。載於古編。靜邑有鄉人陰頭忽生一瘤。始如豆。如彈丸。漸大。頗礙便溺。後竟點滴不通。待斃而已。有張姓者。以刀割破。爲二小石。如棋子。敷藥竟愈。不知氣血

何以化爲石。莫解其理也。若砂石淋則砂石如粟。在膀胱中。其砂石有大如桑椹者。蓋腎味本鹹。經火煎熬。如濟水成鹽。不足奇。惟西醫能剖出之。中國醫不能也。有于某寄居津門。臂生一瘤。大如茄。已經數年。爲醫士剖破。有極大蛞蝓約二十枚。出則展翅俱飛去。急捕得數枚。存之而痛自此痊。

### 牛龍

山左郭某。貿易於榆關。一夜歸稍晚。將近村。暴雨欲至。暝色四合。雖未傾盆。而林嘯風簫。雲理月鏡。其言恐怖。見田隴上臥巨牛四頭。其色有青有黃。額下均有長鬚。鬚垂尺許。如山羊狀。歸語同人。怪牧人懶而物主疏也。識者曰。此龍也。俄而震雷走空。大雨如注。

# 醉茶說怪 卷二

津門醉茶子原著  
虞陽趙琴石評點

## 點金石

邑李某。夜烹羔羊。香噴戶外。有白鬚叟推扉入曰。肉味良佳。願嘗一樹。李欣然。爲設匕箸。叟倚牀坐。自言流寓鄰寺。慕君高雅。故來就食。二人對飲。叟量頗豪。十觴不醉。李頽然臥眠矣。及醒。叟已去。遺一小石。大如彈丸。光華五彩。置磁杯中。杯化爲金。急出訪叟。遠近並無其人。益以爲仙。歸而覓石不得。詢之家人云。棄諸水。李懊悔良久。乃藏杯於篋。

【評】不拘小節。定是名士。叟縱非仙。亦名士之流矣。而一飯之恩。卽以金報。知叟非無心者也。倘能傾蓋訂交。其言論丰采。更必有大快人意者。奈何冒然而來。復飄然而去。殊堪爲李君惜矣。

## 村女

村女某。生而兔脣。以故長猶未字。性實孝。代母操作。不憚勞苦。適野餉父。途遇老嫗。願女云。



好個美姑娘。面貌端好。缺脣實醜人也。女云。生而如此。可爲奈何。媼云。吾爲爾醫之。願否。女拜求術。媼探籃中。揭餛首薄皮少許。黏之以唾。貼脣缺處。囑勿輕笑。三日可保長成。女喜。展謝。其人已渺。驚爲遇神。謹尊其教。脣果完好。貼處色白。常如敷粉。

〔評〕萍水相逢。遽行仁術。神仙豈好事哉。亦以其賢孝所感耳。不然。世之所稱十全者。何不見有神施治也。

### 花娘子

徐州士人寢疾。忽聞聲細如蠅。呼曰。花娘子。遣奴來迎郎君。可速行也。視之。枕畔立一小美人。身高三寸許。彩衣鮮潔。眉目姣然。驚以爲妖。唾之。美人曰。不聽奴言。當使青兒來。不容郎不去也。士呼其妻共視之。見美人反身去。從容入牀後而沒。蓮鈎踐塵跡如麥粒。舉家惶恐。情人守之。忽執炊媼呼曰。予青兒也。花娘子延郎無惡意。何拒之深。其妻曰。素無怨隙。何太相纏。媼曰。花娘子蓄有雪藕。邀郎共啖。其妻云。藕可將來。郎病不願行也。請爲敬謝娘子。媼忽寤。次晨。見枕畔置細藕一段。皎白如晶。怪而詢家人。俱不知自何來。妻欲棄之。士不可。啖。

之。味殊甘脆。疾大瘳。翼美人再來。而殊杳然。後亦無異。

### 水鬼

瞽者某。將出西郭。路經城隍廟前。有人牽其杖云。此去數武。煩先生一推賤造。瞽隨之。至廟後池邊。瞽識其地。無人家。怪詰之。其人云。他無所求。水中涼爽。屈君共浴耳。瞽力辭不願。其人曰。水中別有佳境。遠勝陸居。瞽大譁。其人始舍去。殆水鬼求代者也。次日。褚氏子溺死其處。

【評】覓人作替。而欺其瞽。鬼真譎而不正矣。彼世之設計陷人於坑坎。皆將視人如瞽矣。可勝歎哉。

### 女化男

邑有孝女某。已許字於人矣。其父母老而無子。日以嗣續爲憂。女抑結不樂。遂日夜虔拜北斗。誠敬有年。一夕。神降於庭。赤髮朱髯。面貌獷惡。問何所求。女對以願化男子。以承宗祧。神領之。遂不見。次日。覺腹中煖氣蒸蒸。下達隱處。捫之。則陽在下也。倨然丈夫矣。言其請於壻。

家。遂絕婚。好事者以其婿之妹妻之。生二子。奉親終老焉。

【評】女豈木蘭緹縈之流與。何其志之誠也。夫誠能格天。況誠而出於孝。天有不憫之者乎。而造物之巧。卒能易巾幗爲鬚眉。蓋許其孝而成其志矣。若非孝則人妖耳。又何足貴。

### 吳恭人

吳恭人。邑楊君紹庭之側室。夫死不悲。人皆疑其有異志。而吳自若也。一夕沐浴更衣入室。自縊。延僧超度。有童子見楊君與恭人皆冠帶立壇下。

【評】之死靡他。烈氣不泯。宜其相從地下。神之格思也。不然。饒鼓香花。豈郎能召致烈魄哉。

### 孟都閭

孟都閭。澤厚鄉先達也。官膠州時。公餘夜坐。見檐際一人。踐瓦闌步。輕捷如猱。孟呼曰。丈夫有此絕技。當盡力戰場。胡爲作樑上君子。其人躍下。跪云。此固非小人所願。迫於貧耳。公能援引。敢不自愛。公許之。次日來謁。喚入諄誠再三。便充營職。後以戰功膺職。卒爲善士。惜傳者忘其姓名耳。

【評】一言之語。翻然改途。此其所以爲豪傑。若心懷叵測。始則欣從。久則變故。生於引狼入室。何異。

### 林某

林某者。酗酒滋事。鄰里咸惡之。時村中有怪。恆夜出爲祟。衆激林曰。爾素有膽力。自詡敢與怪遇乎。林曰。是不難。能爲我備牛酒。當擒怪來。衆如其言。林攜酒一大瓶。乘醉坐村外。有物高八尺許。黑暗莫辨形貌。問林爲誰。林曰。我妖怪也。爾爲誰。物曰。亦如君。但肢體未備。不若君酷肖人形。所攜何物。林對以酒。且勸之嘗。物曰。予腰不能屈。煩君傾我口內。林捫其口。大如杯。提壺灌之。物贊曰。快哉。頽然而倒。林急施以斧。其聲丁丁。呼人照之。敗棺板也。毀之。怪絕。

【評】一醉而玉山傾倒。興酣之際。更不知害事也。使怪不貪酒。林其奈何。卽勸以酒。怪若曰。不爲一斗折腰。又焉知林不中餒哉。

### 鐵貓

邑某賈販鉄爲業。家漸裕。有善水者。於海河底得鉄貓四。古色斑駁。綉花燦然。每器重數百斤。上鑄貞觀年號。賈以賤價買之。擬毀作他器。則利倍蓰。夜夢四老人來謁。龐眉皓首。闊服唐巾。神采俱俊逸。云予兄弟四人。姓毛。自唐太宗皇帝征高麗時。留寓於此。已有年矣。不意爲弄潮兒所獲。今到君家。乞施仁惠。若肯置諸故處。予等當厚報長者。不然。有損於我。亦無益於君也。某醒後。知爲四器之靈。欲棄諸汪洋。而心生覬覦。以夢爲幻。入爐融焉。未幾家遭回祿。不能再振。子孫零落爲丐。

【評】或曰器果有靈。則當自庇。不能自庇。是數所應。然何禍人爲不知。賈遭回祿。不必卽是器之報復。然既能幻形示夢。靈固昭然。且彼卑辭乞命。毀之毋乃不仁。若能舍之。安知物卽無情耶。夫令利智昏。斯人類然。况放利之流。更無足異矣。

### 三瘋

乞兒三瘋者。未詳其姓氏。日行乞於市。人憐其癡。僉樂飯之。後月餘始一見。或問之瘋云。前者飢餓將死。幸三姑憐我。招至其家。食盡珍羞。眠假錦帳。真平生之奇遇也。不然。焉有今日。

妖不擾人。  
縱之而不  
必殺之趙  
公所爲吾  
不謂是。

問三姑爲誰。果美乎。曰。彼神仙中人也。烏得不美。問何謂神仙。曰。躍舞檐端。飛昇樹杪。非神而何。問居何處。則指破寺中。次日見瘋面有搔痕。窮詰其故。初猶隱諱。繼云。三姑惡我多口。已受責矣。何敢再洩。好事者偕友人入寺瞰之。寺中殿宇傾圯。蓬茅塞徑。牆拘一古槐。綠影匝地。彷彿似有人跡。就之。乃三瘋枕石酣睡。身旁覆一大蝎虎。長與人等。尾搖搖掀動。衆駭奔出。始悟所謂三姑者。卽此物也。後不知三瘋所終。

〔評〕枕石棲林。妖姬相伴。自三瘋視之。不知作何景象矣。詩云。聞道神仙不可接。別有天地非人間。此之謂乎。

### 狐革

邑北倉村趙公。忘其名字。讀書別墅。每月明見有物。獸首人身。高如七歲童子。盤桓院內。天曉入空室中而沒。公伺其出。潛入空室窺之。有狐皮一具。摺疊地上。公持歸藏之。夜半物至公齋。跪而人語曰。我等脩煉功成。卽無須此。今道力尙微。首未能脫。天明依然故態。倘不見還。日出卽成鬼物矣。哀求不已。趙不答。跪至曉。撲地化爲狐。自領下如新剝者然。

### 巨頭鬼

邑蕭某。提燈夜行。遇一鬼。高三四尺許。頭大如甕。面色深青。目炯雙燈。齒森長戟。以兩手捧頰。行步蹇緩。見人至。退避牆隅。蕭固膽壯。以燈柄打其頭。鬼目蹙眉。攢似甚痛惡。釋之歸。病月餘始瘥。

【評】陰陽對待。人鬼殊途。人不能見鬼者。陽氣勝也。若陽氣衰竭。猝然見鬼。吾知其不死。卽病。昔有走無常者云。人不見鬼。鬼無時不見人。問其何故。則茫然不解。予曰。暗處視明處。易明處視暗處。難。非其理乎。走無常者。深然其言。

### 小夜叉

保陽士人。曉起入書室理文具。見墨牀上臥一物。如夜叉狀。赤髮藍身。袒臂者紅袴。枕墨酣眠。翕翕猶未醒也。士驚愕。問已覺翻身。一躍化爲蝶。翩翩然破窗飛去。

### 妖宅

邑宋氏家巨富。宅多妖。飲食中常擲穢物。夜拋瓦石。毀器具。種種惡作。不足爲怪。一夜月明。

窗有手影。由小而大。漸漸黑影滿窗。未幾如豆如菽而沒。又一夕。有人以舌舐窗。片刻全窗盡濕。似經暴雨。忽怪風一捲。窗破燈滅。窗櫺格格。透露星辰。歷歷可覽。急以火燭之。窗紙並無破綻。

### 潘秀才

邑潘秀才鉞。晚年貧苦無子。病篤時。鄰人某憐之。扶持備至。及死。惟餘襦袍。破被汗污。已不堪用。某將棄之。夢潘云。感君高義。愧無以報。被角內有錢票一紙。聊以相贈。醒而異之。折視果然。

【評】生不妄費。死不輕棄。秀才之命窮。洵可哀矣。而報恩不爽。於古君子何異。天胡爲阨其遇哉。

### 燈異

邑陳某赴都。寓通州客店。對燈坐。忽燈花呼然作響。光大如斗。中露一人面。容顏愁慘。彷彿悲啼。陳驚奔出臥車上。天將明。卽行。不知何怪。



■ 星異

邑朱氏更夫畢姓。夜巡更。見天上星斗攢動。聚於一處。矯若游龍。光芒耀爍。片刻始散。四外仍如棋布。曉天文者當必有說。誌之以俟博物君子。

■ 紅衣女

予戚郭公理堂。與友人遨遊城隍祠。時廊中新塑一美人像。雲鬢籠翠。豔色動人。郭視之心蕩。出寺有風旋其前。中有一紅衣女子。隨風飛舞。須臾冲霄而去。自此驚怖而成顛疾。

【評】按紀文達公槐西雜志注。紅衣女飛空中者。乃飛天夜叉。郭所見者。卽是。正不必謂邪心感觸。土偶有靈也。

■ 劉廷楨

邑儒童劉廷楨。夜出不返。粘壁一紙云。因家中房屋窄小。難以用功。尋至渡口。有瓦房一所。頗甚清雅。移居於此。此後聽水聲淙淙。與河伯爲伍。亦足消遣世慮哉。家人尋之。不得。次日冰泮。得其屍於河。卽所謂渡口處也。泉路悠游。閔不畏死。是必有鬼惑之使然也。

## 龍精

邑城中東北隅有池。冬夏不涸。池上一民家婦。夫久外出。病瘠而有孕。姑察其無他。怪詰之。婦忸怩云。夜深每來一綠衣男子。輾轉間。即昏不知人。任其爲之而去。積今半載餘矣。姑戒其勿宣。夜起窺之。見男子自婦室出。尾其後。至門外躍入水中。乃市香楮哭禱於水。至夜。男子來。謂婦曰。予河伯之子也。於汝交好。終未明言。恐以異見擯。昨汝姑禱於水。河伯知之。將殺子矣。勢難再聚。故來一別。尙有一事相求。予齒長而無嗣。汝早晚臨褥。請將所產者。悉送諸水。感德多矣。言畢。淚如雨。脫明珠四枚相贈。乃浩歎而去。婦白諸姑。未幾。產四小龍。姑送諸水。忽波浪翻拂。漂上一龍。大如釜。置頭背上。蓋已斬矣。

【評】龍而淫。知淫而無不龍者。彼蒼之報施不爽也。然一經哭訴。即殺其子。老龍之家法森嚴。以視縱子淫蕩。不忍置問者。得毋有愧老龍乎。

按龍不能形交而非胎生。然幻形爲人。故不可以常理論也。理所必無。事或須有。姑妄言之。姑妄聽之可耳。

### 一斗泉

房山山上有泉名一斗。初山上無水。居民患之。有道募緣村外。謂村民曰。今日神龍過此。盍乞甘泉。衆羅拜求術。道士曰。來矣。遙見一人担水一桶。飛奔而過。道士止之。其人力拒。道士曰。汝不見憐。一方渴死矣。強以鉢取水置地上。其人怒曰。泄我機密。深恨老道士多口。言畢不見。而道士亦渺。村人取水於鉢。用之不渴。甘如醴。鉢大如斗。故名焉。

### 潮異

邑有潮不過楊之說。事亦甚奇。每潮溢時。御河潮至楊柳青止。北河潮至楊村止。西河潮至楊汾港止。過此無潮。

### 大蛤

津門某家有水缸。磁質古樸。相傳前明時物。灌注河水。不投礬而自清。益以爲寶。有客寄宿其家。夜月未寢。忽有物大如栲栳。黑亮如漆。旋舞空際。至牀邊。客麾以股。臂脆然折。卽失物所在。大譁。主人破扉而入。客已不起。尋其血跡。入缸後發之。缸下清水盈盈。一大蛤長三尺。

闕半之。破其甃。得客半臂。方悟水自清者。蛤在缸下故也。

### 城南三則

邑城南三里許。名黑牛城。地曠野。每露天。輒有城郭。雉堞敵樓俱備。天晴卽杳。或云遼蕭后故趾。未可考也。我津去海非遠。或卽海市山市之類。

有南人在津後補。術精堪輿。望城南有旺氣。遷葬其先人骨。夜風雷大作。破塚出棺。又葬又破。幾爲雷火所焚。懼而止焉。

有邑人卜葬其處。掘土三尺。見平磚一層。旁一人止之曰。發磚則氣泄而地無用矣。術人力主發之。磚下皆清水。有一蛇一蟹。纏繞而出。其人浩歎而去。

### 張七十

武遂農夫張七十。夜聞扣門聲甚急。出視有二役立門外。見張出。曳衣急走。奔波不知近遠。至一處。彷彿蘭若。入則差役紛紜。又類衙署。驚疑間。忽遇鄰僧。僧死已久。見張。驚謂二役曰。此不在數。何便勾來。二人亦悔。棄張各去。張挽僧求救。僧云。可隨我來。引至一院。曲榭迴廊。

棟梁烟黑。彎環甚遠。又入一門。見骸骨狼籍。尸積如山。院中連列十餘巨釜。衆健夫折骸以焚。碎割屍骸。投沸鼎中。烈燄飛紅。腥風殆不可忍。張不覺失聲。僧云。毋畏。不殺爾。向衆喃喃。不知何詞。卽有數人。疊屍墻下。高與垣齊。僧挽張踏屍而上。至墻頭。僧力推之。張躡墻外。驚定審視。乃饒城下。徘徊間。家人尋至。蓋失去五日矣。此事殊令人莫解。果爲陰曹。何以勾生人。爲陽世。何以有鬼役。究不知是何幻境。

### □ 白衣婦

楊青驛舟人。夜泊河干。有少婦呼渡。顏貌甚麗。凶服練裙。詰其何往。云自母家歸。問家何處。不答。卽渡。酬以錢十枚。舟子怪而尾之。迤逦數里。至一村寺。推扉遽入。舟子邀村人共拽之。見婦面墻立。近迫之。乃白楊棺板也。火之。次日。薄暮婦至河干。責舟子曰。吾喪神也。閻君差我有要差。於爾甚事。且我渡河。酬以錢。更不負爾。何故毀我所憑。致誤公受責。此怨誓必相報。舟子大號。鄰舟咸至。婦展白袖旋風而去。至夜。舟子溺死。

### □ 殃神

少婦夜渡。窮詰顯末。而尾之。其心之叵測。可知。死於非命。不亦宜哉。邪僻者。盡鑒諸此。

張某好私窺人室。夜至一家茅屋偏仄。環以穉籬。聞窗中細語嚶嚶。似與雲雨。舐窗窺之。見牀前停一屍。覆以紙衾。旁一白衣婦掩面悲泣。燈光暗而忽明。几上坐一大鬼。高幾齊屋。黑面紅鬚。狀甚醜惡。左臂架蒼鷹。雙翼鼓動。張驚斃。及甦。天已明。狼狽而返。

### 小獼猴

東鹿田叟。薄暮立棗林下納涼。一物墮肩。視之。小獼猴如蛛。長寸許。茸毛赭色。拂之落地上。緣木而升。目送之。直至林巔。復有兩三頭。若相接引。急喚人至。其撲之。不可得矣。或云。狐所幻也。漁洋池北偶談。載東粵順德縣有赤蝦。狀如嬰兒。極小。坐於樹杪。又有猪都。人都。鳥都。亦有小兒女生樹上者。此或其類與。

### 泥女

慶都有古寺。多年剝落。亦無僧住持。後殿站像。有侍婢。衣裳鮮潔。容光鑒人。有狂生姚某。見而情動。戲題一詩於其襟云。巫峽巫山幾萬重。不知神女在何峯。陽台料得難相遇。從此思縈五夜鐘。歸齋冥想。夢寢頗勞。忽聞院中環珮琤然。隔窗視之。一女子步月而來。叩戶請入。

卽廟中之侍婢也。士狂喜，納入求歡。女曰：如狂暴如此，妾卽去。生釋手。女含笑坐生膝，回顧流盼，芳香襲衣，生神蕩情搖，莫知所措。俄覺雙股重壓，痛不可忍。細視非女，乃廟中石鼠也。轉側不能，腿骨欲折。急呼人至，覓數健夫，始昇下。雙膝廢矣。輕薄之出於士子，豈習風使然與？而以淫詞褻瀆神，宜其獲顯報也。舞筆弄墨者戒之。

### 小老虎

邑有農夫，見田間烏與蛇鬥，掘其下，得元寶二枚。懷歸，自以爲暴富，杜門不出。爲備家人促之，輒云：有此壯膽物，何屑爲人役？此後須人求我。我更何求於人？呼銀爲小老虎。閒時把玩，或拋向空中以爲戲。一日誤落頭上，患風身死。醫藥棺殮，治敷其用。

【評】垂死而得金，何幸也。然無金不死，豈農無納財之福與？果使不貪爲寶，又何致死於金哉？嗚呼，農謂金爲虎，吾謂猛於虎也。彼虎視耽耽者，可不慎哉？

### 瓜異

房山張姓有瓜園，遣傭某獨守。適有布客經其求飲，傭與之水。窺其貨物，利之，乘其不意，突

以鉄鍤斫其腦。立斃。瘞畦下。人不知也。及瓜熟時。畦中苗蔓盡枯。獨一畦枝柯茂盛。結一瓜。大倍於常。園主奇之。獻諸驛官。官喜剖食。既破。并無齰齰。腥血流溢。怪而招園主詢之。莫解其故。於是同官往驗。見殘柯斷蔓猶在。使人掘畦下。得屍根。自口中出。嚴訊備言其實。乃詳縣而置諸法。

【評】瓜其冤塞之氣乎。何其報之奇也。傭以爲人無知者。必朽於地下耳。豈料有瓜哉。傳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其此之謂乎。

### 頭飛

襄陽劉汀言。昔在豫省。假館某氏花園。暑夜乘涼。坐庭中。對月啜茗。忽有一物墮几上。視之。新割頭顱也。駭而呼僕。未至。又從空飛墜數級。勢如急雹。左右上下觸人。急入屋避。閉扉。物碰牆窗。砰砰作響。一夜不休。次早視窗上有血跡。而頭則烏有。劉自知不祥。未幾。襄陽盜起。閤家遇難。劉飄泊一身。庚申秋。自津之保陽。遂不知所往。

【評】頭從何來。不過狐鬼之幻術耳。乘人危難。而鬼來擲揄。異類不仁。於小人之樂災幸禍。



者何殊。良可慨矣。

袁某

袁某素嗜酒。多飲不醉。偶覺腹中大爽。嘔出一物。圓如雞蛋。色黃而堅。墮地旋轉不休。俄又吐如前狀。醫莫識其症。調養數日而愈。但不能如前善飲耳。其友云。君何不再吐一枚。問何說曰。俗所謂三打金彈。

「評」牛鳴不已。其胸有黃。犬吠不休。其腹有寶。人之嗜酒飲致凝結成團。得毋麴蘖之精與。抑亦牛黃狗寶之類也。

高烈婦

女子生鬢。見段成式諸皋記。謂是文人戲言耳。邑有楊氏女。適高氏子。夫妻相得。年餘夫死。女矢志守節。母與姑僉勸改嫁。女不肯。有武弁聞女美。以百金餌其姑。女知其謀。閉戶自經。奔救不果。弁索女急。不得。女逼還原金。姑使媒緩頰。弁云。得博一夕歡。卽不索償。殆將污而後奪之。姑引弁至。女尋自盡。苦爲衆守。急而自搗。覺兩頰如火。須臾連顙帶鬢。參差然叢生。

長鬚。宛如蒼叟。弁至一笑而罷。乃逼索原金。姑稱貸。始盈其數。弁得金。事遂止。

【評】友人戲曰。設弁亦云花無莖不妍。女無鬚不美。將何以堪。予曰。不然。弁所悅者在色。女所貞者在心。即使無鬚。豈不強奪。而倉卒之際。計無所出。遂使公天之巧。得以保其堅貞。則巾幗與鬚眉并列矣。

### 小毛人

深州民人拆房下。得一方坎。四圍寬尺許。深亦如之。中有二小毛人對臥。赭色紅目。長不盈尺。捉其一。其一驚遁。或云旱魃之類也。

### 蛤珠

西淀漁人。每夜漁。輒見水上有光熒然。及曉始滅。如有年一夕。於放光處網得一大蛤。持歸。其家旋入市。及還。其婦已煮食。壳中得一大珠。如指頂。漁人取珠視之。色黃暗。深怨其婦。婦亦悔。方詬諍間。有二人款門入。謂曰。珠已熟。無用矣。如願售。請贈十千。漁人諾之。二人得珠。歡躍而去。漁人追悔之已渺。或云仙也。

【評】按珠無光以乳汁養之。則光復明。是珠應無熟一說。果是熟真無用。又何以十千購之哉。漁人惑矣。

鬼詩

楊精易。直隸人。往山左訪友。未遇。居破寺。資斧告竭。夜愁不寐。聞窗外呬唔。似人吟咏。穴窗窺之。草際似有人影。知爲鬼。曉詢諸僧。僧云。予聞之熟矣。奚足怪。如再聞時。大聲一喝。卽止。越數夕。又聞之。字略可辨。楊固好詩。心甚向慕。開扉四顧。杳無聲跡。乃祝曰。羈旅之人。獨居岑寂。君雖物故。何拘幽明。况風雅如此。自非凡才。倘蒙不棄。請至敝齋。一談胸臆。亦足以破我寂寥。言畢。酬以酒。忽墻陰清風徐來。彷彿款接。歸齋就枕。夢一人雅儒非常。長揖而坐。曰。辱承垂盼。感慕實深。欲與君子訂交。奈陰陽睽隔。有俚詞一首。請君指政。僕賂姓前游縣幕。沒厝於此。明日五更。在柩畔恭呈一覽。日出則不可見矣。楊驚寤起。挑燈往看。見墻隅一敗棺。上書云。寂寞琳宮暮復朝。清明寒食倍無聊。空齋有佛垂頭願。濁酒何人帶淚澆。半夜冷雲埋塔頂。五更殘月挂墻拘。家鄉萬里歸難得。腸斷江南念四橋。字跡如淡墨。天明卽不復。

見。

### 余某

常熟余某。爲直隸縣尹。卑鄙貪汙。與同僚謁聖廟。方鞠躬行禮。見數步外有一錢。急拾之。納耳中。後改教職。嘗於市人爭數錢。致揮拳破額。妻氏頗有風致。爲狐蠱媚。余常受其虐。將往乞天師符籙。狐知之。謂婦曰。爾夫見錢則喜。請每日贈以酒資。勸其勿惡作劇也。明日於席下得錢三百。余大喜。退避他舍。任狐所爲。從不置問矣。年餘。狐欲行。余知之。謂妻曰。狐卿之面首。我之心腹也。卿可擊其祛而留之。但云。我願常醉。不願醒也。妻告狐。狐曰。予固非惜小費。且與卿情亦難舍。奈西山道侶不再相容。放蕩也。爲爾夫薄留微資。以報年餘相讓之情。遂出門。不復返。次日。於故處得綠布二尺許。包銀一裹。外粘紅箋。書二字云。臊敬。

### 王齏賈

齏賈主某。除夕祀神。所供猪首。忽目動喙張。大啖肴饌。旋下几逐人。衆驚譁叫亂如鼎沸。物跳躍出門。不知所往。家自此零落。

【評】衰氣所感。物或憑焉。不然。蠢然豬首。安能爲厲。聞王某怪客已極。供客從無酒肴。豬首大啖。亦快人心之一事。

### 匏異

順邑李生閒遊野寺。見籬上懸一匏。肥白可愛。摘而懷之。途中小解。綬裳匏墮於地。裂一隙。有物突出如鷄。破卵視之。小和尚也。帽脫露頂。神色張皇。轉瞬高如常人。慘然曰。君勿驚悸。予孽僧也。募化財物。悉供淫賭。寺有木佛。予摧爲薪。神怒鞭背。疽發身死。閉魂幽穴。土人掘地出之。飄然一身。恐神究責。匿匏中。不圖爲君所摘。神責將至矣。奈何。言畢。長嘆而沒。

### 任住

山左某縣署後有隘巷。寬僅容身。中多怪異。日暮卽斷人行。有任住者。謂縣隸某曰。君素豪強。敢夜入此巷。我願備東道。隸諾之。住邀數人。俟於巷外。隸思嚇衆。乃披髮塗面。着白袍。以往。至巷內。見對面來一人。狀與己同。隸疑住所爲不之恐。及近其人。遞一物與隸。隸接而納。諸懷相與側身而過。卒無一語。至巷口。衆見隸。大驚。隸曰。胆壯者固如是乎。衆聞聲。始知其

僞。遂相戲笑而歸。酒筵已設。隸詢衆曰。適裝鬼而與我遇者誰耶。衆言其無。隸亦愕然。出懷中物視之。乃城隍拘牒一紙。差隸勾致任住者也。衆失色。而任住倒地斃矣。隸無恙。

【評】予曾見公門差役。狼貪虎視。無不令人望而生畏。天下如是。卽知古今如是。豈不習氣使然與。抑狐假虎威。非若此卽公差不能辨。私橐不能充與。乃冥差而遣陽隸。可見爲隸者多半非人。

### 人面瓜

保陽老農種瓜爲業。有甜瓜數畝。手自灌溉。瓜熟摘視。形如人面。口眼耳鼻備具。其容多慘而少舒。自以爲不祥。棄諸水。是年其一子一姪。客山東。爲盜所殺。

【評】昔有人自南來。忘其何縣。攜有人面豆數十枚。視同奇珍。每出以示人。共相驚異。聞產豆之處。亦遭兵燹。大抵反常者爲妖。此類是也。奚足爲貴。

### 僧蠱

予舅氏郭公葦堂。客豫省。偶掘土得一肉塊。將如人首。有雙耳而無口鼻。識者曰。此太歲也。

宜祭而埋之。否則禍至。公不聽。棄之後。自豫歸。途遇一僧。謂曰。君神色青黯。腹中已有蛔虫。病發則吐瀉交作。不治則死。公曰。可爲奈何。曰。是不難。貧僧頗有小術。能以十金相酬。略以爲砭針。可保無恙。公叱其妄。僧勃然曰。病發勿悔。休視財如性命也。悻悻而去。晚公投逆旅。旋便覺不快。夜半吐瀉大作。出蟲無算。狀如小蛇。大駭。急遣人尋僧。不可得矣。遂亡。或云僧之蠱術也。賄之則免。

### 金魚

邑張木匠父死。塋諸義塚。後暴富。乃購新塋。遷父開壙。柩前一小池。水清見底。有金魚三尾。游泳其中。張悔之無及。乃以碗盛魚。將瘞諸新阡。半路魚俱死。木匠家亦貧如昔矣。

【評】風鑒之說。信有之與。旣富委親放義地。爲孝子者。常不知是。而因遷葬遂貧。豈可不盡孝乎。不知非也。人惟行乎心之所安而已。富貴聽天可也。地能爲哉。

### 天門

予曾祖母楊太夫人。夜坐窗前玩月。天際忽開一罅。俄而洞啓如門。二甲士立門左右。門中

霞光萬道。人影憧憧。頃刻復合。蓋天門也。

### ■黃葉村

西沽舊名黃葉村。老人猶有知者。近日莫傳也。道光間。有乩仙詩云。僧歸黃葉村中寺。人喚斜陽渡口船。自注云。黃葉村卽西沽。按詩與明詩稍異。

### ■產龍

曲逆婦人。雨夜獨寢。有蟲如線。落臂上。蠕蠕而動。旋繞三匝。倏長如帶。拂之破壁飛去。未幾。婦腹漸大。產一小龍。鱗角俱備。其家惡而殺之。

### ■祈雨

山左張太守幕客某。善驅遣之術。時賓客咸集。衆求觀其術。某不許。固強之。不得已。設壇簷際。揲指作訣。口喃喃誦咒。俄而雲集庭際。細雨如霰。出視牆外。則赤日曛曛。片刻復燒符誦咒。雨卽止。雲散矣。公子悅之。苦求其術。某靳勿傳。伺其他出。竊拽竹籬。得其符籙。試之果驗。第自晨至日昃。雨卒不止。始大恐。下壇欲遁。忽雲雨霽。有大蛙毒蛇數十。自空墜落。公子急



奔物集足下。大肆螫噬。踝骨血流。幾乎斃命。某歸而見之。急設壇作法。物始不見。深憫公子好事。遂辭館去。因驚成疾。公子數月尋亡。

雷殛

甲與乙俱通州人。寓邑之河北客店。日以唱曲餬口。有同鄉人某。亦居此店。一日暴雨。甲乙同歸。途遇鄉人。因邀入肉肆避雨。時雷電奔騰。檐溜如瀉。甲謂乙曰。去店不遠。宜冒雨前行。不然。天暝泥濘。步履實難。乙以爲然。甫出肆門。數武。霹靂一聲。二人駢受雷擊。方知不遵誅者。一路有某同行故也。衆視之一胸有小孔。一背上亦如之。其鄉人告衆曰。此二人者。陽以度曲爲名。暗誘人家子女。賣銀以供賭博。昨自通州拐二女。已鬻諸青樓矣。其遭天誅也。不亦宜哉。

飛人

郡人乘海舶。失風。至一處。沙灘寥闊。數里外。暫有山島。一樹高數丈。枿槎枯立。有人結巢而居。如揉而小。黑黝無衣。背生兩翼。在地上或拾蛤蜊。或抱木枝。紛紛不計其數。語音如鴉。不

可辨。見人至。羣相驚飛上樹。後遇順風船來。詢洋人云。飛人國也。

### 徐漂

徐漂者。葛沽裱畫工也。適野遇一叟。曳杖斜行。步履蹇緩。攜一童子。約十三四歲。容貌娟秀。依其肘下。至野寺前。願謂徐曰。煩君爲我兒覓一佳婦。定有厚酬。徐曰。我畫工也。非執斧者。何處爲令郎覓婦。叟笑云。先有薄贈。庶不疑老夫食言。捫囊中金一錠。置石砌上。袖出短斧。斫其翹約二兩許。贈之。徐受而妄許之。曰。城中大姓子戚也。有女美而待字。與公子年齒相若。予慫慂之事。無不諧。試爲君家謀之。叟大悅。曰。果爾。勿憂貧也。邀徐至寺後。見壘壘然一望無際。皆朱提也。徐長跪哀求。叟云。子歸急備車乘。任爾運載。明日四更。予候於途。過時則不可得。請勿悔。歸遍求親友。僅得一車。至家時。已二鼓。奔波倦甚。伏枕稍息。輒酣睡。醒則東方既白。急駕車村外。遇叟。叟責其負約。徐善言相撫。叟引徐行數里。則濁霧滿天。失叟所在。及至寺後。則斷碑殘瓦而已。悔恨而返。

【評】郁離子云。舟必漏也。而後水入焉。土必濕也。而後苔生焉。徐利欲薰心。故叟得而揶揄。

之觀其詭詞相許。其心術尙可問耶。非叟戲徐。徐自戲也。悔恨奚爲。

### 劉大士

劉大士。完縣人。善畫嗜飲。每攜瓶酒。往山林清幽處坐飲。一日至山半。松下石平如砥。草細堪梳。四望峯巒聳翠在目。坐而獨酥。忽杯中一蟲如綫蠕蠕然。類魚游泳。驚顧間。酒淨杯翻。蟲一躍失所在。忽霹靂一聲。黑雲繚繞。一金龍擎空飛去。

【評】一斗香醪。形骸放浪。酒人大抵然也。豈龍亦好麴蘖乎。觀其暢飲一杯。掉尾而去。知其醺醺騰騰。半空飛舞之樂也。

### 僧冤

邑有僧。夜爲盜殺。剗腸破腹。其死甚慘。鳴官捉凶。未獲。漸寢其事。廟遂荒廢。有巡更卒四人宿於內。夜圍爐煨酒。僧忽入。混身血汗。手提肝腸一具。血尙淋漓。泣云。僧死甚冤。衆驚呼。倏不見。

### 劉姓

邑劉姓。自南鄉索債歸。路經曠野。乘月獨步。見半里外一物。當道矗立。怪往來熟路。從無碑碣。是何時創建者。踟躕間。物忽飛動。勢如驟雨。轉瞬離身咫尺。劉急側身一躲。便聽風聲颼颼。回顧已在數十步外。大恐伏地不敢少動。俄而物旋轉復回。劉捫懷中有布巾。裹錢三百餘。卽以投之。鏗然作響。竟倒於地。劉恐已起而物亦隨起。遂辨息以伏道旁。天明迫視。乃敗棺板也。狼狽而返。

【評】投之以錢。頽然而倒。豈敗棺板亦好貨乎。予常見貪官汙吏。其怒也暴。其來也猛。投錢而輒解者。與敗棺板何異哉。

### 蛇精

邑李氏廢樓中有蛇精。能巨能小。常蟠欄上。鱗皎如白虹。元宵節有戲龍燈者。蛇忽出。粗與龍等。同舞空中。人駭散。蛇亦渺。相顧衆中失一美少年。衆固疑爲蛇攝去。遍尋不可得也。後數載。見其人與一豔妝女子。在東南城樓上憑肩眺望。或呼之。二人遽入樓內。一大蛇垂尾檐際。粗如梁焉。方悟女子乃蛇精也。

■奇疴

德州民某逃難來津。寓邑城北官廠。得一疾。左手暴長。三日大如箕。羣以爲妖。未幾遂斃。

■神妖

飢民某婦。寓邑之城隍祠。疫病夢爲鬼役。勾去同寓三人。亦與焉。往見神。神云。此婦尙循婦道。可送還。此三人好詈鄉里。某曾毆翁姑。某曾拐人兒女。並欺凌妯娌。均宜正法。旣見堦下一厲鬼。以巨斧斫三人首。鮮血迸流。婦驚寤。病亦愈。同寓三婦。是日俱死。

■厲鬼

醫士梁竹溪。寓滄州客店。夜臥吃烟。有健男子四人自外入。背後濡染殷血。問之不應。一人複室內。梁呼從者燭之。則烏有矣。主人云。此屋昔爲賊巢。官軍捕獲五十餘人。棄市。其中尤猙暴者四首逆。往往爲祟。君所見者卽是。

■女鬼

邑王維菴夜宿。聞款關出視。乃一婦人。縞衣麻裙。面牆背立。問之不語。王喚女僕乘燭灼之。

閱其無人矣。後月餘王卒。

### 妖避雷

邑田家莊關聖廟中古槐。二百年物也。忽陰雨。雷電繞之。樹巔立小兒。如五六歲童子。身無寸縷。手執紅旗。旗一麾。雷電輒退。相持數刻。始不見。天亦開霽。廟牆上見一大蝎。虎長七尺餘。意卽其妖也。

### 火異

邑荒草垞村。去城十餘里。同治癸酉秋間。雨後有火。片自北來。所着林木俱焚。廬舍焦灼。其未盡燎者。窗紙成灰。爐而窗樑梁柱如故。有村人焦頭爛額。四五輩入城求醫。皆燎傷也。

### 水災

同治辛未。邑大水。六月十四日二更天。有白氣一道。寬約半尺。自南至北。其直如繩。未幾連日陰雨。城中水深五尺許。民屋傾圮。平地磚隙出泉。涓涓不竭。地陷數處。深莫見底。蛙緣壁登屋。伏行如蜥蜴。然亦奇也。

鬼剪

邑宋氏巨富也。其家太夫人深夜獨坐。呼婢剪燈。一婦揭簾入。白布裹頭。身披凶服。舌長出口。髮亂垂肩。對其悲號。剪燈而去。夫人驚疾旋卒。家自此貧苦。

定州僧

定州某僧。荒淫不節。每出尋娼。則云耕田去。患痔不起。醫教以芝蔴研敷。後漸腐爛。遂刀剪肛。脫於外。穢惡殆不可言。其徒避之。未幾將死。謂其徒曰。此青蓮花也。非道力深者。不能有此。越數日圓寂。予友戲編詩云。畫出耕田夜績蔴。定中翻出青蓮花。二句亦頗解頤。

竈神

靜海曹媼。生有潔癖。事竈神尤虔。自言幼時屋經漏雨。支板宿竈前。誤以不潔物置竈內。夜半朦朧間。有人叱曰。此何處。豈容女酣睡。若再以不潔物納我口。則擊殺你腦矣。驚醒見一人皂袍烏紗帽。手持牙笏。氣象森然。轉瞬失所在。

小無常

邑郭茂才海帆。夜醉歸。遇一鬼。高如十餘歲。童子。素衣高帽。立道左。頗似廟中土偶。郭疑童子戲爲也。叱之曰。夜深矣。何物童子。猶不歸寢。街前惡作劇。以駭行人。將尋汝父兄。切加責之。鬼立如故。郭竟過。走數武。忽悟其爲鬼。酒頓醒。兩足戰慄。不能步。爲巡更者送至其家。

### 魚夢

安徽徐楊孝廉緒不食鯉云。其先人某公夢一少年哀泣求救。問故。少年曰。予白龍也。因醉歸。誤爲老漁所獲。鬻諸庖丁。鼎鑊不免矣。明日市上有巨鱗金目者。卽我是也。君仁者。肯出資買放。不忘厚德。醒而異之。求諸市。果有一蒼髯老叟。持大鯉一尾。頗昂其價。公買而釋諸水。洋洋而逝。後其家科第綿延。相戒不食生鯉。

### 鬼驅賊

邑有婦新寡。停夫柩於窗外。夜有偷兒隔窗探物。婦覺衣已失去。盜猶未走。窘急無策。乃拔關出。大號。盜一驚而蹶。鄰人咸至。見盜已死。欲鳴於官。而盜甦。哀求始免。或詰之曰。汝敢爲盜。何畏一婦人。盜曰。方伏棺上探物。覺有冷手如冰。力握予臂。驚而欲遁。忽見簷下立一大



鬼鋸牙電目。口張血盆。聲如霹靂。攘臂欲撲。予遂暈絕。未見有婦人也。

### 鳥捕蝗

道光二十二年秋。邑南鄉飛蝗爲災。有大鳥如烏千百成羣。集田隴啄虫。殆盡始翔去。是歲尙豐。

### 劉玉

信都儒童劉玉。自友家醉歸。出村五里許。天已二更。路經野寺。見寺中燈光熒煌。疑僧道設壇醮者。入而求飲。有二役捉住曰。爾來妙甚。正遣我輩尋人矣。挽至殿下。見堂上坐一王者。龍袞垂旒。氣象威赫。劉伏砌下。王曰。煩爾登記簿冊。幸勿怖。此明歲秋事。與汝無涉。劉唯唯。從者授以筆研。使坐階下。旋見殿東人頭如山。堆集數十人。往來奔走。將人頭從東運至西。紛紛如蟻。每運一次。向生報數若干。看生瀉畢始去。此來彼往。手不停揮。漸休。東方欲白。事亦告竣。見一人上殿跪報。共萬餘級。卽向劉索取冊去。謂曰。子勞矣。盍小憩之。劉伏砌下。心猶惴惴。漸聞人聲寂然。開目四顧。人物俱杳。自疑爲夢。次年果遭髮逆之變。

【評】大劫至而玉石俱焚。遭其變者。未曾一人枉死。是知冥默之中。必有司其事者矣。丁丑歲。邑設粥廠。濟民城東隅。立保生所。女廠不戒於火。燒斃二千二百餘人。片刻間耳。當火未起。天才黎明。衆聞唱名聲。疑官紳之施棉衣者出視。則無其人。已而被災。然則默鬼薄之說。或亦有之。因思白起坑卒。雖未目睹。而燒斃之人。其慘苦已不忍側目矣。

### ■無常一則

邑某醫。夜乘肩輿。路過城隍廟。轎夫忽停步不前。怪而隔簾視之。見二鬼高俱盈丈。一衣白一衣青。昂然闊步。至寺前門。忽豁然自闕。揖讓而入。門復自合。時月色光明。絲毫畢見。歸後不數日。醫與轎夫四人亡其三焉。獨在轎後未見鬼者幸免。

予伯祖母朱氏幼時。其姊患痘將危。朱入室。見堂中立一大鬼。高及屋梁。白衣高冠。朱驚仆救起。病月餘。其姊於是夕遂亡。

### ■于某

于某者。孟君常垣之內兄也。病篤。孟往探視。遇于途。怪問曰。君抱病已久。何便健壯如斯。夜

深天寒將往何處。于不答。忽忽遂去。孟至其家。則靈旛高挂。哭聲達庭外矣。方悟所遇者。于之鬼也。

### 青手印

邑某甲。賣粥爲業。早出暮歸。時夜雨四盆。倦寢於室。睡中聞人連呼其名。甚急。未及應。覺有人力拍其背。云。不速出。命合休矣。驚寤。便聞壁咋咋作響。急曳妻子出。則屋訇然倒矣。舉家得免。背上留一手印。青色黝然。終身不退。夏月袒背。人皆見之。

### 天官

予伯祖宜昌公。諱壽彭。幼時讀書。業聞。空室人語。嚶嚶。疑而探窗視之。見堂中坐一人。金冠蟒袍。手持金如意。鈎若傳之天官像狀。細覘袍下。雙足其跣。傍侍一女子。宮妝長袖。衣服燦然。眉目如畫。公凝睇久。拭目再視。則不見矣。後公爲宜昌太守。退歸時。妻子遂亡。晚年惟一女。卽予郭氏姑也。識者以爲仙示之豫兆。

### 西賈

邑北關外烟肆。有西賈夜出河干遺矢。聞水中人語曰。代爾者誰耶。答曰。販鷄者。又問以何術誘之。曰。驅鷄入水。乘間曳之。再聽則寂然。知爲溺鬼求代者。明日俟於河浜。至午果有一人担荆籠過。雞忽走逸。急釋担欲追。西賈力阻。告以故。邀入肆。償其雞價。其人感謝而去。至夜有叩門買烟者。賈從板壁孔中遞出。其人力握其手云。予冤魂也。沈溺河中。骨寒腐糜。三年之久。始得一代。汝泄我謀。使我無由復見天日。予豈甘心。雖然。汝救彼生。須替彼死。移其腕如受桎梏。賈大號。羣商出逐。見一黑人影循牆而去。回顧西賈倒地死矣。

【評】溺鬼縊鬼。皆能求代。由來已久。其事卒不絕。其理終不可解。俗云造生造死。出自冥君。其人本當溺死。則死自其分。死後當入輪迴。其人不當溺死。是死於非命。當初何以註冊。況乎其自溺也。禍由自取。不得歸咎於人。其爲人所溺也。冤各有主。更不得另尋別人。謂必求一代已者。始許超生。則陰曹律例。殊屬荒謬。使冥王不換其權。則自死自生。綽有餘地。何必斃一人以洩其私忿。使冥操其權。則互相傾害。法當禁止。使冥王知其事。而不管。則冤魂相報。更無已時。豈不自此多事。使冥王不知其事。則生死事大。何以

薄置不問。且人爲善降祥。爲惡降殃。彼西賈惻隱之心。遂遭其毒手。抑又何說。或云。賈本陽祿已盡。不然不能聞鬼語。而何以不死於疾。而死於鬼哉。大抵陰有厲鬼。猶陽世有凶人。刑罰雖嚴。玩法者卒不少也。

### 王媼

王媼。滄州人。病。臃脹死。停屍榻上。適逢陰雨。巨霆一震。腹破如鼓。其聲訇然。骨肉糜爛如泥。衣衾灰燼。腹出金蛇無算。皆長尺許。牀邊墻下。隨處蜿蜒。掃除半日始盡。

### 返鬼

某甲將入都。晚投楊村。客店主人引入後院。窗下停一柩。乃主人之子婦新殮者。甲懼。請遷他所。時客舍狹溢。不得已止宿焉。甫就枕。夢一少婦二十許。舉止端凝。衣裳整肅。向甲再拜云。妾棺中人。命合不死。閻君放還。請爲白諸阿翁。速剖棺出我。否則不可活也。甲驚寤。少頃又夢如前。怪而呼主人。告以故。啓棺。女果蘇。客視其人。宛如夢中所見。因詰其何以求救於客。並冥中何所見。則茫然不解。是知人當不死。鬼神呵護。不必其魂有靈也。

## 鬼市

庚午鄉試後。與二三友結伴同行。至通州買舟旋里。艙中先有一客。臥枕行囊。見我輩入。肅然起揖。詢其姓字。里居。云滄州孫姓。禮貌撝謙。詞旨爽邁。自言在營多年。以功授游擊。因入都營幹。指日卽獲實缺。袖中出金錢三枚。代人卜易。於是衆集問休咎。孫對答如流。大快人意。予素厭占卜。而最喜異聞。言次相與談鬼。孫云。金兵慘死。未聞鬼出祟人。然目睹一事。甚爲怪異。昔從軍荆楚時。常扎營山半。俯瞰平野。千里在目。遠近村落。俱爲兵燹蕩平。以故人烟斷絕。夜與數人嶺頭步月。見山下半里許。一大莊院。樹木廬舍。歷歷可指。旋聞犬吠雞鳴。雜以柝聲。繁碎宛然。成一世界。相與駭異。久之。中一人曰。此冤氣所鍾。殆鬼市也。試一喝之。卽變矣。乃卽上山頭。高聲大呼賊至。柝聲果截然而止。但見陰雲慘淡。寒月淒清。樓閣亭台。一時都杳。隱隱高聲叫苦。青燐滾滾。斷垣破壁而已。

## 湯海

邑有湯海者。捕蝗南郊。時禾黍方秀。翠色染人。西顧殘陽。頽然欲墜。忽視叢綠中一巨第。溷

釘獸環。門閤壯麗。徘徊間。有古衣冠人。導入室中。珠璣綈綉。陳設滿堂。一婦人年四十許。亦古裝。氣象華貴。問曰。爾湯某耶。今存大帑若干。盡行付汝。乃命侍婢二人。桃蓮炬引視窖所。白鏹壘壘。高如山岳。監守者俱金鎧執鉞。排例兩行。見至。森然起敬。湯留連既久。有一道人。手持塵尾。勸湯速行。湯檢三錠納懷中。出則東方既白。入市釋之。約百五十兩。乃易衣乘輿。再往。不識其處矣。浩歎而返。遂成顛疾。每對人輒言其窖藏。人見其鶻結。或笑其癡。其實有所遇也。

■ 陳翁

遵化陳翁。爲人誠樸善飲。夜歸離村三里許。月明如晝。遇大樹下有數人聚飲。見陳遮邀人座。肴饌精奇。味窮水陸。痛飲辭歸。大作吐瀉。次日往視其處。有破陶器盛馬矢數枚而已。殆狐鬼所化也。

■ 木妖

【評】幻術誑人。狐鬼抑何巧哉。不知同席飲啄。自視夫復如何。豈誑人亦自誑耶。奇矣。

楊村孀婦劉氏。年四十許。素貞靜。終歲不出戶。庭院中有老木一段。形質朽蠹。婦暑月乘涼。每坐其上。覺有人道之感。途有孕。將近彌月。婦泣謂其子曰。予貞潔自持。不圖有此奇醜。爾爲我招親黨。所產妖物。請衆觀視。以明我心。子如其教。及期。產一男。體甚肥白。衆皆匿笑。婦漸忿。剖之。兒腎內一木條。彎曲至脊。解視肢體。管節皆如朽木。殆感木妖之氣而成也。衆疑始釋。然則楚姬產鐵。事或不誣也。

### □ 丐人子

丐人領一子。約十餘歲。背上近肩處生一手。覆以破衣。有解視者。索一錢。予視之。五指雖具。爪甲宛然。然鬆軟不能屈伸。猶如贅瘤。是卽紀文達公所謂感天地之雜氣而生者也。夫牛生五足。鵝育雙頭。誰謂斯民。遂無異象。

### □ 衣怪

張公衣濤。將聘女。所作嫁衣置牀上。忽自起坐如人狀。女驚走。衣隨之。女大號。家人至。衣始倒地。女未及出閣而亡。蓋哀氣所感。鬼物馮之也。又予表弟郭式如。在都中肆上購得宮綢。



袍一件。置机。上。衣忽如人坐。視領上微有血痕。細如密雨。蓋受刑者之衣也。棄之。

### 投胎

邑宋某晝寢。夢至一處。舍廬偏側。門上春聯倒黏。才一瞻望。身忽入其門內。煩悶殆不可耐。條覺肢體暴縮。身冷如被冰水。開目四顧。見一蓬髮女郎。顰眉袒坐。怪欲致詰。女遽以手扼其喉。一驚而寤。醒而異之。尋至其處。景物儼如夢中。有老嫗以蒲席裹物。遮以衣襟。方自門內出也。

### 鼓樓二則

邑城中鼓樓上銅鐘。古器也。每夜叩之。其聲訇然。遠聞數十里。樓初建時。謀懸回鐘數十健夫。莫能舁。俄一老人在旁笑云。我咒之。當有驗。向鐘喃喃有詞。復使四人再舁。則輕而易舉。回顧老人失其所在。道光戊戌四月間。白晝鐘鳴。鎮憲某公怪其非時。遣營卒往視。樓固封鎖如故。啓鑰之樓。遙見東門樓上一人。向西長跪焚香。手持紅蓋。旋轉不休。鐘則噌吰自響。急往擒之。白諸鎮憲。憲訊之。供云。鐘鎖日久成龍。以術取之。去瘞諸墓地。則子孫出顯貴焉。

公惡其妖異。重懲之。

邑王叟。監守鼓樓匙鑰。一夕。登樓擊鐘。有黑狐醉眠鐘側。叟縛而要之曰。贈我一裘則釋汝。否則不汝活也。佯欲加刃。狐作人語曰。爾無福命。不敢妄賜財賄。如必欲強求。得錢十千。當受十杖。裘更難望也。叟苦哀求。狐曰。明日以輕裘相贈。釋之。轉瞬不見。次日於鐘畔得貂裘一領。毛毳蒙茸。欣然披服。忽爲捕所擒。執送鎮署。是夕。鎮憲失一貂褂。卽叟所得者也。憲怒責以十杖。叟哀訴其情。憲信之。蓋憲之失裘也。衣笥封鎖。餘物猶存。固疑非盜。賜叟十千而釋之。

### 杜生

河間杜生。家饒裕。獨居精室。自奉殊豐。一僕供其驅使。僕右目如常人。左目能見鬼怪。生而然也。暑月宿廊下。見階前二狐語曰。肉食生腦滿腸肥。盍往采補。僕僞睡以觀其變。相將至寢門。各以白體戴頭上。徐揭簾入。則成二好女。一可二十餘。一可十七八。服飾容光。並皆佳妙。至案前奪生所讀書。生握其腕曰。爾輩何人。得毋妖魅。長者曰。誠然。將噬爾。狂生曰。予

有長矛。何畏妖魅。掩女口笑曰。爾有矛。儂有盾。以袖拂生面。蘭麝噴溢。生無語。似情動。少者曰。曳裾姊姊可速行。毋令人厭棄也。長者唾曰。小蹄子爾要去便去。休纏人。少者笑曰。我去。我去。勿阻隔汝等雲雨。乃翻身退至去簾外。手提髑髏。化作金光而沒。長者偃生坐。以紅巾拭生。生曰。偃偃傍傍。勿謂狂生無三寸藐具。女一笑登榻。解羅衫臥生枕上。生狂喜。遽近女拒之。生不聽。遂相歡合。僕視以左目。則髑髏橫陳榻上。狐以口含生下體。不覺毛髮俱悚。次日僕以情告。勸其速絕。生不從。於是二女此往彼來。從無虛夕。生漸羸瘦。僕曰。奴不忍坐視主死於妖。乃入市購利刃。二女忽至。顏色淒楚。泣謂生曰。我姊妹日奉君子。自謂不惡。何故遺僕謀害。生白其無。女曰。郎不知之。僕將試利七首矣。生曰。卿等仙人。何懼一僕。女曰。我輩隱形。彼都能見。固知必遭其毒手。請從此絕。生把袂泣不能仰。二女曰。速逐僕。我姊妹仍願相從。生唯唯。明日見僕輒詈罵。僕言無過。生力遣之。僕曰。不聽奴言。必有奇禍。主人無故逐我。必誤信狐子之言也。奴誓殺此二魅而甘心焉。生益怒。即時逐之。僕浩歎曰。奴報主無日矣。仍忿而去。越半載餘。生卒。生名。字心如。

【評】色之陷人。溺其情者死而不悔。所難堪者。冷眼旁觀之人耳。苟能打破塵關。則搓酥粉。傅之流。安在。非頭戴燭髓之怪哉。

### 鬼饌

孟君東垣往清華。其處適遭賊變。林中多挂人首。遠近纍纍然。未幾。暮色昏黃。渺無人跡。道旁村舍皆成墟圯。忽有草屋數椽。闔廠窗扉。四無院落。屋中燈光煌煌。有數人環坐飲。心異之。又數里。始投客寓。備言途中所見。主人驚曰。賊過後。烏得有人。明日請與君共探之。至則破屋內積屍重疊。血腥殆不可邇。相與駭而返。

### 冥報

邑某諸生。武斷鄉人。畏之如虎。每唆人興訟。生爲捉刀。事起又爲調停。殆兩敗俱傷。從中漁利自肥。鄰里有田產。輒勸人賤售。又能鉗制買主。出重資。兩受其制。財充己囊。家小康。猶不改行。一日構訟歸。晚立池上乘涼。其鄰人某緩步過。見生返身狂奔。追之已不可及。次日詣鄰問故。鄰曰。予昨晚幾乎斃命。見池上立一大鬼。面銅青色。顴睛炯炯。狼牙森森。頭大直如

麥斗。今日思之。猶胆寒也。生無語而退。自此遂抱奇疾而亡。邑城南有老嫗。善走無常。每於人談休咎。有奇應。生之子偕友往尋。嫗曰。予正欲訪子矣。問何事見訪。嫗曰。昨在冥間。見尊大人向予泣。愬曰。我一世英雄。不圖此間一敗塗地。歸煩寄語家人。速爲我多焚冥鏹。以備官衙之費。羣冤盡不我容。予屋東南隅藏有白金五十兩。可用也。子疑嫗之言誣。嫗曰。父受毒刑。猶不鏤心。尙談笑置之耶。昨見翁鎖枷狼狽。臀肉盡脫。可憫極矣。歸請掘驗室中。果有藏金。可證我言。非僞造。子歸試之。果得金。喜甚。縱其淫賭。數日囊罄。更不冥中何如也。

【評】攫人之財。強入己橐。而猶掉三寸之舌。顛倒是非。是與禦人國門者何異。以慘受陰刑。不亦宜哉。而不肖之兒。見金卽思游蕩。其視父如陌路矣。嗚呼。豺虎之流。焉有幹蠱子哉。

### 猫怪

甯河某甲。寓邑之旅店。夜思小解。探身牀邊。俯取溺器。忽一巨猫人立而舞。以前兩足力奪其器。甲駭以器投之。猫躍登甲背。毒嚙之。其腰鹵升鋒利如錐。甲負痛大號。主人秉燈至。猫

不知何往。甲驚疾尋卒。

### ■張車夫

車夫張姓。驅車野外。見一紅衣婦人坐井上。抱兒悲泣。已而投兒於井。已亦匍匐將墮。張急下車奔救。蹶然而倒。車輪厭脛折矣。同行者扶起。載於後車。衆怪其下車之猛。張告以故。衆視道旁。不但無婦。並井亦烏有。衆皆愕然。

### ■火鴿

己巳夏。邑城中某家不戒於火。烈焰中有羣鴿飛舞。片刻翻翻向南翔去。每鴿翼端皆有火燄。宛如炬然。

### ■碌碡

楊青驛某家場院。置碌碡一具。有閩人指謂村人曰。此良藥也。宜寶藏之。數後年。此地當有大疫。研服可以活人。村人均未之深信。壬戌歲。邑患霍亂。傳染輒死。巫醫都窮於術。或取碌碡研而試之。奇效。於是全活甚夥。金石入藥。亦理之常。而是人能預知將患大疫。不亦神哉。

### 常州役

趙少尉言常州差役某甲。性方饒。有犯婦。將收禁。衆役欲逼淫之。甲知之力阻。親視衆役送婦入禁。而後返。甫至家門。見鄰叟領一女子。狼狽而至。近視則甲之女也。叟云。適老夫往視林田。遇兩惡少。逼是兒。將施無禮。予奮老拳。兩人驚遁。幸無玷也。甲拜謝。而叟已渺。始恍然悟其爲鬼也。蓋叟沒已久。甲倉卒而忘之。詢其女。果如叟言。噫。己不使人淫人之婦。鬼神卽不使人淫己之女。彼蒼之意可知矣。

### 金佛

邑夏氏有金佛。高寸許。每示靈異。故貧而未肯售也。有鄰家童子。戲於其室。納於袖縞中。出門便迷惘。盤桓半日。夕陽已沈。夏歸見其狀而詢之。童云。眼前昏暗不識路耳。夏云。可隨予來。握其手得金佛。童始豁然抱慚而去。

### 泥髑髏

僕人張明言其村人自市歸。適遇暴雨。道旁有古墓。乃匿身於碑樓下。見土中有髑髏。檢出。

戲以濕泥搏其面。捏作五官。復以所買棗與蒜納諸其口。置牆窟中。雨晴遂去。越數年。村有怪。每夜出。紅如燈毬。飛迸村外。呼曰。棗甚好吃。蒜太辣。逐人輒病。共患之。會村人聞之。驚曰。得毋骷髏之怪乎。尋至故處。見物仍在窟中。繞頰叢生紅毛。蓬蓬如亂髮。毀之。嚶嚶有聲。怪絕。

### ■黃孝廉

邑黃孝廉。與友公車北上。先生坐車中。友在轅上。相與談笑而往。忽問語不應。回顧先生失其所在。張皇四尋。杳無蹤跡。前行二三里。遙見一人踰踞林間。就之。果黃也。問其何以至此。則茫然莫解其故。

### ■古瓶

楊青驛何氏家有古磁瓶。置案頭。一夕。雷電入室。龍攫於地。瓶無少損。化爲金色。每天陰晦。則出雲氣。縷縷然。可以驗雨。插花則落。後成實。何氏寶之。

### ■火災



道光十二年。邑城北火災。延燒街市數里。片瓦不存。先是有癩婦。赤身披髮。往來於市。歌哭無常。見人卽云。一人兩眼。輕薄者或擲榆之估衣。某商見而歎曰。彼亦猶人。癩狂不自知羞恥。情可憫也。出布袴衣之。婦著而去。至夜。烈燄冲霄。街巷灰燼。惟商一家得免。登屋則布袴橫置屋上。方悟婦乃神人。一人兩眼者。火字隱謎也。

【評】贈衣而卽免於災。神非貪其惠。重其義也。誰謂冥漠之中。無皂白之分哉。

### 蝶蛛

靜海草米店村古坟中。有蝴蝶與蜘蛛二物。變形奇異。蝶每自穴出。與常無異。漸飛漸大。至雲端。則如紙鳶飄逸。遇踏青女兒。則飛穿裙底。翔舞髻端。撲之終不可獲。邑朱氏有別業在此村。皓壁朱門。廊舍華麗。蝶入其廳。展翼則牆爲之滿。翅上花草雲霞。五色炫爛。雖工於畫。不能描。好隔窗以喙吸人口鼻。流血不止乃死。村人患之。伏軍器於穴外。待其出。弩箭齊發。而蝶已飛遠。蜘蛛夜出。如火團結。網林間如弦索。木卽枯槁。尙不爲人害。數載後。村中來兩道士。一服飾鮮華。儀質洒脫。一褐衣博帶。神采魁梧。揖村人曰。吾兄弟託庇多年。今將別矣。

或詢其姓氏。一胡姓。一朱姓。飄然而去。二怪自此不見。或云。仙去也。此道光初年事。有徐媼曾親見之。

## 二豎

孟君東垣。患病夜臥不寤。燈故未息。時近四更。有小人揭簾入。高四寸許。瘦若芻靈。躡足潛行。藏匿燈後。俄又來一人。高與前等。亦往依之。燈下微露半面。白如敷粉。而冷峭無光。指牀上云。長鬚者。卽是也。聲細如蚊。字清可辨。越數刻。聯袂而出。至簾外云。姑俟明日再聽。則寂然矣。自以爲非祥。而竟無恙。又數日病痊。

## 夙債

孔孝廉廣益。曲阜聖裔也。甲戌會試。入闈後。一人至孔號。口操南音。自云。浙人張姓。周旋數語。向孔索債。孔思自幼生長於魯。何得負欠於南人。力辯其誣。其人逼索益急。孔怒與譁。張云。予實鬼也。爾前世欠予銀若干。今日不償。請對質於閻君。言畢。攘臂欲搏。孔怖甚。許以場後該算。張不可。欲碎其卷。孔大窘。泣請寬宥。張云。速繳爾卷。卽不相擾。否則不爾活也。孔不

得已從其言。鬼隨之。繳卷後鬼始去。

### 鄒某

邑鄒某大病初痊。晚行隘巷。忽蹶。旁一人扶起。視之。王某。鄒之亡舅也。驚曰。舅已物故。何得來。王曰。尋汝也。鄒駭而問故。王曰。予今充冥吏。事頗煩。欲煩爾稍分微勞。願勿推却。鄒哀以母老子幼。泣泗乞免。王曰。我固其不可。然你外更無幹才。不得不奉勞耳。鄒哀求再三。王意稍轉。曰。爾歸俟之。過三月十五不來相招。是我已覓得人矣。尙煩寄語吾家。靴不堪著。爲我易之言。畢而杳。及期。鄒無恙。想其已得人矣。

【評】生死大事。吏豈能操其權。然則陰司之弊。更甚於陽世耶。不然何操縱自如若此。

### 泥龍

武遂某甲。葬親開墳。得硬泥一段。長三尺。形如龍頭。毛鱗鬚無一不備。第後足爲鋪誤斷。葬後亦無他異。

### 瘟神

同治壬戌。大疫流行。傳染輒死。邑有甲與乙者。自城外夜歸。時已四鼓。忽見燈燭輝煌。儀仗甚夥。數人舁一肩輿。中坐一人。頭巨如斗。赤髮雲擁。金目電飛。狀甚奇異。二人驚避。道旁衆紛紛向西而去。殆疫神也。未幾甲乙俱亡。

### 楊瞽

楊瞽。善水性。時吳艘泊岸。有舟人落金於水。遣楊求之。許以瓜分。楊入水。摸得。詭言烏有。藏金石磴下。詳記層次而出。潮落金露於外。爲担水者拾去。午後瞽至。覓金不得。知潮落。忿詈而去。

### 朱廣文

邑朱廣文。名下士也。捐館時。停屍室內。家人聚哭其側。先生之女孫自室外出。將至靈所。見其窗外黑氣如烟。有鬼五六輩圍坐地上。頭如麥斗。面皆漆黑。張吻掀舌。攢首掘動。意似歡舞。大驚而號。物俱不見。

### 宅仙

予故居賃住邵姓時。常見怪異。一夜院中唧唧有聲。邵隔窗窺視。月色皎皎。有六七女郎。豔妝華服。容並妖冶。圍坐一大几。酒炙紛陳。饌似精美。持牡丹一朵。飛觴傳令。談笑不休。惜邵中餒。擁衾而眠。倘近之。則名花傾國。自必稱快一時。

僕幼時。隨乳母張氏。游戲花園中。張坐階上。予獨入空室。見一矮婦人。頭梳時妝。元寶髻。腦後燕尾高縱三尺許。循牆搖颺。不知何作。急呼張至。則杳。

■ 蜥蜴

中山農夫新婚三日。出耕。使新婦餉。婦羞與夫見。遙望夫耘隴畔。卽近處有老槐垂蔭數畝。意夫當憩於此。進置饌樹下。不告而返。日卓午。農飢不見來饋。焦急尋至林間。見籃盛陶器。藜黍蒸蒸。因會意。乃取食焉。食已。腹痛如割。罷耕歸家。暴卒。農父母疑其婦毒之。忿鳴於官。拘婦審訊。婦泣曰。三日夫婦有何怨仇。顧食既吾餉。謂非吾所毒也。百舌何能辯。婦知罪矣。請執之。夫死又何樂於生。宰囚婦。旣而悔之。乃提婦復訊。婦以情告。宰往驗其處。見古槐陰翳。其心半空。令役以瓶粥置樹下。遙坐以視。有蜥蜴長數尺。蜿蜒自樹孔中出。探首瓶中。嗅

粥。須臾登樹而遜。隸白宰。宰以粥飼犬。犬斃。因悟蜥蜴毒涎。農誤食而死之也。婦冤乃白官焚其樹。

### ■鐵佛

東光縣鉄佛。旁配黃銅羅漢十八尊。燦爛如金。夜有羣盜竊取一尊。載以小車。將行。忽迷道路。極力推挽。奔波頗遠。及天明。則仍在廟中。爲僧見。執送有司。

### ■雷報

某甲。都中富室僕也。主人死。遺產甚多。家中惟主母與少主。甫四五歲。一切家事。俱付僕經紀。甲欺其孤寡。盜賣田產。懷資遁去。與其黨往關外販猪。途遇暴雨。走避林麓。忽巨雷作響。聲振山谷。猪驚走。千百頭。一時星散。無一存者。甲等力莫能追。惱恨而返。赤貧如昔。聞者快之。

### ■魅戲

邑西南有小村。共四十餘戶。每晚。村中小兒羣戲月下。來聚甚夥。一村叟怪之。曰。吾村小兒。

歷歷可數。何羣兒之多也。次夕留意察看。相識者十九人。再視諸童。頓杳。

### 怪風

武強張某。耕於長堤。忽旋風蔽天。塵沙中有黑白二巨鱗。粗皆如筍。天矯相纏。張驚欲遁。風已驟至。捲身風中。顛倒隨之。地上荊棘刺處。痛不可耐。忽摸得一樹。急抱之。風遂過。驚定審視。去堤里許。

### 藍衣媼

予故居賃與夏姓。將遷移新第。留一老僕。看守餘物。夜坐息燈。月朗如晝。見堂中立一藍衣老嫗。白髮錐髻。相顧而笑。問爲誰。不答。笑如故。身頓矮。漸漸縮入地中。僅露其首。笑容可掬也。僕毛髮俱悚。未幾金光如電而媼烏有矣。

### 申某

申某。燕人。游幕於閩。夜與友鬥。葉子局散。各歸臥室。申至己齋門。扃閉。室中燈影煌煌。怪而自窗窺視。有一無首婦人。置首案上。雙手理髮。急返故處。見三友仍在燈前賭戲。駭述其異。

邀衆往觀。衆笑曰。君何少見多怪。我等盡能之。於是。以手承額。各摘其頭。置几上。申驚喪魂。魄奔出衙中。天明賊至。閣署遇難。申獨免。

### 疑案

山左某縣婦。傳者忘其姓氏。薄暮自母家歸。跨黑衛。弟負襍從諸後。路經山中。婦思小解。乃遣弟牽馱。俟諸道左。自往叢樹深處溺焉。行數武。見老松怪石。環一荒塚。地甚幽僻。溺畢。束衣。忽失其袴。覓遍殊無蹤跡。幸長衫蔽體。尙不盡露。蘆山忽忽跨衛而歸。私告諸夫。夫驚顏如土。云。予知之。予知之。搖手戒其宣。婦不敢言。終莫解其故。及夜。扃戶伺寢。夫酣睡。鼻息如雷。婦恐怖不寐。忽有物震牀作響。如墜巨物。忽呼夫莫應。燭之。見利刃如霜。貫夫胸上。牢不可拔。駭極大號。家人奔至。婦爲啓扃。衆視門窗並無盜跡。疑婦所殺。鳴於官。拘婦訊實。以失袴事對。官詣驗其處。壘壘高塚。封樹儼然。拘墓主問故。云。有弱女夭亡。瘞此已近十年。每春秋遣人祭掃。他不知也。官告故。欲發其塚。墓主爭辯不許。強而後可。旣破棺。棺中並無女屍。一少年和尚。赤身仰臥。身復紅袴。卽婦所失之物也。胸上插一利匕首。血跡殷濕。如新刺者。



衆皆愕然。細訪遠近禪院。並云無是僧徒。而亦無抱告者。重重冤苦。事殊怪畢。遂懸爲疑案。

### 樹妖

趙魁者。武強縣學門斗也。夜自小範歸。御驛車。雲月朦朧。微可辨物。忽林中出一物。狀如牛。而色白。奔突車前。轅駮駭伏。物直冲車而舞。魁擊以鞭。鞭輾轉不能着。相持既久。雞鳴始遁。入林中而杳。殆樹精也。

### 金白怪

孟君東園。容冀州。夜休旅館。忽屋中旋風驟起。一物長如素練。隨風旋舞。不休。半晌。自窗搗出。風亦颼然隨之。俄又從窗左櫺中鑽入。雙目金色。明朗如燈。直逼臥榻。孟投以枕。物驚而遁。

### 狐仙

滄州王氏。家多狐仙。平昔供奉甚謹。有客寄其廳。主人諄戒備至。客笑不信。詞頗狎虐。主人搖手有怯色。使館僮來伴寢。客以胆氣自矜。力辭去。主人歸。客甫就枕。便聽堂中作響。忽寢。

門自開。有健男四人。猝入。曰。毀謗我輩。聊懲創之。相於登牀。各執客一肢。曳至庭中。向空力擲。高過屋脊。飄然若駕雲霧。將及地。四人以臂承之。得不墜。如是三四作。雖未跌損。然心胆驚落矣。忽階上立一叟。白鬚垂胸。曰。且勿。且勿。夠彼消受矣。置客地上。相與鼓掌而散。客嘔吐昏暈。殆不知人。曉爲僕人救。蘇。備言其故。

### 鼠技

予友人家多鼠。廚間食物。多爲所蝕。有雞子數枚。亦失之。疑僕食之。僕辯其無。因復以數卵置案上。夜假寐以觀之。有鼠二登案上。一鼠抱卵仰臥。護以四足。一鼠啣其尾而倒曳之。從案落。杙從杙落地。卵無少損。旋曳之入穴而去。物之智亦巧矣哉。

### 龐氏

常熟趙撫廳妻龐氏。通詩書。精武技。趙寵任之。性怪悍。反目輒便痛楚。於是畏如虎狼。有四五僚友。不愜其事。欲舌戰而折服之。趙苦勸不聽。乃結伴至其家。刺入。龐問何事。趙不敢隱。以實對。速客甫入其庭。妻自室出。雄健勝於偉男。指客曰。有屁快放。衆皆愕然。一豪客曰。因

何曰捷尊夫曰。結交儒漢。理合行懲。客曰。我何常儒。龐遵持白梃。逐客。衆如鳥散。一年邁馬姓者。走稍遲。爲婦所擒。裂袴痛撞其後庭。叫苦乞免。婦釋之。大笑曰。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矣。自此無敢作說者。又數年。暴虐亦甚。一日。謂其夫曰。汝前生虐我。我今生報之。怨已解矣。登牀坦臥。衆視婦頂上如烟繞牀。三市至門。化爲青而夜叉騰空飛去。試捫婦體。已冷如水。而目瞑矣。

### 冷香堂

都中某官。好狹斜游。偶與友飲於酒樓。席終。乘醉獨往。街市彎環。迥非熟路。至一處。門懸巨燈。署冷香堂。欣然獨入。一短軀人前導。暗中莫辨顏色。及入室。牀上燈火熒然。一女子面壁臥。某曰。有人來。臥榻尙酣睡耶。女欠呻起。面貌黃瘦。類久病人。謂某曰。姑少坐。卽喚姊妹輩來。旋聽屢響。一女子褰簾入。身高及牀。頭大如斗。雙目炯炯。光燄四射。俄又來一女。身高如竿。頭小如錢。向牀並立。某驚暈去。方某之離酒樓也。其僕隨之。轉盼失所在。尋訪幾遍。不可得。天曉見某臥叢塚中。氣如絲。灌以姜汁始甦。言之歷歷。

【評】柳巷花街。罕觀佳麗。聞者皆以吾爲言矯也。不知冶態妖容。其去鬼正不相遠。况鬼而爲妓者乎。驚焉致死。猶勝溺焉致死多矣。

### ■ 蝟怪

吾鄉士人。春夜讀書。聞窗外簌簌葉響。視之。二蝟旋轉作風。後院去。士隨之。轉過牆。化爲二老叟。鬚髮蒼然。身軀短矮。相顧而笑。士駭問其誰。忽失所在。

### ■ 蛇卵

曲逆農夫。於野田拾一巨卵。如鴨子而五色。備愛而使雞伏之。壳破。產一小赤蛇。蜿蜒間。卽長數尺。健與雞鬥。急殺之。血碧而腥。或云蛟之類也。

### ■ 金龜

予友趙印曇。幼時掘地得一物。如龜。方厚約四五寸許。遍體金色。炫爛有光。四足齊動。驚顧已杳。或云是太歲也。

### ■ 四川女

婦人陰挺陰茄之說。奇而不奇也。梅軍門言蜀中某甲。新婚三日。與婦交勢截然斷。血流不止而斃。請官檢驗。作云。傷非刀剪。一似口嚼之者。宰比婦。婦泣云。交歡之際。因齧斷之。宰忍笑而問曰。豈含以口乎。婦忸怩曰。非也。再問不答。遣官媪驗其陰。則脣包白齒。左右鱗鱗。怪而探之以指。牙陡然合。指幾齧而爲兩。急白於官。重笞而釋之。人妖之奇。乃至如此。即使善戰者禦之。當亦一敗塗地。

【評】韓詩云。羨君齒牙牢且潔。大肉硬餅如刀截。試使餽以餅肉。定如老饕之大嚼矣。一笑。

豕舞

邑雙忠廟。有穿心閣臨街。其下可通往來。陳某者。夜醉歸。遠見閣上燈燭輝煌。卽近。則仍黑暗。知爲狐仙。欲看其異。乘醉登閣。旣上。寂無一物。頓悔欲下。忽樓門中燈光射入。乃屏息伏暗陬。俄有俊僕十餘人。担蓮炬入。展席設坐。肴酒紛陳。主人導十餘客。揖座歡飲。謂僕曰。招朱家僮來作劇。應諾下樓。引二狡童。婉媚皆如好女。袂出朱袍。烏沙二裝。頗雅。至座後。傍二客吹笙鼓簧。童舞蹈應節。有客善琵琶者。令朱歌而願和之。二童若不解。一客笑曰。如此蠢

動。縱勉強能舞。何能歌也。主人慚。以拳擊二童。嗥然長號而仆。化爲二豕。冠落地上。碩腹彭彭。猶著朱袍。陳視之不覺笑。一響。則人物俱杳。東方既白。身踰欄外瓦上。木檐咋咋作響。欲折轉側卽墮。狂叫。僧至緣梯下之。嘗謂人曰。雖驚怖欲死。然狐之作劇。亦可覺也。

【評】攜妓偕優。狂飲拇戰。當局者樂此不疲。而旁觀者早見哂矣。况客之諧謔。猶不如狐妓之貌。藝更不如豬哉。洵可笑也。

### 金雞

常隨某淡泊寡營。不類長安道人。自言昔年寓保定客店。困苦異常。主人每欲逐之。婉言相求。使居後院空室。月明照物。愁思未眠。聞窗外蹴踐聲。視之一五彩金雞。雄健無比。以店中所畜也。不之怪。旣而每夕必出。及曉則隱。遂待其來。拔刀逐之。至牆下而沒。掘其下。得黃金一錠。重五十兩。藏諸衣囊。負裝而歸。覺左手微痛。乃逐雞時刀所誤傷。至家瘡大作。已至隕命。換金調理。金盡疾愈。始信財有定數。不可妄求也。

### 狐崇

信都劉牛家多狐祟。器物往往自失去。一夜有巨豕二頭奔突院中。劉家固無是畜。怪而擊之以磚。遂倒其一。逸去。細視。非豕乃葦蓐。實之以麥。卽倉中物也。再察倉中。失二麥蓐。皆狐之幻術也。

### ■ 蛛怪

湯陰某氏女。晚坐庭中。見一火毬從簷落。輾轉不見。旋有一美少年。神采俊逸。向女調笑。遂於私合。卽久。祕不告人。一夕。少年謂女曰。與卿交好。不圖竟遭天怒。明午暴雨。有大蜘蛛伏窗上者。卽我是也。如不忘舊好。急以溺器擲空際。可免此劫。言畢而去。女告母。母啣恨之。預將諸器藏於祕所。至午。雷雨大作。果有蜘蛛如盞。從空隨落窗櫺上。癡若木雞。不敢少動。女急尋穢物。猝不可得。忽震雷直擊。物斃於地。天頓晴。

### ■ 黃老

邑喬君書年。字鷺汀。爲山左縣丞。禦賊戰沒。靈車歸里。至靜邑唐官屯鎮。有僕夢一青衣人。彷彿官隸。詢之。云。子名黃老。天津郡署役也。奉命迎大人柩。醒而異之。及至津。謁城隍祠。見

山門中立站像。酷似夢中所見。詢諸道士。果名黃老。蓋黃固府隸。生時有德。死而爲神者也。  
【評】有善可稱。死且不沒。况士大夫生爲河嶽。歿爲日星者哉。人生斯世。宜自勉矣。

### 泥魃

七里海邊有魃。曰泥魃。狀如嬰兒。高二尺許。通體紅色。每以濕泥投人中之。卽病。畏金鐵。聞聲卽退。亦水鬼之類也。又有羊魃。狀如小羊。長數寸。夜出水邊。尋食。不爲人害。乃羊骨浸水多年。受天地之精氣而成者也。

### 東光女

東光某甲。與村女有私。兩情歡悅。訂以婚娶。甲父爲聘鄰村女。亦少好。甲與女絕。一日遇隘巷。女曰。得新忘舊。君何太忍。猝至祕所。詈怨不休。甲婉言再四。女怒稍解。誘與交合。女酸淚盈盈。搗其陽曰。儂之至寶。他人據之。殊可惱也。陰以刀藏枕底。事訖。猝握而奄割之。雞飛卵落。甲負痛而遁。女獲禽。如得拱壁。藏諸荷囊。常佩於身。暇時取出玩視。持其柄而搖之。則兩邊耳環自擊。初甲狼狽歸家。臥牀不起。妻問之。不答。血殷席褥。尋女翁訟於官。捉凶未獲。常



比役役有至戚某買錫村巷至一家門前三四女郎遊戲中一少長者豔無比衆呼爲姊向女索錢買飴女言其無衆云荷囊充物如許何得云無耶乃掣其肘而強搜之既探出則疆疆之鵲臭味已差池矣衆不識駭曰留此敗肉尙堪食耶委之於地女紅暈頰急拾而藏之衆乃散去某窺其狀述於役役稟諸官拘去一鞠盡得其實寘之於法

【評】受其陽而割之與愛其花而折之者無異當操刀一試未必非深於情也然花折而樹固無傷陽亡則人卽尋斃女子之癡且妬殊可憐而可恨也獨是謀殺戲殺罪有輕重我不知爲之宰者以何法處之

### 黑妖

邑劉生忘其名字夜自塾歸遇一物巨猿鷹目炫金狼牙粲白周身黑毛垂三寸許見劉奮爪欲抓劉返奔物追之街犬驚吠物越垣登屋而去

### 毛某

山左毛某僑居津門夜行見一家門外立二差役一云此其時矣一云渠乃命婦姑俟整束

衣裳其一忿云。如此因循。歸當受責矣。我自去勾之。旋從門內引出一婦人。朱袍霞帔。鈕猶未結。忽忽隨役俱去。毛問夜拘婦人是何公事。三人不答。追至巷外。則杳。乃回款關。問故。老僕人云。太夫人纔去世矣。毛述所見。哀求寄宿。不得已。白諸主人。使二僕送至其家。半月。毛尋卒。

### 疫鬼

邑城隍祠。每四月賽會。邑人戴假面具。彩衣持叉。裝作魍魎。卽鄉儼之遺意也。壬戌歲。大疫流行。五六月猶甚。有宋姓者。夜起街前遺穢。見燈火自西來。有厲鬼數十。狀皆奇醜。持叉而過。宋疑爲會也。看其去遠而返。歸述諸友。友驚曰。此非賽會之時。烏得有是。宋亦愕然。陡覺身起寒戰。吐瀉大作。及曉而亡。

### 狐妻

邑徐某。娶狐爲妻。舉止如常人。人不知其爲狐也。事能前知。徐性喜賭。每出妻付一囊。局終償負。探錢恰符其數。生二子。家亦小康。辭徐欲行。留之不可。贈香一炷。裹以重紙。囑云。有急

難事焚之。則我立至。出門卽去。越數年。徐遇一人。哭泣覓死。詢之云。某富家之僕也。主人遣予往質金釧。渡河時失之。懼無以償。徐憐之。乃云。隨我來。當知釧之所在。引至其家。出香焚於鑪。忽檐際一物墮如飛鳥。視之。乃其妻也。問何事。見招。徐告以故。妻曰。我以為有急難也。乃細耳。可令彼於浮橋船中求。但此香一焚。他日卽不可復至。亦是數也。浩歎而去。徐告之於人。果於船中得之。又數載。徐病危。巫醫無術。取餘香焚之。不至遂亡。

### ■ 涑水盜

涑水某家少婦新死。殮物豐侈。有盜夜發其坟。出屍以帶結腦後如環。已亦納首帶中。與屍對立。以便顛倒衣裳。方扶屍起。屍起伸一拳。其堅如鐵。直貫盜胸。盜驚而死。以頂後有帶。故相將俱僵立。曉爲人見報官。已而盜蘇。備吐其實。重懲繫獄焉。

### ■ 粥廠鬼

丁丑歲暮。飢民流離。官設數十廠施粥留養。時城北廠患疫者衆。有役夫周得者。除夜待病人湯水。見一巨鬼高二三丈。頭如栲栳。瞋目四顧。燄閃金輝。驚駭欲倒。旋不見。次日役夫周

廷喜執其事。夜又見之。二人皆大病。幾乎斃命。是知大劫大難。必有神鬼監察。故每厥動死。十餘人。非細事也。

### 大蛇

邑趙翰林世曾。自山左歸。晚休旅店。大雨傾盆。忽屋角一磚墮落。有大蛇粗如筍。自磚缺處下。蟠據几上。察察作響。趙急奔至堂中。呼從人皆莫之應。雷電繞窗。旬旬不絕。既而雨止。蛇亦不見。視几案皆傾側欲折矣。究不知爲龍爲蛇也。

### 小黃人

邑梅某。客開州館中。孤坐。見磚隙中出一物。長寸許。如人。黃色。轉瞬高如人等。卽前相搏。梅卽昏。不知人。懼移他室。復見如前。日二三次。不堪其擾。或教以削桃木劍。乘其不意而暴擊之。次日物出。驟以劍出。驟然而倒。化爲黃鼠。殺之。怪絕。後半載。梅方夜臥。忽布簾掀動。一籃手大如箕。自門外探入。梅大號。手縮去。急治裝歸里焉。

### 棺怪

邑王某將至湯陰。車過曠野。有旋風蔽天而來。中一巨蟒。身粗如梁。尾打車頂。爆然作響。車幾傾復。風過。蟒亦不見。車轍前有一物。高尺許。形略似人。其行蹢躅。車夫追近。以足踢之。物急奔而沒。晚至旅邸。車夫腿忽腫。痛如被杖。醫治半年始瘥。詢之土人云。是處有棺怪。幻形不一。常出爲祟焉。

### 鬼哭

河間宋某妻死。停柩於室。遣一幼女。無人養育。乃寄居於戚家。獨出貿易。煩二鄉人守其空宅。夜間空室中泣聲。不以爲怪異。無何。每夜皆然。遂尋宋。告以故。宋歸聞泣聲。頗類亡婦。細辨之。乃呼其女小字而哭也。夜靜無人。聲益悲楚。宋感慟。如割肺肝。明日思剖其棺。冀婦甦重爲夫婦。友諫曰。鬼神無德無常焉。有死經半載而復生者。是必妖。速葬。宋不忍也。衆鳴於官。官遣二役邏守。察其虛實。役操兵而往。伏于停柩之複室。夜間聲自棺出。繞屋而走。無何。出物所憑。君不冒昧輕信。恐爲所禍。悔難追也。因循數日。聲倍高朗。居然從室而哭於庭。鄰里共聞。僉畏惡之。勸宋堂門而步於庭。二人破窗私窺。星光下彷彿婦人。及走至窗前。則遍

體毛毳狀如巨犬。人立而行。仰面猶號泣也。急發火鎗。一擊而中。嗥嗥長鳴。越垣而遁。時村人恐二役有失。早聚衆人持械於門外。衆聞鎗響。俱驚視。見一物自牆躍下。甫及地。衆刀劍齊下斃之。乃白狐也。怪遂絕焉。

### ■樹哭

邑郭氏庭中有古樹。植已百年。每家有喪事。樹預於前數日。枝柯搖動。涓涓滴水。有如暴雨。人謂之樹哭。後遷他姓。惡欲伐之。樹忽訇訇雷吼。三日不休。怕而止焉。其家少婦產一子。無首。脰中有鬚骨。細視。乃一銅鉤。衆莫知其故。初生時。四肢舉動。越一夕始亡。或以爲樹妖所感也。

### ■畫妖

邑王姓。居室精潔。牀頭懸美人畫一軸。筆墨精巧。粉黛如生。一夕。王他出。其妻對燈獨坐。見帳縈長綆影。拖美人頸下。狀如投繯。驚疑間。美人自紙下領懸繩上。旋轉不休。懼而大號。其夫適歸。備言其狀。王投畫於火。後數日。夢美人怒曰。我偶戲鞦韆。何干爾事。而毀我之形。比

慘毒之仇。誓必相報。卽以手扼其喉。驚寤。自此患病而亡。

【評】粉黛如生。呼之欲下。真令人誇丹青筆妙。而想念真真也。奈何紅顏爲厲。作怪駭人。其遭焚身之禍。不亦宜哉。而挾私仇以逞報復。其不自咎也甚矣。

### 張孝子

張孝子。未詳其郡邑名字。其父卒於津。瘞諸城西義阡。後數載。張至。尋其父柩。義阡中司事者查舊冊。得知瘞所。開墳見棺。棺前字跡磨滅。未敢認也。張伏地哀求。司事曰。土蝕剝落。予將奈何。張計窮。焚香哭拜。於城隍神前。三晝夜不倦。旋到柩前。哭拜如前狀。義阡中司事遣二人侍其側。旁防豺狗之傷人也。如是三晝夜。二人頗煩。忽一紫衣童子。神采俊逸。謂二人曰。彼因何事而哭拜。乃爾二人爲述顛末。童子指柩曰。爾等皆呆耶。分明字跡。何便云無。乃高朗誦之。三人拭目細視。果如童言。回顧童子。以失所在。張遷父柩歸里焉。是知童子神人。緣張純孝所感。故指迷也。

### 劉暉

亳州劉暉。食魚骨鯁於喉。咯出一物。狀如魚目。瑩潔而元。拾置几上。倏然分爲兩。又分爲數十塊。宛轉俱化爲人。長寸許。生者臥者行者來往紛紛。劉急捕。皆遁去。僅獲其一。置硯池中。日飯米一顆。愛如奇珍。作綠紗小帳以護之。以爲置牀榻。制衣履。而小人斃。劉甚倖倖。舉置筆牀上。忽見前者數人。素衣而至。向屍飲泣甚悲。劉無言。以覘其異。旋有四人舁一小棺。朱漆朋淨。納小人於其中。合棺。衆人擁簇而去。至几下。遂失所在。

### ■ 吳某

邑朱氏僕吳某。騎行曠野。忽見一婦人飛行空際。袒臂露胸。皮白如粉。頸上橫插霜刃。血痕殷濕。髻髮蓬松。紅裙拖曳。吳大驚。幾乎墮馬。轉瞬飛入雲端矣。其亦夜叉之類歟。

### ■ 旱魃

房山亢旱。有術人云。西山塚中有僵尸。變爲旱魃。爲鄉人指其處。議共發之。坟主不許。衆鳴於官。官不能禁。謂術人曰。衆咸汝言。牢不可破。若無旱魃。坐汝以盜坟罪。術人力白其不誣。乃開墳。則一空棺。板有四孔。棺旁臥一物如人。遍體綠毛。長寸許。雙目赤如燈火。見人起立。



若遁衆縛而焚之末幾大雨土人云每陰雲四布卽有白氣自塚中出卽時晴朗固不必因循人之言而始信也

# 醉茶說怪 卷三

津門醉茶子原著  
虞陽趙琴石評點

## 張公

邑先達張公虎拜。字嘯崖。乾隆己丑進士。性至孝。母死。廬墓三年。鄉里推重焉。將終時。夢二役延至冥府。冥官降階迎揖。讓公坐側。方欲致辭。忽聞呼冤。視之一王后。長袖宮妝。背立墀下。俄而諸鬼綰綬提鎚。擁一金甲將軍。伏跪案前。二人質辨多詞。官略詰數語。旋命俱退。公詢其情。官曰。此前朝事。公來自知。勿勞詰問。公曰。辱蒙見招。不知有何驅遣。官云。僕之冥差期滿。例應交卸。公當榮任此職。公聞之甚駭。託辭推卻。官曰。此上帝所命。僕不敢專。請歸速理後事。至期遣役相迓。公霍然遂寤。未幾無疾而逝。或云。后乃楊妃。將軍則陳元禮也。玉環其含冤乎。

楊妃之冤。  
與代不白。  
寄恨。

## 婁某

邑婁某。暑夜納涼。其窗半開。一夜又探身入。踞牙鉤爪。竟體純青。躍近榻前。以巨爪扼其肩。

兄弟遭遇  
略同殆冤  
耶

爭財而傷  
手足情者  
比比皆是  
若遇君者  
當世無一  
人

深入肌理。妻驚踣牀下。昏不知人。及曉。爲人救醒。血涔涔偏背矣。其弟貿易郡中。寓室偏側。夜息燈獨寢。忽有光熒然自牖隅出。乃一巨蟒。頭大如斗。目灼灼類雙炬。肋下有翅如魚。逼近榻前。勢將吞噬。某忽拔關而遁。回顧室中。猶如然燭。驚病遂歸。

### 馮君二異

馮君。邑之奇人。勇敢有力。慷慨輕財。家產盡讓弟。已惟取一金簪。餘物不問。故羣呼爲馮大簪。云嗜遠遊。生平履跡所到。凡十三省。每出游。跨一驢。買薄貨。異地售之。僅足糊口。夜不投逆旅。擇山林墳墓僻靜處。展被偃息。枕下一短刀。防虎狼暴客。偶至一墓。所有新墳未下棺者。喜其平坦。撲被臥焉。月明未寢。見墳邊立一小人。高尺許。探首下視。俄而去。復返。又引數小人來。咸俯墮邊。彼此指畫。似相告語。馮抽刀躍上。見墳外尚有十餘輩。紛紛星散。馮仍臥寢。至曉而去。嘗行山中。遠見二人對搏。近視。乃虎與人對立。人以斧斫虎頂。虎以爪攫人肩。相持並死。其屍俱僵。蓋非柴夫。卽獵人也。馮晚年小康。不思遠遊。與妻子別院居。晚散步庭中。有風門一扇。在身後隨之行。約十餘行。馮回顧不驚。門至故處不動。蓋狐鬼戲之也。奇

明珠當作  
田間黃豆。  
獨怪老嫗  
之不識貨  
耳。

人多遇奇事。斯亦奇矣。

### 白塔寺

楊青驛河于有積柴如邱。相傳仙居其內。旁建一寺曰白塔寺。鄉人所禱輒靈。鄰村有收生老嫗。夜半有人叩扉延請。云已爲姆備肩輿。敢奉勞也。未暇詳問。卽扶入輿中。昇之而去。至一門。僅如竇。入則樓閣連互。服物奢侈。內室錦帳繡褥。坐一佳人。年二十許。美麗無比。綠蛾雙蹙。紅粉凝嬌。似將分娩。旁立數婢。亦皆妖豔。嫗使一婢登牀抱產婦。使柳腰細彎。蓮足高舉。女產殊不艱澀。一舉四男。體俱肥茁。惟尻際有小尾。不時搖動。啼聲啾啾。一婢奔出送喜。有美婦四五人。入室歡賀。邀嫗至他室。盥以金盆。啖以肴酒。出黃豆升許贈之。云將去。一生吃著不盡。嫗大失所望。方欲致辭。遽使人導出。回顧並無屋宇。乃麻楷槩也。深怨仙人吝嗇。舉袖中豆灑諸河干。及至家。袖底得珠二粒。始悔再往尋之。烏有矣。

### 李志青

李志青。豫之茂才。館於湯陰。去家七十里。遇亂奔歸。將近家。暴雨驟至。道旁有茅舍一。老叟

世之含冤  
莫白者多  
矣。安能有  
此鬼之靈  
爽耶。

輪迴之說。  
情情亦信。

醉茶說怪 卷三

四

雍髮於其中。就之。乃其素識。言其情。叟款李共飯。更深雨歇。李辭叟欲行。止之不可。出門半里許。至一村寺前橫溪水。一人從寺出。圓目鑿齒。黃面赤眉。要路奮擊。李與格鬥。將勝。忽又來三人。狀皆奇醜。裸李衣。攢歐致斃。棄屍水中。置衣帽於廟臺上。始散。次日。李弟經此。見屍知從叟舍出。入城將訟。叟止於戚家。其家婢忽作李言曰。切勿控叟。不干彼事。予自彼處歸。酒興正濃。遇四人攢毆而死。名某某。皆餓鬼也。予卽訟於閻君。汝勿妄告。弟聞言。半信半疑。方躊躇間。家人進室。言其兄狀。家中人所言與婢同。弟乃罷訟。葬李後。又伏人云。冥君以四人凶暴。皆下獄受炮烙刑。予冤雪矣。遂退。其弟訪近處新鬼故鬼。皆無其名。不知是何處厲魄。

化犬

邑朱某晝寢。夢里人丁姓者。造其廬。青衣白帶。神色張皇。謂朱曰。官府命予寄養君家。祈善顧也。語畢入內去。朱駭追問。遂寤。乃步入後院。見犬生數子。中一小犬。腰間白毛。周匝如帶。始悟爲丁之後身。稍長。送於長生院焉。

令人毛髮  
悚然。

死鬼忘不  
了愛情。唱  
個良人一  
去不復回。  
此鬼一定  
生前相思  
而死。

【評】聞丁某貪暴霸產。無所不爲。死而化犬。固所宜也。冥罰可畏已。

### 陶生

平陽陶生。武技絕倫。予邑鹽賈某。喜其勇。延至家。使往來護送銀信。偶投旅館。掩扉獨坐。忽几案察察作響。喝之卽止。已而復然。陶以胆氣自矜。無少怯。俄而聲愈大。陶抽刀大吼。木案拍簸響震四壁。梁塵飛落。僕僕如烟。一長繩直拖頂上。大驚奔出。殆縊鬼也。

### 鬼吟詩

邑陶某。清明掃墓。路出西郊。車上盹睡。迷離間。見道旁一矮屋。環以疏籬。有女倚閭立。縞衣素裙。裝束澹雅。陶就之。女子掩扉入。低聲吟曰。清明雨。溼紙灰。良人一去不復回。塵埋玉色。灑涸金杯。清明雨。溼孤墳。家家春色不開門。紅垂樹杪。綠擁籬根。聲詞淒楚。節短音長。陶方驚歎。爽然而醒。視道旁。則三尺荒墳。幾株衰柳而已。驅車而過。

### 捉鬼

邑黃公。夜醉歸。路經水邊。遇一矮人。力牽其裾。將曳入水。黃與撐拒。聞人呼曰。此鬼也。勿爲。

亂髮作祟。  
勸世人司  
丹康還是  
少捐爲妙。

高某免費  
遊歷地下。  
開旅行家  
未有之記  
錄。

所迷視之。乃其亡友。醉中忘其已死。亟求相助。遂共擒之。相將至家門。其友別去。視之所擒之鬼。則亂髮一團耳。

【評】髮血餘耳。豈所餘之血。能爲厲耶。抑人死魂魄。或寄於是人。有擒鬼者。往往所得皆亂髮。又何說與。

### 冥報

某甲以貪暴起家。死時。停屍於床。頂上血流不止。如被杖。家人僉以爲怪。其鄰高某。亦於是日死。已而復蘇。謂家人曰。予本不應死。因與甲同名。鬼役誤勾之耳。適於陰曹。見甲朝衣朝冠。立殿下。冥王稽其冊。大怒曰。爾有何職。敢被皇家公報。如某事某事。當赴油鼎。令鬼卒褫其衣。以大杖撻其頂。碎然血濺數步外。旋令牽下。見予泣曰。煩君寄語家人。勿以衣冠殮我。囑後人好自爲之。冥責不可逃也。喚其子祕告之。其家深諱此事。不數日。遍傳鄉里。

### 定興城鬼

定興城隍最靈。兩廡下塑城隍像。大小不計其數。詢諸居民。知每元宵節。各村迎一像去。節

俗有打城  
隍。劇調侃  
城隍。無微  
不至。請問  
此城隍何  
以冥頑不  
靈。

後送還。計村之大小。取像之大小。鄉俗然也。有偷兒盜神服銀。僧鳴於官。差役捕盜未獲。履受刑比。泣訴於神。祈示夢兆。夢神告曰。玩十籤可知。醒而取籤。占視有云。缺牆之外。寸木之中。柳陰路曲。錦繡飛紅。不解尋至城隅。有小村。見地上碎錦飄零。細審乃神袍也。蓋盜從城缺處出。至此村遂迷惘。自碎所盜之袍。棄於地。旋爲村人所獲。役至。搜其懷。得銀。贓牽盜赴公庭焉。

### 冤婦

孫翹。江閩人。爲肅甯縣令。接篆入署。尙未理事。夜有白衣婦人。形容慘澹。云予北直人。本未失節。汝前生爲此地縣尹。誤以失節擬罪。使我抱不白之冤。予已請於帝矣。許我報復索命。言畢。遽以手扼其喉。孫便昏如中惡。既醒。見婦立床前。耿耿怒視。或投以繩。則奔赴懸梁。投以刃。則撐持自刎。諸態百作。狼狽難堪。公事多半廢弛。一夕。婦猝之往。見城隍。便覺魂魄飄飄然。隨行之。恍至神案下。神朱袍金冠。氣象嚴厲。謂孫曰。查爾今生尙知孝道。不犯淫行。爲爾留薄祿養親。歸宜改教。不許貪祿戀錢。爾貞婦亦應遵命。聽其辭官而去。毋得再擾。旋命



能訟吾猶  
人焉必也  
使毋訟乎

俱退。忽如夢寤。視室中燈火無光。婦立於前。怒謂曰。明日亟爲稟辭。不然。仍不汝活。孫唯唯。次日修稟上請。河間守熊下札。慰留。婦復至。罵曰。狗奴子。汝不去耶。誓斃爾命。力提其髮。髮簌簌落如亂絲。孫泣云。昨已請命大人。當卽親交印綬。何敢再遲。請留姓字。熊大人將爲請旌延僧超度。以慰貞魂。且爲天下後世聽訟不慎者戒。婦撫首云。我事已昭彰。毋勞大人表揚。且我並非求名求利。何須請旌。與超度。第汝前生以不白之事誤我。我今日以不白之事誤爾。爾不在此爲官。又何求。言畢。悻悻而去。次日親詣府署交納印綬。熊准其請。遂旋里。婦不再擾。

【評】甚矣聽訟不可不慎也。污人名節。報施至於再生。不忘良由一時之誤也。况有明知其冤。更貪賄而威制之。則蒙冤者雖當時無如何。其慘毒之報。豈能免耶。

鼠怪

邑章氏。家有空室三楹。多年扃閉。云其中多怪。有武夫過其家。覘其異。每隔窗窺視。俱無所視。一夕。月明鑑物。見堂中有男婦數人。皆衣錦繡。身高尺許。視案上立二人。高如前狀。葦帽

此鼠大官懸想係望梅止渴之意。

予亦嘗夢得斷句云「落紅凝翠各千秋」會看車皇笑未該「百思不解」(聖)

袍褂相對揖。武夫以鐵丸擊中其一。蹶然倒案上。餘俱不見。入室視之。乃一巨鼠。革帽則雞子殼。袍褂則青藍紙耳。

【評】據人之室爲己之宅。是與鵲巢鳩居者無異。初不料有好事之武生。奮博浪之技也。雖然。揖讓雍容。猶勝於世之強霸。真人而無禮。不如鼠之有體矣。吾願以鳩自居者。免爲鼠焉可也。

### 夢詩

邑高茂才。雨後晝忙。夢二女入室。豔妝絕代。芳馥襲人。謂高曰。高郎高郎。何乃抑鬱。高詢其姓氏。二女笑云。尙未蟠玉。何竟目不識人。高熟視。似曾相識。問其何爲。二女握其腕云。子好游乎。吾與子游。高喜。隨行。再顧。並非己齋。幹墨圖書。罔不古雅。俄一小鬟喚二女出。高視案頭一卷。乃閨秀詩。中多佳句。讀未竟。爲家人喚醒。曾記有句云。遠水有情招客度。岸花含笑向人開。

### 鬼戲

鬼有影。發。  
物質文明。  
不讓人問。

昌黎某甲。貿易山海關外。每往集鎮負販。輒騎驢夜行。一夕途次失道。竄山谷間。遙聞金鼓喧闐。洋洋盈耳。關外固多影戲。未之怪也。轉思野曠人稀。何得有此。下騎四顧。忽眼前樓閣壯麗。身立其庭。中堂前紙巾布帷。將演影戲。中設一几。旁列數座。几上茶鑪茗盞。器具都精。一赤瑤盤滿堆瓜果。俄有二少女扶一老嫗。白髮龍鍾。居中對坐。旁虛二座。似尙有眷客未來者。未幾。傀儡登場。舞蹈應節。嫗觀之喜。取盤中餐與二女共啖。頤頰鼓動如老猿。某怪非其人。心益恐。乃敲石取火吸烟。竚立以視烟燼。叩筒擊地。一響。嫗與二女頭並落几上。然牙齒震震。嚙物如故。某急敲雙燈。見景物如烟雲。飄然退去里許。而燈影樂聲。猶歷歷在。然跨衛急奔。前途一車當路。車中連呼救人。駭而問故。車夫言迷路遇鬼。所見與己同。詢其姓氏。知車中乃富商某氏之妻。甲與商素識。遂同行。及曉至關別去。好事者誣婦與車夫夜遁。商父子貿易於外。聞其事爲醜。先遣子歸。出婦至家。遇甲備言其異。疑謗均息焉。

### 黑山大王

邑李氏家有蟒仙。曰黑山大王。能隱見。其形細則如蚓。巨則如甕。其家有吉凶事。則豫示之。

昔有避債  
台。今有索  
債。均可  
爲窮人吐  
氣。

世人不必  
尋龍穴。須  
知佳壤在  
心田。

兆。故李氏供奉甚虔。有索債者。橫施無禮。偃息庭間。肆口辱詈。主人隱忍。無如之何。夜有一武士推扉入。鐵鎧黑甲。手持利劍。叱云。吾爲主人除此患。忿欲加刃。某懼逸去。後數載。主人夢一黑甲將軍拜別。而自此家遂落。予友戲謂予曰。僕負債既多。受侮不少。安得黑山犀臨。爲之一泄積忿耳。

### 龍眠穴

鄉人陳氏。卜葬新阡。掘地尺許。術人戒勿掘。云。其中有生龍。主後昆發越。工人喘其誣妄。窺其他去。竊發視之。有鯉魚躍出。懼而瘞諸其側。陳與術士均不知也。及開故墳。棺下多蘆葦。有綠蛇盤據無算。亦發地也。後陳零落焉。

【評】宋倪父云。墳地好不如心地好。墳田好不如心田好。洵良言也。先人旣安窀穸。百餘年後。復顛倒之。縱使子孫榮貴。彼化者不安於夜臺。忍乎哉。奉勸世人。無感於堪輿之說。而妄遷先塋。則福地只在方寸中矣。昔有瞽僧。雲遊於上谷。善醫術。投劑輒效。而不以術自鳴。有晉人高建明。拜求其術。僧云。明醫亦死人。風鑒亦受貧。亦見到語也。

馮氏僕

人之夢中嚶語。各有不同。如心有所思。脫口而出者。由於神氣之虧。白晝所作。夜間信口而言者。由於氣質之惰。又有或哭或歌。種種無足奇也。大興馮氏僕。愚蠢人也。生平目不識丁。不曉書爲何物。每夜熟睡。則高聲朗誦學庸全部。或讀毛詩。自始至末。不脫隻字。勝於開卷喚醒詢之。則茫然不解。主人謂其有夙根。試教之讀。則終日不能識數字。是蓋靈鬼憑之。借其口以爲戲。又不可以夢魘同日語也。豈真如吳下阿蒙。嚶語通周易哉。

於菟大鬼

金安人。邑王君小亭之妻。夫亡絕粒死。初王就武遂鹽館。嫌其居室隘陋。後院有樓三楹。頗高爽。久無人居。相傳有怪異。王喜其靜。掃除塵埃。設帳居樓下。夏月乘涼。殊覺快意。居數日。夢與人交。初以爲偶然耳。不之怪。繼則連夜皆然。乃假寐以俟之。有少女嫋嫋而來。啓衾共臥。王抱而睇之。貌絕豔。心知其妖。而戀其美。戲訂來夕約。女許之。於是無夕不至。王覺困疲。已而疾作。醫藥罔效。奄奄待斃。乃謂女曰。情好如我兩人。固非怨偶。予羸弱如此。不堪旦旦。

這是反射  
作用。

風鬼絕  
命矣。

而伐。倘欲竭我脂膏。請從此絕。女忿然曰。汝尙欲生乎。吾實告爾。奔波固非所願。爲上仙驛使。不敢不奉命耳。王唏噓無言。女強與交合而去。王大懼。遣二僕伴寢。女來如故。遂卒於齋館。妻聞王死。悲悼不食。夢王謂曰。卿之貞節。足光吾門戶。顧有仇未復。奈何。予所居之樓上。有老魅曰於菟。大鬼性極悍暴。日遣數妖婢四出採精。供其補鍊。予實死於是。卿之正氣足以相敵。請雪此恨。醒而異之。於是死志益堅。姊妹戚黨苦勸勿聽。體漸憊不能起。嘔吐勿止。滿室生異香。乃謂衆曰。予魂適武遂鹽館。見樓上一厲鬼。青面朱髯。旁立數妖婢。見予俱奔避。予擒其一婢。詰之。卽殺吾夫者。今捉之來。汝輩試嗅之。衆覺血腥撲鼻。相與駭異。問擒來如何。曰。將赴閻君。越數日。唇口焦枯。整裳而逝。

【評】卓哉金氏。至剛至仁。殉夫泉壤。重義輕身。生爲烈女。沒作貞魂。彼大厲胡爲哉。宜乎朝廷旌表。血食千古。俎豆掌新。

### 稻田鬼

盤沽李姓家。稻田旁臨墟墓。雇傭三人。一黃姓。一王姓。一張姓。與李同操作。夜則四人換班。

田間奇過。  
惟農人可  
得領略之。

凡事皆能  
如瘡鬼之  
依時而來。  
至少可以  
省却一些  
光陰。

作息。一夜王灌田。黃開渠。行至田畔。見塚上坐一女子。縗麻凶服。對月悲泣。黃大驚。冷汗如雨。急曳鍤而返。王詢故。黃詭言身倦。遣王往。已代王轉轆轤。王去。半晌亦奔歸。深怨黃之謗。已。詎諒久之。黃與王共議歸莊。使李張來。二人見亦如前。於是四人同往。持械相尋。則烏有矣。

### 瘡鬼

趙某。平陽人。夏月晝寢。朦朧間見一婦人。褰簾入。白衣麻裙。面貌黃腫。眉目戚戚然。神色可畏。逼近床榻。以手按其胸。便覺氣悶如噎。寒熱交作。及晚。患瘡。越日稍愈。婦復來。瘡又作。如是月餘。形骸骨立。盛暑常着重綿。或教以桃木劍釘床四隅。更黏符於壁。婦至瞋目怒視。不敢近前。趙急狂呼。婦取錫槃擲於地而去。後不復來。病亦漸瘳。

【評】瘡之有鬼。信然乎。肝胆藏魄。人之妄見。責之此經有邪。固不可以有鬼論也。

### 李茂才

河間李佛桐茂才。邊公巨峯之戚。邊公司鐸吾邑時。李寄宿於學宮之鄉賢祠。夜誦金剛經。

簾外鬼影憧憧往來不絕。李坦然鬼亦不擾。僕居別室。鬼屢擲。移居李屋則安。

### ■花果樓

邑擔夫夏某。鹵莽多力。妻患邪祟。發時則大聲言曰。吾居花果樓甚瀟灑。胡爲以茅塞徑。致我悶藏欲死。言畢毀物無算。夏不堪其擾。延術士驅遣無效。一日於空室中柴後得花竹筐。中有大蝟二頭。始悟此物爲妖也。殺之。

### ■龔姓

邑有魚販龔叟。將曙至南郊。聞隔溝有人呼其名。翁視之。乃其鄰。然舊歲物故。已瘞之矣。龔問何爲。女云。求伯負兒渡水。則感德無既。翁涉水過。負女於背。問爾在此。曾思家否。若思家。予負汝入城。尋汝父母。女力辭不願。翁不聽。負至城門。女掙欲遁。翁力持之。急呼門入衆視之。乃棺板也。斧之。

### ■陳氏怪

太原陳氏。僑居於津。每夜聞複室中有聲隆隆然。如轉碌碌。以燈燭之。卽亦暫止。又半載。白



晝亦然。窺之有老翁。長鬚彩服。高僅二尺。身圓幾如小甕。繞地旋轉。其聲隨之。聞人語。卽遁去。細窮其處。似在櫃後。移櫃視之。有紙糊不倒翁。酷似所見。毀之。怪絕。蓋物大肖人形。感天地之精氣。卽足爲妖。故作俑者。聖人所不取也。

醫術

邑吳某。落魄奇窮。友爲謀范陽齏館。行起程矣。忽疽發於背。紅腫墳起。痛徹心體。有華姓醫。與之善。延視之。云。此搭背也。發則必死。吳哀求不已。華慨然曰。憐君一貧徹骨。初有生路。而獲此奇疔。八口何以全活。吾欲巧奪天功。以挽回君命。但今日病愈。明春仍作。不拘何處。見有微瘡起者。卽此證也。醫識爲搭背。則令治之。否則速歸。吾爲施治。幸勿輕忽。性命有關焉。吳唯唯。華爲投劑。次日疽消。欣然就道。至范陽數月。時暮春。覺四體不快。開襟見肘上生一瘡。形似黍粒。不甚痛。然憶華言。惴惴然鄭重之。疊延數醫。僉云無害。未延一鈴醫。視之。驚曰。膚紫肉凸。非尋常症。何形是而部位非耶。豈我學有未逮歟。堅辭欲行。吳請言其故。醫云。酷似搭背。然生於肘上。予故不敢知也。吳贊歎不已。告其故。而求醫之。醫驚曰。貴鄉有此國手。

肘上生發  
背奇開于  
醫學界可  
稱一大發  
明。

高我一籌矣。出藥治之。月餘而愈。於是結爲至交。酬錢不受曰。予足跡半天下。願觀奇人。君鄉人。良工也。吾願識荆焉。請賜荐書。勝厚貺矣。吳爲修書備贐以往。及至津而華已故。蓋醫看證之日。卽華捐館之日也。浩歎而返。

【評】人生得一知己。足以無憾。鈴醫乃華之知己也。神乎技矣。可稱一時瑜亮。而人定勝天。遂遭物之忌。豈醫術固不貴乎活人耶。無怪乎草菅人命者。皆壽如龜鶴矣。

### ■妖術

道光丙午秋。邑針市街洋貨棧房。忽有男婦五六人登門乞錢。內一人將櫃上珠盤。略爲撥弄。隨即散去。鋪中人均不在意。至晚開櫃取銀。封鎖如故。而銀烏有矣。殆行乞者之妖術也。或云銀袱中置米一掬。則其術不行矣。

### ■嬌娥

商輅。字子車。漢陽人。偶遊郊外。見白鵝泛泳水濱。呼之。緩緩而來。集足下。商抱歸齋中。頗馴。飼以稻粱。如獲珍寶。一夕。友人招飯。返局而去。及歸。鵝已失去。遍詢鄰里。皆云未見。夜宿齋。

中。覺有人與同寢處。燭之美人也。肌理細膩。膚如凝脂。遂相燕好。曉失所在。夜復來。疑其狐仙。苦詰之。女云。妾名嬌娥。天府中司夜之宮人也。偶有小過。謫向人間。與君有夙分。故此縈絳。商曰。池上鵝兒。得非卿耶。女笑而不答。商曰。卿是仙人。苟冒然而來。僕敢不納。烏用是醜貌者爲哉。女曰。我輩靈氣所鍾。必憑生物以遊人世。不必身卽是鵝也。商曰。世之靈物。修煉成仙。抑又何說。女曰。是非君所知也。請勿多疑。當爲君生貴子而後去。綢繆年餘。忽謂商曰。妾謫恨已滿。行與君別。乃盛妝出門。有彩霞萬道。從空墮地。層層如丹梯。女踏之。冉冉入雲端而沒。歸見牀頭一巨卵如瓜。俄而自破。有嬰兒攢抱其中。視之男也。方面大耳。貌殊不凡。遣乳媼哺之。及長。智慮過人。善貿易。時中青犯禁私貨之。不數載。富雄一鄉。以捐納例授頭品焉。

品仙

邑邵某。偶因小事與妻反目。妻憤欲投繯。及晚。邵出。有美女子立燈下。靚麗如仙。呼邵妻爲姊。邀同遊。乃擲繩於壁。便見壁豁然空洞如月門。其間奇花異草。迥異凡境。邵妻辭不願往。

女強曳之。正撐拒間。屋隅出一老婦。椎髻葛衫。雄健如偉男子。手持木杖。橫擊女臀。女撲地而滅。邵妻一驚。再視人物俱杳。而邵自外歸矣。方邵之出也。在友人處扶乩云。君室有難。已遣拙荆往救矣。邵駭問故。仙云。君歸自知。至家詢妻。言其故。蓋縊鬼求代。逢仙拯也。

【評】世之扶乩召仙。大半皆人之腕力。視爲真仙。則惑之甚矣。顧扶乩一事。偶爾遊戲則可。若藉以占吉凶治疾病。鮮有不誤事者。君子審之。

### 矢魔

蒲陰有怪曰矢魔。狀如巨布囊。恆夜出。遠聞臭氣。卽知魔至。急避之。物自過。不爲人害也。或猝不及避。則糞汁污衣。臭穢不可耐。居人不以爲怪。然亦奇矣。豈糞壤而亦爲妖乎。友人戲曰。是必精於墨藝者。沒後爲此怪。不然遺臭之外。更無他長。安能謂腐朽爲神奇哉。

### 鼠媼

邑費茂才。客宜安時。與友人飲於王氏別業。主人留與博戲。夜有老嫗推扉入。白髮藍衫。形貌枯瘦。雙目瞳瞳然。立几前。遍視賭具。費疑其眷屬。欲與周旋。主人急搖手止之。似欲客勿

顧也者。衆見其神色慘憺。皆生疑懼。中一客問其誰爲。嫗不答。從出門去。主人曰。鼠精也。居此園中二百餘年矣。每見有賭局。輒至。人習見。不之懼也。僕偶未慮此。致使怪來驚客。獲罪多矣。然此物雖常出沒。從不禍人。故相安之。次日費辭歸。

【評】鼠之爲物。蠢然耳。乃物老而精。公然爲怪。予鄉有供五仙像者。其神爲胡黃白柳灰。胡狐也。黃鼠也。白蠅也。柳蛇也。灰鼠也。予謂此五者可以分五色。客曰。白黃是其本色。灰爲黑而柳爲青。然胡可爲赤乎。予曰。可。詩云。莫赤匪狐。客亦爲之粲然。

倭某

倭某。邑縣署之禁卒也。衙前盹睡。夢二役喚之去。路甚生疏。至一署。役引至堂下。報勾倭某到。旋見二囚負鎖帶械而至。審視。卽前日獄中新斃之犯也。駭問二役。疑其身已死。役云。死否。尙不可知。不過對質數言耳。俄而官謂倭曰。爲何虐遇二囚。致彼枉死於獄。是非自有官法。爾輩何敢爾。對曰。小人充當禁卒。惟管上退錄。鈔並送犯入禁中。他不知也。官使二囚試認。二囚云。虐我者固非他。然彼未嘗不知。官詰倭云。縣署差役數百人。輪流充當。營務處

妖術可畏。

差不實。指其爲誰。小人不敢知也。官還問二囚。不能對。官曰。汝輩不能指實。我安能遍勾衆役。令退。遣倭還陽。一驚而寤。後半載。倭始卒。

### 擒風

陳姓與其友將往北村索債。行至丁沽。歇息道左。有二人亦與並坐。語次。見旋風蔽天而來。中一人曰。諸君看我擒風中之魅。乃默默誦咒。風至前。旋轉不能去。倏於風中落一巨鼯鼠。大幾如犬。背負黃袱。殆仙家之公差者。衆勸釋之。鼠駕風而去。片刻風復至。塵沙漠漠。昏不見人。將前作法者。捲入空中。飄然墮下而氣絕。身旁一巨鼯鼠頭。蓋因誤公被誅矣。術可不慎哉。夫妖不擾人。人反擾妖。宜其獲禍也。况一知半解。逞才害事。勢不至一敗塗地而不止。是可爲好事者戒。

### 古瓦罐

良鄉農人。掘地得古瓦罐。中實以五銖錢盈器。持歸。日市其錢。人爭購之。數日而罄。有涿鹿士人。好古者也。聞其事。謂人曰。錢爲五銖器。必漢鑒。予將買其器。乃之良鄉。訪農人。農曰。錢

以貨盡。以瓦器無用。鑿破其底。作烟爲突。今置諸檐端矣。引士視之。士浩歎而返。

【評】器埋沒數千年。一旦復見天日。則瓦缶勝金玉。與商彝夏鼎何殊。雖置諸案頭。不爲過。而無知之俗物。竟爾摧殘。殊屬可惜。此器之不幸。正好古者之不幸也。千里馬雖有。而伯樂不常有。是真遭際之難矣。彼僞宣爐假銅瓦。無怪乎人間恆見也。

### 鐵叉

邑南鄉漁人於沅中網得鐵叉頭一具。重七斤許。上鑄朱溫二字。其爲梁時物。非梁時物。不可知也。攜歸置諸瓜圃中。守圃者用以逐豕逐蠅。則火光迸出。無不應手輒殪。於是寶之。傳播里中。來視者接踵而至。主人厭之。乃藏諸寢室。適有產婦臨盆。叉戛然作響而倒。自此遂如頑鐵。

【評】或有聞而惜之者。予曰。暴主之凶器。從縱使有靈。亦不足貴。汙之恨其晚也。何惜爲。

### 岳某

岳某者。葛沽賣藥賈也。獨居藥坊。夜將寢。出鎖肆門。歸見床頭坐一少女。蓬髮韶顏。姿容媚。

斌詢其爲誰。則羞澀如新婦。岳驚疑。未敢窮詰。女亦無語。相與對坐。至曉。從容下床自去。夜復來。如是數夕。遂成伉儷。越半載。岳容貌憔悴。衆詰之。初猶隱諱。久而盡吐其實。衆謀爲驅遣。而女不再至矣。不知其爲鬼爲狐。然可謂見善於見機也。又有梅生者。讀書齋中。忽有美女子隨之坐。夜與之寢。他人皆不見。惟梅獨見之。纏綿半載餘。女自去。又有邊某者。亦得狐妻。年餘始別去。方知此等事。世固不少。奇而不奇也。若加以粉飾潤色。則不無文人之筆耳。

### ■ 乩示題

壬戌科有士人請仙豫問闈題。乩書云。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士不解。及試題。乃吾斯之未能信子說。方悟仙示以謎語也。而思亦巧矣。

### ■ 古劍

靜邑張氏家。灶後每出白氣如雲。以爲煙也。旣而不爨。亦然。窮其處。自磚隙中出。乃掘地深五六尺。得小石匣。中藏小寶劍一柄。長三四寸。鋒利無比。置諸几上。時露光怪。張本農人不爲寶。秋稔後。夜有羣盜越垣入。舉家惶恐。莫知所措。忽劍自躍出。旋聞庭中無聲有聲。羣盜



紛紛逃遁。劍如白虹。仍歸故處。次日斷髮飄零。遺地無算。蓋盜俱爲其髡矣。張氏始知寶之。後年餘。有老尼入室化齋。語多不解。張急贈以糧。尼不爭而去。口中喃喃誦咒。劍從室中騰出。似隨尼去。遣人追尼。不知何往。而劍自此亡矣。或云。尼劍俠也。故以術取劍焉。

### ■磁鶴

邑北關外磁器店中。有磁鶴二。白質黑章。高尺半。每於子午時則呦呦自鳴。腹中並無機器。乃燒窯時天然成之。亦物之不可以理解者也。王人愛同趙璧。雖千金不能易。珍藏祕室。不肯輕易示人。有欲觀其異者。必再三求之。而後可。主人引客至其室。以溼布巾搭鶴背。則鳴一二聲。真奇物也。每南北負販。則重綿包裹。載於車。主人白守護之。其珍重如是。

### ■塋中怪

邑朱氏塋地。每夜靜。有小人高三尺許。身被鎧甲。自塚中出。牽白馬大如犬。至道邊呼曰。頂盔擐甲。將軍上馬。語畢。策馬如鞭。飛奔而去。甲聲浙浙。風聲颼颼。轉瞬不見。俄而復返。守墓者怪之。乃暗伏。繒繳於林中。機發。人馬並獲之。視之。一大黃鼠騎白兔。盔則髑髏。甲則以則。

麻索聯絡人指甲而已。或勸放之。然自此不出爲怪矣。

### 山神

屠秀才。楚北人名。越歲暮。撤帳歸家。忽一武士。皮冠戰裙。氣象猛厲。岸然造其廬。自云。莊。問屠明年設帳何處。屠云。尙無定處。莊云。僕有兩豚兒。敢勞先生教誨。歲贈三十金。屠少其數。莊云。予村中尙有鄰家子二三人。同來請業。先生可安硯矣。屠猶躊躇。莊遽以席脯置案上。云。以此爲贄。先生勿卻。出門遂去。屠欲詢其里居。而莊去已遠。時山中綠林嘯聚。屠疑其黨心竊惴惴。未敢更就他聘。未幾。元宵節過。莊忽夜來叩扉云。車乘已備。請先生就道。屠請明日。莊不可。遂曳之登車而去。山路曲折甚遠。至一村。皆架木爲居。狀甚奇古。時已將曙。乃共入室。四壁槎枒如巢。二童子出拜。長者十四五。少者十二。貌皆猿目鵞眉。率如梟獍。教之讀。驚鈍無才。而性殊暴烈。數日。卽將伴讀童子。擊傷額角。蓋鄰家子來同學者三人。而莊姓子均陵。壓之。先生責之不服。反顏相向。莊出。謂先生袒護鄰子。語忿且詈。屠大怒。辭欲行。莊曰。汝欲何往。恐不能由汝。悻悻而出。屠隨出。聞室中羣兒爭號歸視。見二子壁鄰子胸探食。

秀才不遇  
山神休矣。

醉茶說怪 卷三

二六

肺臟屠大驚而逃。既出門。不識路徑。二童追來而要遮之。屠奪身野竄。日暮途窮。鵝鳴狐叫。返顧二童。不知何往。道旁一荒窰。欲伏其內。忽有二狼從荆棘中躍出。倒銜屠衣。曳行數武。驚駭欲絕。俄一老人。褐衣高冠。鬚長過胸。持杖擊二狼並斃。詢屠何以至此。屠告以故。老人曰。此豺虎之鄉。何可朝夕也。幸遇老夫。不然危矣。示之途。出則重巒疊嶺。不復有道路。歸家數日。夢老人提人頭。掛於庭樹。曰。莊某不法。予已梟其首矣。屠驚問姓名。老人曰。老夫此山之主也。屠遂寤。起視樹上。懸一虎頭。血猶殷溼。方悟老人爲山神也。

【評】農人之子恆爲農。則惡獸之子終是獸矣。又何必延求良師。以期其化氣質哉。願居停如虎。乃門如狼。誠爲罕聞。然世之輕慢師者。更虎狼之不若矣。可勝慨哉。

銅騾

都中齊化門東獄廟。有銅騾一疋。高如眞者。周身色暗。惟膀間勢挺然下墜。光明如鑒。予甚怪之。或告予曰。凡婦人廟焚香。有艱於嗣者。則竊把而捫搦之。以故日久若磬。以鎡錫焉。夫銅騾何幸而得纖手摩挲。若岳廟前之鐵人。則千人唾罵。抑何其不幸也。銅鐵無知。任人

位置。而惑於俗例者。遂相習成風。牢不可破。亦可笑甚矣。

### 猪異

庚午夏。迷拐幼童一案。野外暴屍。多剝目剖心而死者。慘亦甚矣。邑城中楊叟。販猪爲業。午間盹睡。聞有人叩門。出視。則瞽目童子六人。流血滿面。皆裸無寸縷。胸際刀跡宛然。駭問何爲。泣云。予六人俱被冤獄。尙無結期。祈暫寄居翁家幾日。亦不敢久留也。翁大恐。堅拒不納。童云。請翁勿畏。不累翁也。楊辭以家無閒舍。難容爾輩多人。童云。豚柵即可息止。敢升堂入室。作嘉賓耶。語畢。紛紛並入。楊力阻之。而豁然遂醒。怪而往視。柵間見豕產六子。目盡無睛。始悟童之託生也。驚歎不已。乃益糟粕而豢養之。不數日。六小豕相繼而斃。吁。冤氣所鍾。遂有是異。豈輪迴之說。信有之與。

### 蛤佛

揚州北鄉民人。於水濱得一蛤。長八寸許。殼中有生成佛像。兩片共羅漢十八尊。鬚眉颯爽。英氣如生。時城中興教寺千佛塔被火。諸善士捐資修葺。金碧一新。鄉民獻此蛤於寺。置諸

浮圖之內。宛若天成。亦奇觀也。

### 鬼影

隴西士人夜臥。見牆上立一小人。影高尺許。依稀如畫。未幾。款款前行。後隨數十輩。自牆隅出。持旛者。戟騎者。步者。憧憧不絕。末後一肩輿。四人舁之。大僅如筒。從東至西。隱隱而沒。後數夕。皆然。懼遷他室。不知何怪。

### 泥娃

津中風俗。婦人乏嗣者。向寺中抱一泥娃歸。令塑工捏成小像。如嬰兒。謂之壓子。有某家婦。獲一泥娃。日共餐饌。如生人等。婦偶歸甯。閉娃於室。缺其供給。輒聞室中兒啼聲甚厲。穴窗窺之。乃泥娃也。或以爲靈爽。益信之。不知頑泥何知。其必有憑焉者。故祭非其鬼。聖人以爲諂。良有以也。

### 產叟

獻縣某村。有農婦懷妊三載。未產而夫亡。後又懷三載餘。生一子。鬚眉皓白。皤皤然一老翁。

此乃生理  
上的變態  
作用。何足  
奇哉。

也。其姑惡而欲殺之。兒張目四顧。呼曰。幸勿戕害。予非妖也。語未畢。而刃下頭落矣。衆以農死日久。僉譏誚之。婦無以自明。遂忿而死。後閱邸抄。載蘇州胥門外白馬澗。有婦生子。滿口于思。不啼而笑。投之雪中而斃。是知生而會鬚。古今恆有。如李耳周靈王輩。亦不足奇。人之血脈偏勝。雖婦女亦有鬚生者。史載李光弼母有鬚。概目之爲妖。亦少見多怪耳。

### ■產異

邑有潘氏婦。生平三產皆有異。初生一女。頭聳雙角。口列密牙。棄之。又數載生一兒。兩脅毛茸茸如犬。亦棄之。後又生一兒。形無他奇。但生而能言。亦殺之。

### ■古磁商

邑謝氏修屋掘地。得二磁器。其一破碎。其未破者如磁礮而小。式如東瓜。色黝而光。四無微隙。中似空洞。傾之卽聞水聲。淅淅然。博物者不能名。亦不曉其何用。主人置諸牀頭。夏月作枕。其涼沁骨。至今寶之。

### ■徽商

安徽巨商于某。攜眷入京。賃一第。居數月。恆見怪異。未幾。婢死。妻又病。睡中喃喃。似與人辨。醒而詢之。云有一女子。披髮索命。如是頻頻。商懼。另租他所。將遷前一夕。燈下倦臥。仰見梁上倒懸一女子。紅裳跣足。髮如飛蓬。怪而叱之。旋失所在。朦朧中聞人語曰。妾某官之姬。過蒙主人寵愛。遭大婦虐遇。縛而鞭之。殞命。瘞諸此屋之東隅。人不知也。埋冤已久。屈莫能伸。長者能爲我延高僧。瑜伽超度。拔此沉淪。九泉感德矣。商云。汝胡殺我之婢。女云。彼命應死。非妾爲也。商諾之。次日遷居。遂置不理。移居新地。數月。女忽夜至。立燈下。請商曰。旣許以超度。何竟失信。妾果惡作。豈避地所能免耶。商曰。予與汝無讎。且冤各有主。爾不擾讎人。而擾我耶。女曰。惟其無讎。故僅爾爾。不然。豈饒鼓誦經所能已也。商曰。世乏高僧。虛文何益。女求商自誦金剛經一藏。卽能頓除苦惱。商曰。我非僧。何能效力。女云。心誠非僧亦可。不誠僧亦徒然。豈拘拘於有髮無髮乎。商不得已。誦滿其數。是日鐘烟結如華蓋。數刻不散。或者女果得超昇歟。

敝先塋在邑城北劉園村。古墓崔巍。狐狸穴處。有童子刈草於其處。見二人狼狽而來。至墓前。憑肩而立。一人曰。酒氣醺人。令人不耐。其一人怒。以手捽其帽。擲地上。俄俱不見。童拾視之。乃敗涼帽一具。亂纓蓬蓬然。攜歸。夜村外有人呼曰。何人拾我帽去。速爲還我。不然。禍及如是數夕。其家懼而置諸村外。明晨失所在。而夜亦不呼矣。或言帽乃狐之蔽身物。然與否歟。

### 張氏婦

張某。豫人。其妻某氏。生而能言。猶記其前世額角生有紅班如錢。或視之。云此兒面貌頗佳。何有微恙。女答云。阿姨提抱顛躓所傷也。時在襁褓。共驚爲妖。再詰之。則不言矣。後長數歲。漸能言。或詢其前世事。云記前生五六歲時。患痘病篤。昏昏中至一處。廣廈五楹。其中童男女聚集甚夥。年齒俱相若。亦不識其誰何。長則兄之。姊之。少則弟之。妹之。有婦人日與衆餐飲。衆呼爲娘。已亦呼之。約半載。忽來一老嫗。衆呼爲媽。謂衆曰。某某隨我尋爾娘去。乃選擇五人。並已爲六。將行。女曰。阿娘在此。胡更有娘。嫗云。隨我去。自知勿多問也。遂同行。至中途。



數童不知何往。而詰嫗嫗云。彼各歸其家。問儂將安歸。曰。卽在此。驟以手拍其背。一驚而躓。則降生矣。疑而四顧。猝聞人語。則答之。後遂迷惘。及長。始復能言。然前世事則多半遺忘矣。

### ■ 蝎異

邑朱氏家有斗室。主人每吸烟於其內。地板中有一大蝎。長尺半。恆夜出。其聲瑟瑟。伏茶几上。几爲之滿。不爲人害。人亦不害之也。一日。主人他出。數日始歸。啓鑰入室。見蝎伏几上。足尾皆拳。奄奄者斃。僕欲研之。主人云。物老而精。不可戕其生。盍送諸野外。乃令僕尋筐。筐已臥吸芙蓉膏。俄而蝎入跪。舉動郭索而遁。始悟聞烟氣而甦也。

### ■ 江蘇乙

江蘇某乙。家畜一馬。雄健難控。僕夫惡而痛鞭之。一日。縛於柱。毒撻無算。血汗交下。馬豎睛怒視。作人語曰。爾再痛打不休。我便訴諸主人。僕駭而走避。馬自此亦不復言。

【評】或以爲鬼神惡。僕心忍。故憑馬爲言。以駭之。又以爲馬前世人所託。生未飲迷魂湯。故

二說皆未可。果爾信。何以平日不言。獨此時言之。蓋言爲心聲。忿怒所積。鬱極必發。故受撻難忍時。猝然脫口也。聲出則氣泄。撻止而忿平。平則無奇。故無語亦如常也。鬼神與託生之說。終近於虛誕。

### ■山左布商

布商某。山左人。客於完滿之界。野行遇雨。晚無息止。遠望有草房在半里外。急趨之。至屋前有老叟迎入。情極殷洽。而四壁蕭然。似久缺烟火者。商出囊中餼糧。與叟共啖。叟自言濟南人。流落於此。苦不能歸。今幸遇鄉人。萬生有福。務煩寄語家人。遣人來迓。則感德無窮矣。言次。淚落如雨。商亦惻然。捫金相贈。叟固辭不受。俄一少年冒雨入。衣如懸鶉。容顏枯瘦。向客一揖。側立垂手。商云。何謙遜如此。叟云。此予之敝鄰。亦有求於君焉。敢倨傲。少年云。僕亦落魄於此地。歸里時。亦煩寄信。沒齒不忘。敝廬去此不遠。愧無肴酒敬客。故不敢奉屈。貴趾。請與丈人談。僕去也。言畢。拱手而去。商詢二人姓名里居。叟並詳告。乞商書於薄而誌之。叟語畢。面牆臥。沈沈酣睡。商坐以待旦。天明雨止。呼叟辭行。不應。撼之。珊珊作響。應手而頽。則一

堆白骨而已。出門回顧。乃一敗棺。數步外復有一塚。始悟。少年之墓。後至濟南訪其兩家之人。而告以故。

### 冤魂

丁丑歲。邑城夷女粥廠被焚。燒斃多命。以後屢見怪異。有賣食物者。夜過其處。見寺牆上無數婦人影。月明之下。絡繹不絕。身後猶聞履聲。回頭並無一人。而牆上影如故。又某甲夜行東城隅。見二婦人聯袂前行。追之。二婦面墻立。某問其爲誰。二婦返身一顧。見面目血污。舌出數寸。某驚昏絕。爲人救甦。後病半載。

### 大人跡

香河縣東郊外。雨後有大人足跡。長四尺餘。五指印泥。儼如箕斗。彳亍北向。每步相去約丈許。是或魍魎之類歟。夫姜嫄郊禊。臨洮長翟等。史載之。不但不知此輩既有蹤跡。必有形質。龐然大軀。果寄於何所。是真不可以理解矣。又予鄉有華姓者。好燒丹之術。於空院閉門修煉。鄰人夜聞其院中格鬥聲。嘈雜甚夥。登梯窺之。輒無所覩。或見其庭中有大足跡。長二三

尺五指俱備。所謂魔也。第不知此輩皆赤足何耶。

### 二仙

玉田岳叟。有良田頃餘。家道小康。爲人好善樂施。每濟鄉里貧乏。一日薄暮。立門外。有二人簪笠布衫。肩負行李。詢叟逆旅何所。叟云。去此六里餘。始有驛亭。日已西沉。客得毋倦。如不嫌茅舍偏仄。可以下榻。二人喜出望外。隨叟入其室。叟爲具雞黍。情甚周密。二客僉云。李姓豪飲高談。酬酢歡甚。更深。叟去。二客偃息在床。次晨。叟備茶湯。呼客不應。隔窗窺視。見床上橫臥二大鯉。長幾如人。奄奄並睡。主人驚退。未幾客起。則無異常人。呼主人酬以金。叟力辭不受。轉贈以餼糧而別。叟以賤價售其田。移居而去。越半載而成巨浸。

### 槐仙

邑城外天后廟北王氏家。有古槐二株。蔭廣數畝。主人欲廣其宅。將伐樹。時觀察李公之母夢二童子。綠衣雙髻。韶秀可愛。泣拜於床前。云。小人輩無故被執。將遭刀斧。乞太夫人言其情於大人。庶可活命。詢其爲誰。二童並云。姓槐。寄居於王氏宅中。不圖主人妄思戕害。明日

大人謁天后廟時。亟求究問。則猶可及止也。叩頭而去。太夫人醒而異之。言其事於李公。公遣役往探。王氏見其庭中有二槐。麻索綰繫。諸工將縱斧矣。急止之。得不伐。豎碑以志顛末。且戒後人。

【評】此事予得之父老傳聞。至今過其處。則遷徙數姓。廬舍全非。並樹盡歸於烏有。而短碣更不可問矣。然則樹果有靈與。抑無靈與。吾不敢知之也。

### 張千總

天津鎮標千總張某。從軍徽省。是處新遭兵燹。人烟絕稀。張奉上命傳遞公文。與一營卒乘馬駛行。天色昏黑。無所投止。遠見半里外一星燈火。奔赴之。有破屋二楹。殊無院落。推扉入。土灶前一竹筒。承以燈碗。碗中殘火猶明。有二叟面目枯瘦。神色淒其。疑張爲賊。伏地乞命。言詞悲楚。張告以故。且求寄宿。二叟驚定。始起。偃僂甚恭。張索飲食。二人唯唯。應命。一人爲張秣馬於階前。一人持數餅至。張更求湯飲。叟應命而去。久待不返。張與卒俱疲倦。乃倚裝酣睡。及醒已曉。視其馬齧草於庭間。砌下橫一屍。白髮蒼蒼。類六十許人。轉視屋後。臥一屍。

身首異處。年亦如之。視其面貌。卽夜間之二叟也。浩歎而去。

### ■王金鐸

邑儒童王金鐸。住西沽。與二友自書院肄業歸。天晚遇暴風雨。三人並躡橋下。狼狽俱上。王失一履。行數武。始覺欲覓之。二友勸歸至家。秉燭復往。妻苦勸勿聽。於是去而不返。家人尋求殊無下落。其妻夢王謂曰。予在浮橋下某處。宜速往尋。若過明日。予急順流而下矣。如其言。果得其屍。殆水鬼迷惘所致也。

### ■邵明

邵明。山左人。幼失怙恃。依其叔孀。至十三歲。時孀以暴疾亡。叔出購材。邵獨守之。年幼膽怯。呼鄰人作伴。僉不肯至。叔至夜不返。已恐甚。乃以布衾蒙首臥。忽聞靈牀上察察有聲。掀衾竊窺。見其孀屍起立。燈光下面如淡金。目炯炯有黑燄。轉身向外欲行。忽有巨手如箕。從門外探入。直批其頰。拍簸有聲。屍頽然倒。已亦驚絕。不知人矣。叔歸見屍臥地上。邵昏絕。氣僅如絲。急救甦。始知其故。

乘海舶者。  
諱言水鬼。  
每呼爲短  
脚云。

### 鬼竊飲

呂某者。邑之雜貨客也。以貿易至海濱。晚與二三友人。聚飲於船頭。更深月上。搏戰甚歡。忽衆中雜坐二人。相與飲。衆未之識。亦醉中未假問也。舟子知其爲水鬼。勸衆罷飲。衆不聽。飲益豪。舟子不耐。大呼曰。短脚者在席中。尙放恣耶。衆始驚。而二人躍入水矣。

### 粵東童

粵東士人。傳者忘其姓氏。宿儒之女也。生二子。長十九。次十七。俱已教之讀。未幾。又生一子。年六歲。不能語。衆疑其暗啞。癡視之一日。士擬一題課二子。已則出弔於戚家。二子難其題。構思不就。相與商論作法。殊無精重。其幼子在旁。謂二兄曰。是題扼要在某處。當何如。則制勝矣。二兄互相驚叱。幼子曰。予非妖異。特知前生耳。請賜筆楮。代爲成之。二兄如其言。見其文思泉湧。頗稱佳構。父歸讀其文而奇之。謂二子曰。文筆穎銳。頗類爾外祖某公之作。爾輩之藍本。果從何處得來。二子不能隱。以實對。父益奇之。乃喚其幼子苦詰之。幼子泣曰。予隱忍數年。茲不得不言矣。予本汝之岳翁某人。素無疾病。午後倦臥。魂離於殼。自不知其死。信

步到汝家看女。不圖入門而躓。即便呼人。覺肢體寒噤。自顧已成嬰兒。然心目了了。口不能言。莫解其故。及見子女臨褥。始恍然悟其轉生。不覺失聲大痛。自思生老病死。人之常理。無足爲悲。所難堪者。女而母。父而子也。是天作孽耶。是自作孽耶。不得而知也。言畢大痛。士告其妻。妻思父沒之日。即兒生之日也。不覺亦悲。一堂爲之愴然。兒自此絕粒數日。終不死。後削髮爲僧。至今三十餘歲矣。

【評】投胎託生。世或有其事。不知司其事者。果何神也。聞之聰明正直而爲神。况賞善罰惡。宜出於至公至正。胡爲轉易之間。令其倫常顛倒。抑又何心耶。異矣。

### 營弁

天津營弁于某。云在楚湘從軍時。暑月夜息。天忽暴雨。窗蔽葦箔。電光閃爍。見窗上立一嬰兒。影貼櫺際。怪視而出。乃一蜥蜴。長二尺許。爪握紅旗。知是妖避雷劫者。急呼同人共斃之。天遂開霽。視其旗。乃寸許敗布。夾以草梗而已。又一日。野處於林間。與四五人造飯共食。忽見樹巔一物如燈。垂垂欲墮。中一人援弓射之。物驚鳴如鵲。飛避而去。次日前行半里許。見



地上一大蜘蛛。長尺許。橫貫羽箭而已斃矣。蓋卽林間所射者也。

### ■ 夙冤

予鄉人某。新婚。初與婦交。成禮卽反。奔而走。狂叫冤死。或詢其故。曰。婦青面獠牙。雙目如炬。得婦如此。不敢近也。衆視其婦。貌僅中人。然尙不至如羅刹。強之入室。則戰慄不前。察其意。似真畏怯也。從此遂異室居。越五六年。父母親戚苦勸。某意微轉。乃擇吉爲之成禮。遂無他異。數年生子女各一。夫婦從無反目。一日方共坐。其姑戲謂某曰。爾今日兒女俱全。視婦尙如鬼否。某陡然驚顧。大聲失號。狂奔而遁。衆追之返。汗猶浹背。自此終身與婦絕。或偶與婦遇。必驚避。是殆紀文達公所謂夙冤也。夫見婦而畏。人之恆情。顧他人畏之。而猶樂就之。或曲意逢迎。而諂媚之。此人畏之而終絕之。是真能畏婦者矣。

### ■ 孫某

孫某者。不知何許人。在邑城南賃廡居。生平庸庸無功過。好持齋誦佛。其他善事。未之見也。將死時。羣鼠攢集其面。嚼耳鼻殆盡。始氣絕。未知是何慘報。或云。此人好剝生貓而炙食之。

殺生既多。報固不爽。夫貓鼠之敵也。彼食貓肉。鼠何致讎之。或云。食貓既久。氣味盎然。將死時。氣浮於外。故鼠聞而飲之。其理或然也。然室中有貓。鼠嗅其味而即早避。不必待其捕捉也。抑又何歟。

### 黃鼠

邑陳茂才。寄居山河縣之村野。夜喜臨帖。脫帽置燈後。有黃鼠盜其帽去。幻作陳形。先大聲詈僕。隨即入後院。云僕太懶。不爲備飲食。我飢甚。其眷屬即出食物奉之。食訖。忽忽遂退。每夕皆然。而陳與其僕俱不知也。其家人疑陳方饌罷。不應如此之飢。且其爲人素謹。亦不應如是之率然。終未之究也。一夕。其僕倉卒入曰。請稍緩須臾。即饋飪來。幸勿怒詈。陳曰。我固不急索。何乃云然。僕曰。纔命僕取胡桃。令置窗外。又急索饋飪。何云不急耶。陳因與共驗之。而胡桃烏有矣。相與詫異。次日。令僕侍其側。俄見燈後有物。弄其帽。手如嬰兒。叱之。乃一巨黃鼠。衝門去。方悟每夕詈僕並詐飲食者。皆此物爲之也。妖之計亦巧矣。然再二再三。終至於敗露。此其所以爲禽獸之智歟。

### ■ 粥廠災異

食多無厭。  
其害應得。

楊氏婦。交河人。與其姊妹四人。寄食西沽粥廠。夜夢婦女數人。彩衣華楚。云此間不足餬口。城東南保生所女廠。食有梁肉。並給青蚨。盍速往投。過三日則不得入矣。醒而述諸其姊與女。姊妹之夢亦相同。於是決意往投。甫入廠一夜。次晨卽遇災。四人俱被焚矣。

【評】甚矣貪之害事也。使其不貪爲寶。不踐妖夢。則薄粥餬口。終不致斃。又安能駢死於一燼哉。

### ■ 林承嗣

林生承嗣。閩之士人。僑居於邑之古刹。夜有長鬚叟。自稱胡髯。與之談。言詞淵奧。遂訂爲忘年交。每見翁來。重門未啓。輒自入。歸去亦然。固詰之。始知爲有道之狐仙。莫逆旣久。盡傾胸臆。生以貧故。屢求周急。翁不許。生有慍色。翁曰。凡人之享厚福者。大半皆有前因。君前生爲士人。無功過於世。今生飢驅奔走。強欲富貴。不能也。林殊睥睨。不以爲然。翁云。明日請與翁偕往。洞觀其故。當信僕言不誣。乃出元巾一頂。眼鏡一具。授生。次日。引至一處。生識其爲富

室某家。某嘗爲人作中保。寫借券調停於兩間。得分餘利。以故小康。登其堂。見有數十人。狐裘貂袖。容貌富麗。相與圍坐。門葉子戲已而具饌。珍羞雜陳。舉爵飲。氣餒驕豪。旁立數俊僕。奔走蒸饌。翁使林戴眼鏡視之。見坐者食者。率皆狼豺犬兔牛羊輩。殊無一類人者。翁又偕深入一院。見屋內數小猓坐椅上。捧書吟唔。一乞丐坐攤皋比。手持界方。指揮督責。生自怪小猓焉能讀書。摘鏡審視。則數純袴兒。與一塾師而已。與翁歸。駭而問故。翁曰。予所假君之元巾。隱身寶也。眼鏡。閱世寶也。世事如此。君固欲富乎。乃索其巾與鏡。一笑而去。後不復來。

### 猪龍

辛未歲。河水漲發。有漁人於潞河中央。見一物。首大如邱。其形類豕。頭浮水面。順流而下。或云是猪龍也。見之主一邑大水。紀文達公筆記曾載。水中有巨羊頭浮於波面。云亦是龍。設此二物相遇。不知自以爲何如也。

### 二鼠

邑海河濱土地祠神座下有二巨鼠牀如小犬。常出沒不畏人。僧徒呼爲鼠爺鼠奶。恆飼以飯。凡僦屋者必先致祭。不然惡作。有閩人賃其東廂。僧告之不聽。一夕閩人出販貨。及歸見所蓄貨物俱爲顛倒。呼僧詢之。僧云。此必鼠怪所爲。閩人不信。未幾二鼠率其類計千百。嗥叫跳躍。閩人大爲所窘。乃市香楮果品如法祭之。遂寂然不擾。

### 蝶仙

太常寺仙蝶人盡知之。無足奇也。武遂齋館後院樓上西北隅。恆設仙位。每朔望致祭。不知始於何人。相沿已久。故館主屢易而祭祀不廢。溫東川藩司未第時。曾就是處外席。會試前祝於仙曰。如某得中。祈示警兆。至夜溫獨酌。忽有黑蝶翼大如扇。栩栩席前。嗅其杯酒而去。是科高捷南宮。蓋精誠所感。仙亦預賀也。不然世之邀福者祈禱者不少。仙不曾示之兆。豈貴賤異致。仙亦有世態之見存耶。

### 冥獄

陳典史傳者忘其郡邑名字。爲陰曹掾。每枕睡數日始醒。家人習見不以爲怪。或詢其陰司

何狀云。每至一廊舍。與十餘人同辦案牘。有三二鬼卒爲之服役。他不知也。或勸其窮探勝境。某以爲然。一日求鬼卒引窺冥獄。卒不許。懇之再三。卒曰。隨我去。萬勿任意邀遊。不然累我非淺。乃引至一處。有巨井。俯視別有洞天。其中動植飛潛。無物不有。珍禽異獸。紛往杳來。景殊奇絕。俯瞰既久。忽目眩。身傾倒。跡井底蕩蕩然。如墮萬仞深淵。駭極大號。陡覺肌體冰冷。開目四顧。則已嬰兒臥襁褓中矣。始悟託生人世。焦極無策。俄簾外一人以手招之。奮身一躍。魂始離殼。見一童子登牀往役。已遂隨其人出。其人懟曰。無故至此。幾乎債事。乃指以路令歸。醒後身脫薄皮殆遍。從此遂無冥差之事。而典史亦被革。

### 觀花爆

予邑五方雜處。人烟稠密。城中幾無隙地。惟四隅各有坑坎。爲注水也。辛巳春。東風凍解。池水枯涸。好事者於東南隅夜放花爆。以硝磺作諸戲。具火發機。動則觸處成彩。洵屬雅劇。於是來觀者男婦老幼數萬衆。輿馬填衢。宵分人聲如雷。燈光類星。地窄人稠。聚而難潰。俄而花爆放畢。互相擁擠。以致蹂踐死者。片刻十餘人。次晨檢其屍於淤泥中。衣垢骸折。其慘已

甚中有一少年屍。於其懷中得女鳥三鈎。蓋因貪竊此物。遂致斃也。嗚呼。采蓮之樂未終。就木之凶立至。報應之速。斯亦奇矣。

【評】樂極生悲。至言也。夫遊戲之事。至使舉國若狂。輕佻者遂從中多事。其弊直不可勝言。死於非命。天之警人深矣。彼玩物喪志。猶細焉耳。

蜂異

房邑王某。能以咒取蜂房。衆蜂冥然類蟄。任其摘取而去。日恆以爲戲。或勸其弼諸藥市。俾得微利。於是廣搜博取。蜂房堆積盈千。其咒詞鄙俚可笑。而靈應如響。一日王祖臥柳陰晝寢。夢一赤衣丈人。巨目廣頰。氣象猶惡。謂王曰。與爾何怨。何讎。旣毀我室。復取我子。若不嚴加懲創。我輩無噍類矣。隨呼其羣。有千百健男。蜂擁而至。各以利矛狼刺。其痛徹於心府。大號而寤。乃無數蜚蜂。集體毒螫。揮之不去。肩背都腫成癰。醫治半載始瘥。遂罷其戲。

【評】蜂之爲物。渺乎微矣。乃能報怨如是。是固罕聞。然日毀無數蜂房。日斃無限性命。天長日久。積怨壘毒。譬如涓滴之水。積久成河海矣。設無顯報。伊於胡底哉。古人云。勿以善

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信然。

### 白郎

邑人某家。鹹蠶甕後。有白蛭大如盎。某欲殺而妻止之。至夜。婦似夢非夢。見一少年入室。白而豐肌。褐衣寬袖。週身垂穗。纍纍然如簑。謂婦曰。感卿緩頰。得免遭渠毒手。恩實身受。敢不竭啣環之報。婦詢其爲誰。曰。我白郎也。言次。語涉調謔。解履登牀。遽前親吻。婦欲撐拒。而肢體頑痺如痿。任其快意而去。如是。覩某他出。輒來信宿。半載。婦懷孕。而腹中奇痛如萬針攢刺。每一鼓動。則呼號欲死。婦哀求乞免。白郎曰。予之德報猶未已也。婦泣云。微子之故。腹痛尙不致如此。白悻悻含愠而去。其家延師驅逐。焚香設壇。歛壇上風吹燭滅。几案盡傾。視婦氣絕於室。

【評】再生之恩。報之以此。此其所以爲妖也。而婦人之仁。往往害事。多半類此。

### 鬼結婚

靜海王某。舊爲某宦長隨。適寓於保陽逆旅。患病自知不起。將其積蓄私瘞於榻下。人不知。



也。無何病益篤。喚店主至。給以五十金。囑其爲己棺殮。所餘衣物。悉煩登記一冊。分作兩分。自留一半。其餘俱贈店主。數日果死。店主如其教。停柩窗外。將待其家人至而交付焉。有津門郭姓往保定謀某事。寓於其室。夜臥帳中吸烟。忽一人揭簾入。衣服修潔。禮貌甚恭。詢其姓氏。云靜海王某。以同鄉故。款接益親。讓其吸烟。王一吸而盡。口鼻中並無烟縷。屢試皆然。郭心怪之。慨詢其故。王云。予兩人各有夙緣。幸勿驚怖。僕實鬼也。不爲君禍。且有求於君。予前月沒於此屋。藏有金若干。芙蓉若干。俱瘞於榻下。君可取之。僕家息女尙不甚陋。與令郎年齒相若。願奉箕帚。萬勿推拒。瘞金處並有衣物清冊一札。明日喚店主至。云我兩人舊爲嫗姪。按冊索物。如某負心。還請與訟追索。如其慨然交付。卽求將敝柩送回原籍。所存之金。以百爲兒女完婚。其餘擲交拙荆可也。言畢三揖。云僕不能再來。所懇者切記切記。則骷骸感德矣。飄然遂去。郭發榻下。果如其言。喚主人至。詢之不誣。乃賃輿載柩裝物以歸。尋至其家。備述顛末。王妻某氏叱其妄。並疑郭昧其金。郭冤忿莫伸。乃哭訴諸王柩。氏夜夢王來。備言其故。氏知悔。結爲婚姻。至今猶往來不斷焉。

### 三世

予鄉沈觀察維敬將往山右棲於逆旅。見一人左手儼然豚蹄。駭而問。故其人對曰。此前生孽也。初一世爲縉紳。多行不義。既死。冥王罰作牛。主人豢養臻至。驅使亦無所苦。常有鄰人借去旋磨。言磨麥三斗。午後送還。及至其家。磨至五斗。猶不止。終日不飼芻蕘。牛飢甚。食其麥。鄰人執挺痛撻。主人怪其爽約。詣鄰視之。鄰言牛食我麥。責主人償。主人雖知其詐。無可分辯。乃撻牛以辱之。牛忿作人語。盡以情告。於是羣驚爲妖。咸趨避。牛飽餐餘麵而歸。謂主人曰。日蒙主人恩養。敢不結草圖報。牛本非妖。主人其勿恐。從此馴良。勝於常牛。數年將死。謂主人曰。冥罰限滿。牛之報主無日矣。牛死後。請剝而鬻諸市。不然。冥責恐未已也。主云。汝一生勤苦。何忍令殘鼎鑊。卒不聽。目視廝僕。以敝帷埋於園內。牛至陰曹。冥王命鬼卒脫其皮。自顧依然人也。而裸無寸縷。叱令自去。出署不知所之。見有華衣搭欄上。諸人爭著。似無有禁阻者。已亦取一青衣被之。隨衆坐輿上行。不數里。車忽傾。驚視則身伏楬中。已化爲殭矣。不數月。軀竟肥腩。爲人所斬。歸復見王。王遣人剝其衣。黏著肌理。痛徹肺腑。不使剝淨。

獵逃而左袖未脫。展轉間復落褥爲人。今之豚蹄。卽左袖也。

【評】牛知報主。其良不沒。宜其牛而豕。豕而人也。夫顛倒衆生。罰不稍恕。則昭昭之報。悉冥冥之刑。然則爲士大夫可不兢兢自愛歟。

### 妖詐食

有邑人夜行壟畔。誤踐一物。膩然肥軟。疑其蠅也。祝曰。愚人夜行無炬。誤踐貴體。深自悔懼。敢祈上仙萬勿加罪。祝畢而歸。甫至家門。聞堂中擲器聲。錚錚然。其響類礮。入室則破甌殘盞。狼籍盈前。方欲致問。妻忽瞑目。無端被凶人作踐。使我脅痛骨傷。此怨誓必相報。家人焚冥鏹無算。其怒稍解。云明日亟以旨酒嘉肴祀我。則渙然冰釋。否則不爾活也。邑人泥首自贖。婦皆睡不醒。次晨攜酒榼香楮至舊處設祭。視昨所踐者一大瓜也。恍然悟悔。痛詆婦。忽然寒戰而愈矣。

雖離亦信。  
而妖之計  
售矣。

### 縊致富

邑有某氏者。落魄奇窮。無以卒歲。會除日家家酒脯。而自顧其室則嗷嗷衆口。坐以待斃。自

顛倒衣裳。  
尙不忍令  
其赤體。則  
中懷坦白。  
固與穿窬  
之盜不同。  
也。由是致  
富可哉。

思身爲男子。不能致富。使妻孥困憊至此。不如死之爲佳。浩歎而出。信步至教軍廠。見其東廂內僻靜無人。思於窗上投縋。俾得死所。躊躇已定。歸求助於親友。凡歷數家。並無有借一文者。於是心灰志喪。而念愈果。入夜。嗒然竟往。至東廂。漆漆然黑不見物。急趨窗下。解帶將懸。忽有物觸手。捫之。人也。高掛橈際。蓋縊死矣。細摸其衣。狐裘貂掛。被體茸茸。大駭曰。僕之覓死。不得已也。公如此富豪。何爲亦尋短見。僕若有此服飾。斷不至此。中心怔忡。歛生一計。祝曰。今幸遇公。緣卽非淺。請暫債公物。入局一博。其勝也。返君完璧。其負也。與女偕亡。遂解其袍襯衣置地上。復捫其內裳。亦皆華麗。不忍再解。乃俯取所脫之物。赴質庫得錢百千。詣局縱賭。呼盧喝雉。應念而來。大獲全勝。未至終夜。已錢鈔千萬。計核算而歸。見家人猶環泣也。急市餅餌。舉室飽餐。隨卽贖衣。令子負袱同往。至故處秉炬四照。不但其屍烏有。視窗間珠網櫺上敗塵。並無蹤跡。詫異而返。從此經營不數載。富雄一鄉。遂藏其袍於雕龕。春秋致祭焉。

## 卯怪

邑人某移居新第。夜聞室中嚶嚶人語。駭而靜聽。聲在坑間。發磚視之。得二雞卵。怪而置諸窗外。其語猶刺刺不休。第不辨其何辭耳。碎之則堅如鐵石。並無少損。急斫以斧。始破。血色殷紅。紋如石理。未知何怪。

### 溺簿

其姓將赴上洋。甫登海舶。艙中假寤。聞二人語曰。人數足否。答曰。尙欠二人。某猛醒。暗思乘海舶者。向無定額。焉有點數之理。得毋神稽溺簿乎。遂決意負裝登岸。及舟揚帆入海。遇風覆溺。一舟無有存者。光緒七年九月事。

### 產怪

趙某婦產一子。頭聳雙角。額生一目。面平坦。惟有口鼻。腦後垂一膜如簾。揭視儼然人面。眉目口鼻俱備。而殺之。

### 守宮

邑藏經閣上有大守宮。伏椽下。狀如小犬。閣上舊畜羣鴿。物仰吸之。輒投於口。日戕數鴿。果

臨機應變。  
不可多得。

腹而去。好事者自下擊以火銃。物掉其尾。竟不能中。後不知所往。

### ■青蛙精

邑城北村劉孀婦。有子尙幼。就外塾讀。值天暴雨。兒未歸。倚閭以待。有小髻。年約十三四。姿容秀美。綠衣光澤。冒雨而入。曰。請暫借姆廬避雨。晴卽速行。婦愛其慧。納之。髻應對如流。甚愜婦意。適空際雷聲。訇騰。髻驚變色。遽投姆懷。婦抱之一炊時許。雨霽。髻始起。向婦稽首。頓失所在。兒自塾歸。見女衝門出。方一凝眸。遽化爲大蛙。如車輪。跳躍而去。奔入告母。相與驚異。後數載。因捻變。母子避地舟行。淀中波浪陡作。舟人大駭。有巨物自水出躍。登其舟。舟平穩。直抵彼岸。衆負裝下。見船頭一大蛙。赴水而逝。

### ■錢龍

山左諸生陶某。訓蒙於邑之葛沽。恂恂謹抑。良士也。忽購一利刃。朝夕磨礪。藏諸薦底。一日。鍵戶。謂其徒曰。吾平日誨爾諄諄。爾輩雖藥石。今盡殺却。而甘心焉。急捉其徒之年長者。忿欲加刃。徒年十六歲。黠而多謀。跪而請曰。弟子敢不奉教。奈不見父母。終覺抱憾。九泉請歸。

辭雙親回塾。一聽先生所爲。生曰。孺子尙知孝道。可暫去。速回。乃拔關放出。復閉戶倚以石。童子歸家。訴諸其父。其父叱曰。先生何致殺人。是爾託辭逃塾。宜速歸否。則加鞭責矣。童子無奈。哭訴諸居停。趙姓者且曰。阿伯不速往救。令郎與二三窗友成齏粉矣。趙大驚。乃集衆至其塾。隔牆聞童子號泣聲甚慘。扣其扉牢不可開。衆緣梯過。見生裸縛一童子跨其身而割其股。已露筋骨。聲嘶嘶幾不能號。其餘二三人有驚踣氣絕者。有匿諸案下者。匿諸柴後者。衆奪其刀問何仇。害生曰。吾教誨子弟。不如是不足以有成。衆中有好事者。怒欲痛毆。趙急止之。乃厚贈遣人送之歸。生語多顛倒。至河干謂送者曰。吾非爲阿堵物。亦無須汝遠送出。居停所贈之錢。盡棄諸水。悻悻而去。至家顛狂益甚。父母僉以爲憂。閉諸室而給飲食。年餘歌笑怒罵。無常有。老道士託鉢於門。自言能相宅。陶翁延入。至庭中。喟然歎曰。妖氣太惡。寶眷未必安也。翁奇其言。急求拯救。道士謝以不能。翁五體投地。懇求益切。許之。令出病者。生見道士大言曰。吾奉天命敗其家。爾勿干預。道士曰。此兒他日功名顯達。未可戕害。吾勸翁改行。汝勿惡作也。生曰。一鄉饑餓。彼坐擁厚糧。視死不救。此復焉有人理。乃趨避登樓而

閉其門。道人追及。破扉而入。生怒且罵。道士亦怒曰。吾本不爲已甚。頑梗若此。不得不下毒手。乃出銅針長二尺許。直刺其胸。頽然遂斃。翁頓足痛曰。不圖竟殺吾兒。道士笑曰。翁請勿憂。公子固無恙也。踞步作法。生果甦。囑其調養。百日當愈。翁駭問故。道士曰。此妖乃翁家之錢龍也。先輩富而好善。彼暗中司會計。故家道日興。今翁吝嗇不如先人。彼欲破產而作祟。公子顛疾皆彼所致。君如不信。請驗之。今已斃於空室亂木下。翁督衆僕移木。衆嗤其妄。固強之。木盡有巨鱗長數丈。粗如柱。盤踞而斃。衆始大驚。道士曰。此物應運而來。罪不應死。可於麥場上作壇。吾咒而生之。乃埋於壇下作法。三晝夜。發視鱗已泐。道士勸翁改行。翁知悔。厚酬道士不受而去。翁自此卹鄰睦宗。非善不爲。又數年。生領鄉薦。

【評】狐仙妖魅。每視人之運氣爲轉移。運旺而家興也。暗爲增益財。幾不知何自來。運衰而家敗也。暗爲消耗。財又不知何自去。衰多益寡。妖不能均勻之。此理之不可解也。然不難解也。不貪意外之財。財不傷於意外。嘗見祖宗刻薄成家。子孫游蕩敗產。此妖之興不盡存妖也。人能於財非義不敗。則可以處貧賤。可以守富貴。雖屬老生常談。而狷潔



自愛。修德自能勝妖。識者當不以予言爲河漢也。

### 石珠

武弁某。從軍湘處。夜行山內。見石隙中有光透露。照澈數步外。明朗如晝。鑿之得一石丸。大如指。頂持歸。置諸暗室。如燒蠟炬。每燕會縣於中堂。數十席微芒悉見。某大僚欲奪之。弁不與。因是免官。益以爲寶。藏諸匱。祕不示人。又數載。光漸斂。後僅尺許。今竟全暗如頑石焉。或云石之精氣未足。故光不久。若待數百年精華充足。便如照乘珠。久而勿暗也。然歟否歟。夫石果韜光匿彩。自能歷久常新。乃急自炫。遂至元精敗露。的然日亡。殆自取也。

### 土中魚

癸未夏。靜邑掘河。土中得一鯽魚。長二寸許。土工詫異。於是環視如堵。中有一任姓者。逼近視之。魚躍入其口中。卽失所在。任甚懊悔。而卒無恙。亦異事也。

### 蝎虎尾

癸未秋七月二十八日丑刻。忽大雨。霹靂甚巨。有二丐寄宿邑南門樓。見雷逐一物如豬。繞

樓奔竄。忽匿宇下。雷擊樓脊。崩圯。物遂不見。後十餘日。城下王氏餘屋。於屋上得一蝎虎。巨尾長四五尺。粗如雞蛋。始悟所震之物。卽是也。予親見之。

### 焦某

安徽焦某。從軍駐札於津。一日自城西營中醉歸。將往海光寺機器局。時已三鼓。路經城西南野。見道旁一烟館。其中燈火熒然。入視矮几短榻。亦頗雅潔。乃向主人買芙蓉膏。少許。見主人年三十許。短衣青背心。足着雙靴。色亮殆如鳥紙。未暇細審。臥榻上對燈燒吸。燒燈光青黯。烟筒塞如無隙。因出已囊中烟盒置盤中。挑烟燒試。燈火亦然。某口中喃喃怒詈。俄一無首人推扉入。呼曰。買烟。主人挑烟與之。焦醉眼模糊。不知其爲鬼。乃喝曰。何故著衣蓋頂。作此惡態。駭煞人也。其人不答而去。主人白爾以彼爲醜。視我何如。因對燈瞋視。口眼碎碎作響。舌出於口。目出於眶。纍纍然如鈴下垂。血淋漓滿面。焦大驚。奔避至南關外。蹶然而倒。大號。及有人出救。某已昏。不知人矣。灌以薑汁始甦。備言顛末。次日遣人往視其處。並無屋宇。叢塚中。地上有泥塑小圈。方圓數寸。中置烟盒。及持歸。卽焦之物也。衆爲詫異。癸未十一

月事。

鬼眼

有選人徐姓。賃居邑城東某家民宅中。多邪崇。衣食等物。往往輒自失去。一夕窗上破孔。中有人自外窺視。目光炯炯射入。朗如明鏡。疑其盜也。出戶視之。窗外渺無人跡。以物投之。則遁去。次日視窗上並無微隙。至夜窗上眼光依然。神色倍覺瞋怒。如是數日。焚以楮帛。禱祝始不復見。

陳姓

軍械局中差官陳其。目能視鬼。有再醮婦病篤。發狂譫語。或洩陳往視病者。陳辭之云。予非巫覡。視之何益。或再三求之。云他無所勞。請君視之。倘室中有鬼。囑其急備後事。否則延醫調之。庶不悞也。陳隨往。見室有男子坐牀頭。怒目指詈。詢其年貌衣履。其友人曰。是婦之故夫也。未幾果卒。觀此則知失節之咎。冥責難逃。夫婦既改適。而死者抱恨九泉。卒至索命而後已。然則喪偶者。亦何必娶再醮婦哉。

### 義倉怪

邑城內義倉中多怪。湘軍借爲銀錢所。或寓居其室。每月明。見東廂空室頂上。有物大如布囊。人恆見之。不以爲怪也。一夕有武弁某。寢於西廊。夜將半。有物揭其帳。面大幾與帳等。目炯雙炬。齒列羣峯。白毛蓬鬆。長半尺許。滿布其面。弁急以拳擊之。物囓其拇。牙如利刃。弁大號。物不釋口。甫脫出。又咬其臂。血涔涔遍席。暈然而絕。物自去。次日爲人救甦。視其傷。已見骨。調養數月而愈。

### 秦裕

秦裕奉天人。夏夜看守瓜圃。見牆上有十餘童子。往來擔物。知爲妖魅。乘間捉其一。童子哀泣求釋。秦云。與我金錢二擔。則釋汝。否則斃刃下矣。童以明晚將來。秦迫其矢誓而放之。及晚。有童子四人。送寶物二擔。口中唯唯。作用力聲。黑暗視之。物圓如磨。金彩輝煌。知其爲寶。不勝喜悅。童謂秦曰。報君金寶二擔。請笑納之。我輩去矣。言畢。擲於地。骨董有聲。紛然散去。秦喜極。取火灼視。乃葦管二枝。各貫銅錢一枚。大怒。再索童子。不可得矣。

■蛇異

完縣村夫。清晨灌溉瓜圃。見一赤蛇蟠瓜蔓上。細裁如蚓。戲以物撥之。蛇忽躍然奮起。頭如斗。身如梁焉。村人急奔。蛇行風響。瞬息卽集足下。駭極而倒。蛇失所在。及視故處。蛇蟠蔓上如初。

■蝟火

邑李氏家祠中。往往見怪異。守祠者夜見後院紅光熠耀如燔柴。疑其火也。亟覘之。一老蝟立墀下。高於三歲童子。口中喃喃作人語。其雙目放光類炬然。

■雞異四則

有人乘海舶行。至巨洋。忽波濤翻沸。一巨雞其大如鶴。黑色羽毛。濯濯有光彩。立船頭一炊許。始飛入波中而逝。博物者不能指其名。

河南某縣。雨後忽有一雄雞。自空飛落。高二三尺。雄冠長距。文彩奪目。成捕而烹之。雞忽自釜中飛起。火從灶出。延燒街道數里。

西賈段某。寓居京都某家空室。夜見雞雛數十。從地隙出。窮其處。在院西隅。發之。得銀錠無數。上鑄崇禎年號。始知前明巨紳之故第也。

滿城農夫。於村外見一黑雞。雙睛突出。神彩悍怒。逐之入蒼莽中。卒獲之。烹食則吐泄大作。膈冷如冰。識者謂此物乃新死者之煞也。

### 產妖

邑人張某。生一子。獸首人身。其狀如貓。口巨幾連其耳。置之隘巷。人爭視之。此光緒十一年四月八日事。

### 羊怪

邑人某。偶出南郊。至一處。去城十里許。芳草迷人。野花布地。徘徊間。其墳穴中出一羊首如栲栳。猙獰可畏。邑人蹊躩而返。回視其處。旋風蔽天。物駕風高入雲。畏向西南而沒。不知何怪。

### 張傑

張傑者山右人流落津門。爲逆旅傭工。一日自楊柳青驛乘船歸。有婦人與其渡。年可三十許。風致嫣然。彷彿富室僕婦。心竊好之。與之語言詞便捷。既渡。各分路去。迂迴數里。始至旅店。婦人先候於門。張訝其先至。驚詰之。婦云。天色已晚。無所投止。浼君寄宿耳。張錯愕。未及答。而婦已入。倉卒間。旋失所在。及夜。張歸寢室。偃仄土榻。僅容一人。婦已坐於榻。展裯褥焉。速其滅燭。相與共寢。綢繆備至。張詢其爲誰。婦云。我仙人也。與汝有緣。當祕之。不爲君禍。天明自去。每來必先滅燭。不但人不知之。卽張亦未覩其容也。如是兩年餘。有僚僕夜聞張室人語聲。疑其納妓也。迫詰之。張以實告。某不信。至夜坐以待之。遂不復來。張已絕望。一日。張出西郊。有婦人自後呼曰。戒爾勿泄。何便失言。緣盡於是矣。張回顧。殊不相識。婦曰。兩載好合。臨別不會面。亦屬憾事。張恍然。頓首謝罪。既起而婦杳然矣。自此遂絕。

【評】兩載綢繆。妍媸莫辨。此不奇於仙幻。而奇於張愚也。夫西子無鹽。以暗室逢之。應無所異。張之愚。正張之黠矣。彼空卽色。色非卽空耶。

### 金化水

諺有云。時來則黃土變金。運敗則黃金成土。此雖寓言。然實有之。邑有朱某者。其先家本富。母溺愛過情。藏有白銀六器。爲之私瘞於室內。囑曰。毋妄奢費。汝他時鄉會試。可取作川資也。母死後。游蕩不羈。呼盧喝雉。柳巷花街。無所不爲。不數載。家產蕩然而妻亦亡。孑然一身。室如懸磬。因憶所瘞之金。發之。則器固如故。視滿貯皆清水。六器皆然。朱卒以困死。噫。異矣。

### 尸起

癸未七月夜。暴風怒雷。卽城南震蝎虎時也。邑東城中華姓翁卒。停屍未殮。經霹靂一。屍忽挺然起立。守靈者駭散。急掩其門。門未得閉。而屍追及。幸爲屏隔。未遽出。抱屏而殭。至曉天晴。衆視屍尙倚門立。右四指指入木中。深沒其甲。數人力挽始出。此亦屍變之類。夫雷能辟邪。此反因雷致變何也。

### 古磁缸

邑北倉趙氏院中。有一磁缸。式圓如鉢。下承以磚臺。多年物也。一日陰霾。雷電繞之。有巨手自空中下。據缸空際。旋有一巨蝎虎。自磚中出。驟爲雷擊斃。俄而缸置故處。巨手冉冉入雲。



而沒。衆視缸口有指痕五。甚巨。深八寸許。嗅之有異香。鄉人撫其痕以療疾。云頗有效。今缸仍存。

■優伶某

優伶某。夜與二人對弈。忽窗櫺作響。一鬼物突入。頭大如斗。面如塗朱。目光四射。咄咄逼入。几上燭火如豆。忽飄飄然懸於空。伶與二人攢抱一處。未敢作聲。俄有扣門者。則鬼忽不見。視燈仍在几上。不數日。伶與二人俱卒。

■河間乙

河間乙。將之豫省。晚息旅店。忽牆壁搖搖欲倒。一巨手從牆中出。五指如柱。屋爲之滿。駭急奔出。有二足自簷際下。脛粗如甕。大號。店主至。物始不見。

■齊某

齊某。涿鹿人。與某友往山左。晚投旅店。友出賣物。某挑燈坐。燈忽青點。一披髮矮婦人自几下出。面貌枯瘦。眉目愁慘。偃偻前行。某方驚愕間。又出一男子。貌亦慘澹。並肩立榻前。似有

所慙。某驚號失聲。其友適推扉入。物俱不見。因移居他店。

### 曹商

曹商。山右太谷人。與其鄉人貿易於津。夜歸。路經南郭外。時已三鼓。四顧無人。見有小車。長尺許。馬大如鼠。人裁如指。戴小纓帽如錢。轆轤然循牆而走。其行甚駛。曹力追莫及。悲曰。我之賤物。行何速也。待追及。踏碎之。將至郭門。車稍停。曹踵至。忽砰然一響。高與城齊。人如魍魎。馬類犀象。報鞭怒視。其狀猶惡。聞車中語曰。此西寶也。甯舍命而斷不舍財。勿傷其生。搜取腰中錢鈔可也。曹驚踣大號。轉瞬竟失所在。自捫囊中財。固不曾失也。狼狽而返。曹其遇仙耶。何變相之速也。索其財而不索其命。仙固因其所畏者而戲之耳。夫愛財如命。豈獨西賈。特仙未之遇也。

### 張老殿

張老殿。邑人。居御河北。其院之東。空室無人居。用積零物。夏月每晚納涼庭中。有旋風貼地而來。入室而沒。怪而掘地。至五六尺。得一巨甕。石板覆之。揭視。乃一老僧屍。疊膝端坐。皮

骨已殭。不知何代釋子。何年圓寂。惜無碑碣可考也。張畏而仍瘞之。

# 醉茶說怪 卷四

津門醉茶子原著  
虞陽趙琴石評點

## 愛哥

杜翁直隸人家富於財而艱於嗣五十餘得一女名愛哥視同拱璧溺愛過於常情稍長飾以男子裝呼爲公子人莫辨其雄與雌也恐人見疑使常酹酢於鄉里間而女亦自忘其爲女公然以丈夫自居十五六歲患痘幾危翁遍延名醫調治得無恙旣瘥面麻削瘦其貌不揚而鄉人羨其家爭願妻之以女翁俱未允延師於別業教之讀愛哥殊驕縱不馴師悉含忍遣聰明僮僕三四人伴之讀且供服役每塾中日課輒遣諸僮代而翁不之知翁期望頗切課程甚密又不忍拂女意每示意於師久無進益輒懟怨情見乎辭師不耐遂辭去女益無忌謂翁曰兒之學業已成無待延師翁從其言乃日處館中與諸僮博戲翁詢所讀之書頗能朗誦翁益惑而溺愛之每食必雞舌羹羹一杯須殺雞數十日以爲常翁雖殷富而吝嗇異常愛哥任意揮霍翁心雖痛惜然以寵故亦隱忍而姑縱之諸僮皆服以鮮衣一出入

隨諸其後。如錦簇花團。凡酒樓茶館。無不任意遊蕩。又結執袴子弟四五輩。訂爲昆仲。奢侈鬪富。徵逐酒食。日無甯晷。衆竟莫知其雄與雌也。有優伶才官者。技貌雙絕。一時名重。哥悅之。而屢招不至。於是攜厚貲往。才拒不納。哥興盡而返。適學憲案臨。翁謂哥曰。凡人讀書多年。文則輜輯青紫。今值考期。不登文場。恐貽人笑。奈何。哥慨然無難色。補縣郡試。投卷應考。陰使幹僕以財賄常路。又以他人冒代。竟補博士弟子員。聲名赫耀。世家求婚者踵相接。有同里王御史之女。美而慧。父鍾愛之。見哥大悅。託戚黨關說。翁不敢違。竟許其盟。居無何。王氏催聘甚迫。使行之。頗自餒。乃謂翁曰。翁使我服女之服。行女之行。則是女而已矣。今使服男之服。且哥行男之行。謂爲男可乎。翁錯愕。莫知所對。哥鬱鬱無所爲計。日惟優游散悶於教坊東。遇才官握手與語。才紅暈於頰。相將入寓。勢不能避。不得已周旋盡歡。哥又以厚利誘其師。師令侍公子寢。才顰蹙曰。仰蒙高厚。儂豈不知。但生年十七。猶完璧也。從此鑿破天眞。實非所願。哥笑應之。將就寢。才涕云。兒本世家子。幼爲匪人所誘。作此賤役。一朝玷辱。九族蒙羞。言畢泣不能仰。哥大笑。不禁入帷。代解鞵履。童猶撐拒。呶啞之聲達於戶外。師聞而

呵之曰。兒勿如此。我日以珍羞之味。綺羅之衣供汝。非欲汝守貞節光門戶而建貞童坊也。區區囊中物。皆諸郎博得來。汝坐食於此。於心安乎。如再抗違。鞭楚從事矣。才見偏。默不敢語。聽其所爲。哥抱於懷曰。見勿悲。吾爲爾堪之。佳婦鬻爾出籍而願之乎。才不語。再問之才云。但乞稍全體面於願已足。尙敢有過望乎。及捫其體。膚膩如脂。戲握其陽曰。好男兒。生有此物。何啼噓學小女子耶。才戰懷驚悸。心戚戚然。默念魯念之戈。不知何以鋒利。屏息既久。而按兵不動。心益驚疑。汗流浹背。僞睡以待。哥乘其睡。潛與同枕。片刻。哥亦朦朧。才私捫其陰。則坦坦平途。雙峯對峙。大駭。哥笑曰。可放膽矣。才亦笑曰。公子豐於財。何致窮無此物耶。哥曰。無此尙破爾膽。若有斷爾魂矣。哥以實告。才甚喜。倒戈相向。大肆發揮。哥暢然滿志。謂才今而後切宜秘密。子不負爾。由是往來無間。越兩月餘。才請其鬻身出籍。願常侍左右。哥從其請。商諸其師。師素以此兒執拘。屢欲驅逐。但憐其藝。未忍遽絕。聞公子言。如脫重累。不爭其直。使從公子去。至杜家。隨諸僮服役。慧過僮僕。遂寵擅專房。杜翁亦喜飾以女子妝。爲愛哥婦。納諸小室。因蓄髮簪耳。居於內室。僉謂公子喜南風。而不知阿翁選東床也。王御史

聞壻納妾。大憤促其速娶。翁不得已。備青廬爲哥完婚。哥謂才曰。今而知優孟衣冠。不可以久。儻王氏女來。何以待之。才曰。是不難。迎娶之事。卿自任之。牀第之私。予代之可也。公子聞之大悅。從其計。王女入門。雖天天少好。而悍妒非常。合卺後。見夫宿妾房。大不平。猶拘爲新婦。不肯遽發。因循半載。從無當夕事。歸甯時。涕泣不食。忿欲覓死。父母詢其故。不答。訪諸婢媼。始知其故。御史大怒。登其門誚攘之。翁懼迎婦歸。婦迫令出妾。公子向婦婉言知悔。婦怒曰。妾王御史之女。三從四德。無不備曉。有何失德於汝面。竟不以伉儷視之。公子笑而不答。女紅暈於頰。怒容可掬。公子曰。得毋謂我偏愛妾耶。今夜卽來伴新娘子。婦益羞怒。語侵翁姑。翁姑以好言慰之。其紛始解。隨卽喚妾至而痛撻之。公子無如何。與之約曰。今夜遣妾來。以明我不二。至晚才至婦室。婦怒逐之。才抱衾強臥。婦怒欲覓杖。其僕媼止之。私謂曰。娘子勿爾。儻逐妾去。而公子不來。是爲淵毆魚。爲叢毆爵也。公子使妾來。是激娘子之怒。逐之中其計矣。不如納之。婦以爲然。妾曲意承迎。婦終不悅。郎不自來。而遣汝塞責。是奚落我。再作態。當以赤鐵烙爾口。妾曰。今夜自有郎來。使婦子盡歡。婦益怒。又欲操杖。爲媼勸解。始免。遂

悵悵臥寢。妾潛就婦低聲曰。娘子勿怒。召和而緩至。何傷也。郎君寂寂寞寞。清夜難堪。不知垂多少涎耳。女以爲謗。已氣冲髮指。赤身起撲之。才乘勢顛倒。婦猝不及防。昂然直入矣。咋其口笑曰。郎來也。郎來也。娘子勿怒矣。稠雲密雨。曲盡綢繆。婦轉怒爲喜。駭而問故。才曰。公子不敢見娘子者。緣公子亦娘子也。妾公子之內嬖。實公子之丈夫也。以予一身周旋於兩間。應無不可。然公子醜如鬼。而娘子豔如仙。譬如擇羊。豈效甄字。娘子豈不知之。婦喜甚。撫才曰。好男兒貌勝蓮花。與卿願爲並蒂。才悲曰。初會面。即便撻楚。令儂難堪。至今棒瘡尙痛。明日請退避三舍。婦力言其悔。痛自搥。才遽止之。婦乃矢誓旦旦。願期白首。才笑相許。月餘情如膠漆。哥不耐。至婦所喚妾。妾不應。婦曰。公子光明磊落。不徧厚於妻妾。使我輩二女同居。其不得志。以表公子無私。今何作此態耶。公子詞窮。自思以美果讓人。作事顛倒。悔已無及。從此飲食不甘。父母爲之調停。使妻妾各以半月伴寢。遂遣妾隨哥去。至半月當入妻室。哥畏惹不往。父母苦勸之。不得已從其命。妻知其僞。固誘之淫。哥衣不帶。將盡十餘日。婦不耐曰。聞郎君身無長物。信然乎。公子不答。及期使伴去。妾嚴禁。妾不與婦通。會面更無日。



也。婦恚甚。招公子來。留於室。夜謂公子曰。爾之伎倆。吾已勘破。不實言。吾將遍延親黨。來以揚其醜。如明言之。有妾同享。外人不得知也。公子僞睡不答。婦怒沉半响。出其不意。將褲而手探之。則蓬蓬鬚髮。滿口于思。大笑曰。今日尙惺惺假作態耶。明日卽徧傳播。公子泣曰。予非故爲妖異。父母爲老而無子。以我代之。作此不明之事。幸人不之知。旣已如此。背之非孝。卿亦人子也。若傷二老之心。則不孝之罪。不獨我一人也。且予已有娠矣。尙赧顏爭夕乎。婦曰。公子何以置我。哥再拜曰。予分娩時。佯爲患病。煩卿坐褥一月。僞爲生子。果男也。共撫之。兩全其美。仁孝在其中矣。此後陽台與君獨據。予將雌伏矣。言畢。淚下如雨。婦感而許之。又月餘。公子舉一男。潛閉內齋。屏絕諸務。延醫診視。醫云。氣虧陽痿。日進參附。公子棄諸藥。市產後之劑服之。得無恙。婦蓬首垢面。坐帷中。錦衿蔽體。居然生子。公子遣妾來侍婦寢。又雇乳媼哺兒。母子均得舒泰。於是賀者盈門。王母亦喜。備儀物甚豐。視其兒方面大耳。臥錦繡襁褓中。洵是福相。越三旬。夫婦並起。登堂拜其父母。翁欣然有含飴之樂。視兒如掌上珠。命名曰福生。福生者。父所生也。而他人不解其意。公子從此遣妾常在女所。女嬖之稍離之。勿

悅也。妾亦憐婦美。兩情歡洽。與公子絕跡矣。公子抑鬱成疾。紅潮爲之不來。醫揣公子體虛。率進興陽固腎之劑。愈服愈危。又有疑公子爲瘍症入內者。更以攻毒之品投之。於是病致不起。公子泣謂父母曰。魚目混珠。終非長策。今幸有子。宜善遇之。王女不可恃也。兒爲二老者至矣。今壽不永。可爲奈何。彼虧我之短。而有負心。予必奪其魄兒。死卽遣之嫁。萬勿久留。恐出意外之醜。彼才優者。恨未能生啖其肉耳。言畢而逝。父母痛如割心。以大夫禮葬於祖塋之側。婦不爲之衰絰。翁勸之。婦曰。我與彼妯娌也。妯娌無是服制。不敢違。翁辭窮。不敢強。婦遂炫裝敷粉。日與妾戲。妾亦不安於女子裝。一仍其舊。翁忿撻之。婦與才並怒。共起搗翁。且曰。我爾豕之壻也。爾女旣亡。我有嫡妻。如不相容。我便攜眷去。不受爾羈絆也。翁怨忿填胸。恐其敗露。轉苦言安撫之。才每私出夜游。翁已無奈。漸漸白日亦然。繼爲狹游。無賴子每出入其門。翁恨欲死。乃對燈墮淚。忽舉首。公子立燈下。翁大駭。公子曰。父勿驚懼。此來正爲父與兒也。明日換乳婦。抱福生於母所。朝夕善守之。防彼毒手。兒自有術報之。兒一生暗昧不明。致遭奇辱。因生平暴殄天物。故天壽命。然所恃者孝行不虧耳。幸得請於帝矣。許斬此

淫佞言畢不見。翁疑爲夢。然聞此言。姑含忍之一夕。家人呼有盜。於是羣起操戈相逐。見牆陰一人攀壁方登。有健僕猛刺之。頽然而倒。縛視乃其隣子。呼云。予本不願爲此。爾家才兒約我來。許我瓜分。盜在汝家。與我何尤。翁聞言。令解其縛而釋之。次日以厚貲遣才去。婦見才去。假歸甯。意欲與才野合耳。是王御史家法森嚴。內外隔絕。婦與才會面殊難。計無所出。乃使其心腹婢託買絲於門外。得遇才。告以祕計。才歸。夜呼其黨踰重垣入。思劫女掠財。方至前庭。見愛哥立廊左。才大驚。猛斫之。遂倒。王僕均至。見有持刀者。衆先擒之。乃才官也。於是衆盜奔竄。王家多健僕。爭縛之。無一脫者。燭視所斫之屍。乃卽婦也。蓋婦陰嗾才行劫。乘間與兵遁。是夜聞聲卽出。不期竟爲才所殺也。王御史始知其女非良。痛恨之。送盜於有司。盡置於法。後福生長成。聯捷登第。奉其祖以終老焉。

【評】掩耳盜鈴。未有不敗露者。况爲之易裝娶室。豈假者竟能爭哉。自立於必敗之地。而欲求全。其可得乎。杜翁可謂愚矣。若愛哥始則放蕩。後則知悔。無如陰陽反背。事終不濟。天所以始棄之而終憐之矣。夫事不可以矯揉作也。嘗見柏舟操節。暗偷韓椽之香柳。

陌遊春。浪擲衛車之果。或明或暗。終被人知者。醜之所在。彌縫難也。鄉有翁媼。老而無子。三女皆待字。共議守貞養親。而幼女終默默。二姊咸睡之。父母聘其幼女。後父母終。家道寒苦。其壻出賃殯殮之。衆歎其賢也。幼女其二姊守貞。於親無補。惟閉門茹苦。雖族中姪輩。俱莫視其面。後皆病癲狂。長者先死。次者病十餘年方死。其平昔癲語甚醜。皆其心事。噫。矯情有何益哉。

### 狐師

宮生斯和。浙人。父貿易於津。娶北村趙氏女。遂家於是焉。生從塾師讀書於蕭寺。因冒籍赴通州應考。院試被黜。意頗不平。與二三窗友自州歸。離村半里許。有演外台戲者。衆相聚觀。生見一女子。姿容絕代。擁擠衆中。粉汗交下。未幾至台前。衆健兒叢中摩肩相立。衆俱若未之覩。生心怪之。歸告諸友。僉云未見。至晚歸寢室。挑燈獨坐。舉首則女子立几前。生拒之。女不去。生曰。此塾也。非女郎所宜到處。若爲人見。無顏甚矣。君縱不畏人言。吾欲避嫌。瓜李請速行。友且至矣。女曰。予狐仙也。予之形惟君獨見之。生曰。市上遨遊。非予也耶。毋託狐仙以

誑我女曰。君勿多疑。君試思市上熱鬧之場。塾中幽僻之地。何物女兒。能獨往獨來。而使衆耳目如聾。瞶者。生恍然曰。君誠仙人。此來何意。女曰。實告君。君前生爲山右富室。每於獵人手買禽獸放生。彼時予未成道。誤爲獵者所獲。幸君救免。茲來特報此德。生曰。此爾輩之故智耳。非云有緣。卽云報德。其實意在苟合。女正色曰。此何言也。予所謂報德者。非床第之愛。乃衣鉢之傳。君有夙根。前程甚遠。願質美未學。猶璞玉未琢。自揣學問固陋。然教君尙覺有餘。君肯師我。當竭誨之力。生踟躕有難色。女云。滿招損謙受益。今汝趾高氣揚。宜其一芹尙不能採。生聞言。怒曰。衡文者無目。於我何尤。女曰。不怨勝己者。尙反求諸己。君不知責己。徒詈主司。何爲。生曰。此老生常談也。予何常不知責己。所以不平者。以他人非能勝己耳。女云。何也。生云。如某之功名。以賄賂。某之功名。以夾帶得。某則以關節得。某則以文本不佳。以僥倖得。我何有其一。不過但憑文耳。女曰。此正人之所以勝己也。彼以賄賂。君當自怨無錢。彼以夾帶。君當自怨無膽。彼以關節。君當自怨無門徑。彼以僥倖。君當自怨無命運。數者並無。然則可憑者文而已。君平心而論。文果佳乎。曰。佳。女曰。如文之某處。何以云佳。歷指其疵。宛

如目視。生大驚曰。君未見吾文。何以指謬如是之不爽耶。君真神人。敢不拜服。言畢再拜。弟子禮女曰。君服我之神耶。抑服我之識耶。若服我之神。是我以術取。若服我之識。是我以學取也。聖人之道。不過平易近人。願君勿以奇異視我。則子之學日益進矣。生曰。今而後敬聆師訓。女喜曰。孺子真可教。自此呼予爲姊可也。因呼爲胡姊。遂獨居靜室。夜爲生講貫。剖疑析義。問無不知。生偶有荒怠。輒加督責。懷若師保。每夜來。將曉卽去。卒不及亂。而色厲詞嚴。亦不敢犯之也。嘗謂生曰。讀書之道。當取其精而遺其粗。古人所謂觀其大略者。非疏忽也。其用心不在尋章摘句耳。今君之案頭。不過講章一卷。時文數百藝而已。其識見果安在哉。夫博覽經史。諸子百家。鎔化於胸中。固亦大難。第學問長進。不可不闊眼界。今之時藝。最足縛人才思。並令人無暇更讀他書。然諸書與古詩文。亦不可不着意也。生曰。諸註可尊乎。可駁乎。女曰。晦翁四子章句一書。如暗室逢燈。夜行見炬。洵屬有功於世。然其中亦有不可過拘泥者。如獲罪於天。天謂卽理也。意以爲於理不合。卽與天不合。故謂天爲理。若謂理卽是天。天卽是理。似乎誤理矣。果如晦翁之言。則天厭之。何不云理厭之。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閱此天理一段。增長學問不少。頗合輓近科學的見解。較之荒淫之狐。自有別矣。

醉茶說怪 卷四

三

何不云理將以夫子爲木鐸。並理喪子。吾之不遇魯侯。理也。天理未欲平治天下也。等句。皆改成理字。可能講乎。予不必多贅。如此等處。當獨具眼力。不可爲古人所愚。非必一知半解。強詞奪理。便欲壓倒古人。夫取其意。何可摘其非。尊其言。不必護其短。此平心之論。何必先存一尊之駁之見。之於胸中耶。至朱子經書註。則多有模稜語。如鄭風率指爲淫奔。且如如疑亦淫奔之詞。旣疑何註。拘泥處如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何其迂闊。夫辱不辱在人。受辱不受辱在己。焉有嫁不及時。遽來強暴之辱。遂令真信自守者。以此爲可懼。吾想極亂之世。尙不致如此。况二南被化之國乎。此等處。可以不必死於句下也。生聞言。如晨鐘暮鼓。入耳豁然。遂悅服尊教。每塾中課題。女先一日卽知。爲生講析研究。俾成佳作。漏盡女自去。生始就枕。如是年餘。生文思大進。塾師不能易一字。同學者共猜之。然不料其有是也。一夜有同學起溺。聞生室中有人聲。舐窗私窺。見生狐坐燈下。言猶未已。叩扃窮詰。生不能隱。遂以實告。同學生曰。妖由人興。不早與絕。是自求禍。伊誰見古來名儒。有受業於狐者。學品果優。避之不暇。况公然敢犯函丈而居師位乎。蓋陽雖規誡。而陰懷忌妬。因衆約次日各持

以上二則。  
爲金書之  
精華。讀者  
幸勿錯過。

利刃突入生室。左右亂擊。生見女怫然而去。乃謂衆曰。諸君不必惡作。彼已去矣。衆乃挽生同榻。生忿未眠。聞窗外女呼曰。宮生學業已成。取青紫如拾芥。好自爲之。毋荒舊業可也。予與君緣分已滿。卽無諸君此舉。予亦不久留。尙煩寄語諸君。如某某與我有一面緣。五年後會於石橋。誌之勿忘。予去也。衆聆言不勝悔懼。急開戶出視。但見星月皎潔。銀河在天。而女已渺。後生與衆友同車入都。應春闈試。至通州經石橋。見一女子姿容絕代。自對面來。衆目送之曰。美而豔。生審視曰。是胡師也。下車卽不復見。衆亦驚嘆久之。是科宮高捷南宮。其友亦同榜登第。

### 伍明倫

伍明倫。渤海人。家無恆業。爲鹽商夥友。偶失事。窮困無聊。或薦之於豫商。至豫。則肆中人淹於事。商使之居市後閒院。月給以青蚨千許。以俟有缺補用。伍愁悶欲死。思歸故鄉。而又無資斧。遂隱忍之。大遭諸役白眼。飲饌或噉與之一夜。獨坐廊下玩月。仰視月中隱隱有紅霞一朵。直降庭際。光彩射目。一紅裳女子。豔麗如仙。伍驚起。女子笑曰。勿怖。勿怖。何前日心願。



今遽忘耶。伍不解。不覺膝爲之屈。女曳之並坐。詢其起居。伍諾諾。女隱以蓮鈎躡其脛。間以游語。遂相狎昵。伍問卿自月中來。得毋嫦娥也耶。女曰。嫦娥月殿仙人。妾不過宮中之侍婢耳。君前生亦月中人。搗藥仙是君大父。君其子孫行也。妾在殿前爲仙人取藥。君忽以眉目送情。仙人知之。怒欲刑責。爲搗藥翁苦求得免。於是降謫人間。不圖一染塵濁。前日事茫不記憶。妾此來亦是私奔。聊報君之癡情耳。問嫦娥知之奈何。曰。彼由人世奔入月中。妾由月中奔入塵世。其奔一也。烏得禁之。雖然亦須慎密。彼若覺之。甚無益也。每望月滿。妾當自來。天將曉。飄然而去。至期果來。如是年餘。依戀最篤。伍以貧窘。浼其援助。女曰。妾無能爲力。君家搗藥翁有奇術。可博取富貴。君於十六夜設香壇拜禱。當有效。如其教。商果遣伍司會計。又半載。肆中掌橐籥者故。商使補其缺。於是衣履飲饌。較前懸殊。卽衆役亦奔走逢迎。供驅使焉。又久之。積有金帛。遂爲狹邪游。歌童舞妓。不離左右。商頗厭惡。女私謂伍曰。君薄有贏餘。便不安其分。居停頗不耐之。可不奈何。伍爽然自失。求計於女。女曰。君家翁自有妙術。明日妾浼其同來。君自哀之。次夕果偕至。皤皤然一白鬚者。翁也。伍拜盡禮。翁喜曰。阿兒勿憂。

此篇尤能  
引人入勝。

有老夫衣鉢在。保無虞也。攜手至密室。授其術。伍從此挾其術。以悅豫商。商惑焉。衣屢易著。每同坐。寢同床。金錢任伍自取。勿過間。伍頗快意。益感翁。朔望必設祭。豫之縉紳官長結交。爲昆仲。皆以得伍友爲榮。衆中有鯁直者。伍以其術惑之。罔不顛倒。向之薄待己者。設計懲創之。家蓄多金。頗置良產。自顧生平於願已足。乃購某家廢園。將建月華樓爲迎女也。工未興。女忽至。謂伍曰。好事者曰於仙子。仙子甚悲。不令妾離跬步。今此一別。永無見期。君亦宜自斂抑。盈滿爲災。悲於死喪。慎之。淚滴紅裳。亂如雨落。伍亦泣不能仰。未幾霞光滿室。照灼如火。衆役僉至。而女已渺。

【評】天下之惡習染人深者。莫過於鹽務。故昔人云。務者誤也。言誤人也。其充商者姑勿論。卽如鹽夥其劣尤甚。故又謂之鹽毒。毒者深入膏肓。不可救藥。較諸游幕曰幕習作官。曰官派爲尤甚也。所以然者。皆衆小人諂諛所致。爲商人總司其事者。羣呼役跪爲總臺。作鎮曰鎮臺。其恭號直與督撫藩臬並駕齊驅矣。其至引地也。曰回店。於是店接於道左。巡役護送於途中。甫一登程。安車早備。纔經回店。盛饌早開。其獲鹽犯以送官。儼

若獻俘。其結鹽案以達商。宛如捷報。種種過習。難以枚舉。及其失事也。嗒焉喪志。皇皇然如喪家之犬。始也貪囊尙存私蓄。聊以餬口。久則質物典衣。無所不至。蕭然四壁。徒歎奈何。向之氣焰蒸蒸者。至是一掃而淨矣。嗚呼。天下謀食之道甚多。何必爲此哉。

鼠友

江蘇乙寄寓直隸客店。傳者忘其何縣何驛。獨臥吸烟。有大鼠如貓。伏床邊俯嗅烟氣。迨不畏人。乙曰。爾亦癡耶。戲噴之。鼠受之以鼻。半晌徐徐自去。如是數日。率以爲常。乙本長隨時失事。資斧匱乏。愁悶無策。向鼠嘆曰。囊罄糧絕。困憊待斃。恐不能與君常吸此味矣。言畢。唏噓久之。鼠聞之。雙目灼灼。若有所思。返身遂去。須臾復返。啣洋錢一元。置枕旁。乙歡然檢取出。購芙蓉膏就燈燒吃。大肆吞吐。鼠亦酣暢淋漓。飽其所聞而去。次日復至。啣洋元三餅。乙益喜。喟然曰。知管仲者鮑叔牙。君知我貧而厚施於我。是我之叔牙也。誰謂鼠無牙哉。自此呼鼠爲朋友。鼠輒至。飲食與共。吸烟則伏其旁。夜則共寢。人畜相安。不啻莫逆。鼠每出必洋元一二枚。日三四返。積半載。囊中充物。衣食俱豐。甚德鼠。逆旋主人窺其狀。頗涉疑懼。細察

之。晝無所營。夜扃戶寢。吸烟外無事不出戶庭。又不濫。決其非盜也。益奇之。乙有舊主某太守。將至任所。適寓此店。見乙詢其何往。乙對以閒居將謀棲止。時太守乏幹僕。令其隨任。乙歡然樂從。次晨束裝就道。行數百里。飯吸烟。忽憶及鼠。失聲曰。我友危矣。同人詰爲其誰。不答。慨然詣主請假。主人詢其故。亦諱不言。但叩首請賞假。太守許之。乙驅車晝夜兼行。至客店。顧謂主人曰。我居之屋有人寓否。曰。未也。急令發其鑰。塵土滿榻。諸物如故。乙張皇四顧。若有所失。主人駭而問故。不答。急遣主人去。主人方出戶。乙大呼朋友者再。主人以爲喚已也。急入。乙又遣之。主人蓋疑。立窗外潛窺之。見乙遍搜室內。揭席得大鼠。捫之氣絕而體已僵矣。失聲大痛。抱於懷。號泣甚悲。主人詰之不答。藏鼠於鼠。出門去。入市購衣衾棺木甚美。使舁於店中。懷出死鼠。殮而哭奠之。祭畢。向主人備述顛末。且云我困苦欲死。非鼠無以有今日。不圖一時疏忽。致令戕其生。鼠非我殺。實由我而死。九泉之下。負此良友。我何以爲情哉。泣涕不止。主人疑團冰釋。浩歎久之。初鼠之盜洋元也。肆中失物者凡數家。有一家失去尤多。隨處嚴訪。終未獲盜。物議紛騰。連累頗衆。至市人僉聞之。而亦無如何。乙買田數畝。葬

鼠封村立碑而後去。歸白太守。嘆太守曰。不忘德。仁也。不負心。義也。鼠尙不負。寧負我哉。重用之。

【評】人當困苦之際。簞食豆羹之惠。其德不忘。况千金之贈乎。厚報死鼠。固其宜也。盜泉之水。雖渴不飲。此充類至義之行。求之古人。尙難之。况庸人乎。原其心。悲其遇。可矣。昔人云。屋內吸烟。蠅鼠等俱有癮。由是觀之。洵不誣也。然爲癮所迫。致使鼠亦盜金。則人之蕩檢逾閑者。更不奇矣。顧得之則生。忽得則死。鼠終以此畢命。洋烟之患。流毒及於庶類。可其歎哉。予有烟賦。錄於左。其詞曰。綿邈春愁。用何物兮解憂。有芙蓉膏之異味。非魯璜趙璧之難求。花名爲而色豔。烟號鴉而味稠。種自分平黑白。用無間乎春秋。燈惟貴乎太谷。斗必取乎壽州。故使嗜其味者。俾晝作夜。化剛爲柔。方其始也。無事縈身。有文在手。或伴青娥。或尋紅友。趣覓燈前。事添飯後。食之以時。嘗焉亦偶。一錢二錢。七口八口。謂夫宿疾全消。精神頓有。非戚將軍之臨陣。何用灰瓶。非范大夫之當筵。胡持玉斗。仙殊弄玉。橫吹翡翠之簫。人豈陶潛。高臥烟霞之藪。則有枕高床小。燈矮屏遮。消閒

歲月。吞吐雲。招衆名於廣土。繫蕩子於名花。首尾都精。鑲柱頭於美玉。細微必達。隔斗柄以輕紗。對枕談心。盡傾肝膈。向燈呵欠。徐動齒牙。味釀胸中。頓醒襄陵之酒。香留舌本。猶澆顧渚之茶。又有花濃野館。春滿簾床。結風月偶入溫柔鄉。解醉湯母庸更飲。相思草可許同嘗。香橘乾而爲斗。甘蔗老而作槍。迷清夢於燈前。微酣蝴蝶。薰濃香於被底。羨煞鴛鴦。苟淺嘗輒止。卽多食無妨。至若錦繡才人。貔貅武士。卽貪戀而曠功。亦因循而廢事。縈烟氣於寸衷。黏烟痕於兩指。凌晨未起。久疏囊螢之功。晌午猶眠。定減射雕之技。欲奮勉以求名。胡頹靡而若此。迨夫囊錢告罄。貧無立錫。已成大隱。無有二期。色枯槁而如鬼。項瑟縮而如龜。身戰戰兮骨立。目汪汪兮淚垂。幸餘劫後之灰。火能重煉。縱有淋旁之土。水難再追。如茲醜態。是謂窮吹。苟不力戒。亦奚以爲。奉勸隱者。已而已而。

### 阿菱

王生愿。齊之世家子。少年軒輊。迥非常儔。父名司理。訓誨綦嚴。日閉館中課之讀。雖親戚不

使通慶弔。時村中有演戲者。生私出觀之。劇終天晚。恐歸受責。徘徊道左。遠望家門而零涕焉。未幾信步出村。東行里許。路旁一老嫗謂曰。若果好男兒。天已如許晚。尙踟躕於此。將何往耶。生以情告。嫗云。歸必受楚。不如隨我去。便佳。寒舍不遠。當不使郎君露處。生收涕大悅。遂同行。至一村。短籬周匝。中有柴門如竇。攜生手俯身入。中殊軒敞。行數步。有老屋數楹。石枕竹床。頗覺雅潔。秉獨命坐。見儿上棋枰。書籍不類農家。問老姆精於諸藝乎。嫗曰。幼時亦頗嫻習。惜未能精。老身皮姓。有一甥女。自幼失怙恃。寄居寒家。鍼黹之暇。令其釋悶。此兒頗慧。乳名阿菱。待老身喚來。伴公子戲。俄去復返。引一女郎至。雙環垂耳。嬌豔動人。立燈下。秋波微睨。笑態盈盈。生魂魄飛越。應對屢乖。嫗云。菱兒暫陪公子。予去作饌來食。嫗去。生問女郎年幾何。女云。十四。生云。小我一歲。女云。小一歲便如何。生云。此後好喚呼耳。女云。誰是爾婢子。輒便呼喚。生云。稱呼耳。女云。我以相稱。得毋夜郎自大耶。生云。不敢不敢。卿須呼我爲郎。女笑云。我以爲兄也。儂最怕狼不便相呼。生云。不呼郎。呼我爲甚。女掩口云。不呼爾爲狼。則呼爲犬。生云。無故奚落人。當罰爾。遽前奪其帕。女笑聲嗤嗤。擲帕於地。生急俯拾。而女早

拾起。生持其腕而復奪之。媼揭簾入。左手執盤。右手持七箸。堆置几上。謂生曰。此兒自幼姣養。有多慢客。請公子諒之。生極贊其慧。媼云。如此癡憨。不畏郎君笑耶。可入廚去。悉將物來。無何。女將杯盤羅列盈几。媼云。我家固無男子。亦無僕婢。蔬食不堪奉客。生謙讓後。食味俱甘。脆而莫能指名。詢媼何處得此佳味。媼云。郎君日居富貴之鄉。列八珍。食萬羊。此等山肴野蔌。不常食。轉以爲奇耶。生食之甘。益詢其名。媼云。盤中紅絲白理者。紫駝之峯也。肉腴骨脆者。黑熊之臍也。飯乃紅蓮之稻。湯乃碧粳之羹。市遠殊無兼味。但祈強飯爲佳。生贊不已。媼云。今日旣屈佳賓。願行一酒。令以佐飲。公子願乎。生急請命。媼云。取骰子四枚。一擲成點。當拈古詩一句。與色子相合。否則罰以金谷酒數。女一擲得三三一六。云。三山半落青天外。生擲得一么三三。云。月點波心一顆珠。女云。何不云。萬綠叢中一點紅。媼云。郎君思亦巧矣。生請媼擲。得兩么兩六。云。雙懸日月照乾坤。令畢各飲一杯而止。席終。媼掃榻展臥具。止生宿。生云。獨居膽怯。願媼遣人伴寢。媼云。生醉矣。此地無虎狼。保不啣生去。乃留燭攜女同去。生輾轉終夜。思欲真言。恐不遂。或遭其辱。天將曉。開戶。房中老媼與阿菱唧唧不休。恍惚似



議婚。晨起。媼來。生問阿甥有婿家無。云未也。生云。擇婿如何。媼云。性情溫和。品貌秀雅者。方許之。生云。若小生者如何矣。媼沉吟云。公子甚佳。老身亦頗傾慕。俟商之於甥。如其願也。則今夕良辰。卽備青廬。無勞親迎焉。生大喜。媼去。生伏窗聽之。女云。生年少浮動。春風邂逅。秋扇棄捐。兒何以堪耶。况彼無媒妁之言。父母之命。媼云。兒誤矣。生至情人也。我輩混跡人寰。所欲皆其自擇。仙凡路隔。誰見有塵世人爲狐仙作蹇修者。媒妁可勿計。我有將使彼自達其父母焉。女云。雖然。不可太急。媼云。前緣夙定。非老身之強爲也。女云。紅鸞未動。速則有災。以兒卜也。當遲之兩年。否恐不利。媼云。成事在天。兒勿慮也。出謂生曰。以生之才貌門第。有何不可。第恐不能自專。歸煩稟命尊人。如其協也。予擇吉送女去。實告君。但我輩狐仙也。與君有前緣焉。生云。區區之意。媼所深知。願此言何以告父母。媼云。不妨蓄有一物。歸而獻之。爲言求婚。尊人必願。如有回音。可於某日。俟我於城東之石橋。乃出一絹包。絨固甚密。贈生。藏諸懷。導生出門。囑云。所約之期。勿忘也。返身遂去。生視之。松楸夾道。並無居屋。尋途而返。歸不敢隱。實告其父。父異之。啓其絨。重紙包裹。中一銅尺。其銘云。尺非長。寸非短。宜子。

孫垂久遠。洵漢代物。不禁詫異。先是生父司理曾遊咸秦。劉太守幕。守酷好古玩。凡民間有古器。多方羅致之。有某生蓄一銅尺。守知之。設計強奪去。生忿控諸撫。撫惡其貧。將坐贓免。守懼。遣人央撫。請以尺獻。撫許之。蓋撫好古之癖。更甚於守。守不得已。割愛啓篋。取尺。先一夕爲其戚林某竊去。懷物遁歸。至中途忽失去。守無措。上臺追索甚緊。而某生亦訟不休。守乃遣人尋覓。許以千金。固疑是林而已。遁去。知司理與林同里。來函乞司理搜求。言詞哀懇。司理在幕府。知之甚悉。故今得此物。喜出望外。深感其情。欲結婚。且將詣咸陽謁守。指日登程。時有其內兄余某者。力阻之。云。匹夫無罪。懷璧其罪。贓物之來。縫跡譎異。留之不祥。不如售之以去累。且狐仙亦不可爲眷屬。亟宜絕之。司理信其言。以他詞答守。藏尺於篋。不踐仙盟。生愁思無聊。忽忽至半月。私至城東。媼果在。喜云。我固知郎君不失信。奈尊決絕何。老身以千金相贈。何妄信邪說。竊恐禍至。阿菱已許人。郎君宜再尋佳麗可也。生挽袂。大痛失聲。媼云。郎君收涕。予戲言耳。有一策。能從之。尙可爲君家後院樓。屏人獨居。俟夜有紅燈。予卽送女至。如其教。果有燈貼楹際。就之。見阿菱坐樓上。光益黯於初見時。遂成夫婦。棲於別業。

儼然伉儷。至曉始去。於是憑肩望月。交臂談心。女恆若不快。生怪詰之。女云。凡事強合者。必不能久。况婚姻大事乎。予兩人恐不能常絃。生以他辭掩之。女嘆亦止。以是和詩猜謎。頗覺雅趣。一夕燈前猜謎。生云。昔人有禽字。猜爲會少離多。頗確切。女聞之。愀然曰。不如手到擒來。爲佳。如是星離月會。約有半載。漸泄其事。生父憂之。適余至。謀諸余。余爲延術士黏朱符於樓窗。女大不懌。謂生曰。妾言驗矣。幽期密約。胡可以長。不如從此去。否則定遭奇禍。生苦挽留。女終不樂。未幾術士作法於庭。彷彿有清烟自樓內出。術士云。妖被擒矣。舉家相賀。女自此不再至。生神思迷惘。若有所失。獨坐空齋。對影成兩。乃賦一詩云。一樓上紅燈不再過。淒涼孤月泛金波。從來佳麗塵寰少。自古書生薄命多。枕底香盟餘繡履。奩中遺物賸青螺。傷心最是黃昏後。獨掩空帷涕泗沱。反覆吟咏。憂悶欲死。生父以爲可慶。而余亦以功自詡。往來益密。因求銅尺。暫假觀玩。司理出尺示之。未幾二人痛飲。司理醉。余乘間竊去。及醒始知急往尋余。余買舟詣秦矣。蓋欲持此以要太守之金也。司理急追之。及至秦。余已先到。謁劉守。及探其行囊。則銅尺烏有矣。遂與守言銅尺在司理手。彼悍不欲與。於是守御之。司

理至秦謁守。守有憖詞。因述其情。守勿信。遣人招余。余已歸矣。司理遂息於逆旅。守使人許以金。而索其尺。司理力白其無。太守疑其居奇。益恨之。時郡中有巨盜案。陰使人言於盜。汚司理爲同夥。所言里居甚詳。捉司理至。榜掠甚苦。終無詞。陷於囹圄。盜中有任姓者。性梗直。知司理冤。乃謂曰。予雖大盜。具有天理。明日上堂。予代白君冤。而噬余某。使彼來糾纏此案。何如。司理泥首泣請。越翌日。守理案盜誣余。請守行文關之。齊東某令與守有舊。差役捕余。搜其家。則銅尺在其柜中。賊證並獲。余口不能辨。遂坐同黨罪。以銅尺入官。司理得免。旣出。陰怪其事。而未知其由。自遭大訟。貧無立錫。至於懸釜。一日將乞米於鄰。甫出門。有老嫗持五斗米求售。司理訴其窘。嫗慨以米贈。司理感之。邀至其家。生視之。阿菱之外祖母也。不覺失聲。司理詢其故。生以實告。司理頗覺自慚。向母謝過。嫗曰。君愛子之情。老身何怪。前日銅尺。使獲賊於余氏者。皆我爲之。司理深感其義。詢阿菱何在。嫗云。紙上符籙其奈我何。阿菱固無恙也。司理亟求婚姻。嫗不許。乃跪求之。始應其請。因問嫗居何里。嫗云。我僦居城南王氏第。君擇良辰往聘之可也。於是以百金贈司理。使備青廬。遂出門去。司理備乘輿至期往。

見王氏第僕役紛紜。金玉錦繡。居然素封。奩物豐侈。有珊瑚鏡。台高三尺許。中嵌漢時透光鏡。其餘珍物。多不能指其名。衆視阿菱。皆稱爲神仙中人。比燕猶肥。較環稍瘦。才如道韞。德似孟光。雖西子王嬙。不能擅美於前也。人見之。罔不驚歎。生家自此亦小康。聞劉守終以墨敗。菱循循歸道。善理家。終日欣欣無戚容。常謂生曰。天下事強合者終離。違天故也。今而後可百年矣。

汪某

汪某者。傳者忘其縣邑。家中惟一老母。有妹幽閒貞靜。及笄。許字於鄰村管翁之子。亦務農爲業。相隔十餘里。素相稔熟。每遇於市廛。輒相醺飲。情益親密。妹于歸後。至旬月歸甯。及歸夫家。則兄御車送之。謂之送親。鄉俗然也。管翁知汪某偕來。備酒肴與汪某飲。晚卽止宿。有汪村無賴子。覬覦其妝奩。夜穿窬入婦室。攫衣服去。婦驚大號。夫起追之。汪亦醒。逐諸其後。管氏子追數里。將及賊。恐棄袂道左。管追猶不已。奔及從後抱其臂。盜不得脫。急抽刀刺其脅。頽然而倒。盜見其斃。歸家裏糧夜遁。迨汪後至。見路旁有衣服。知爲妹物。視其處。離己家

不遠拾歸。迨明日爲妹送之。至管爲盜殺。則未見也。天明。管翁以子久不歸。往尋之。見尸橫道旁。疑汪所殺。鳴於官。遣役同往。詣汪家。汪出見翁。戲云。衣物已失。諒難必返。翁翁胡爲乎來。翁無語。入其室。見袂色變。汪舉袂付翁。云。本欲爲翁送去。今旣來。請自將去。翁攘之曰。賊證並獲。夫復何言。汪大駭。不容分辯。捉將官裏去。邑宰黃某。毒施五刑。誣服。坐以因姦致殺。擬兄妹並抵。汪有舅劉某。疑汪冤。第案已結。無可奈何。越數載。貿易關東。遇鄉人。卽殺管之盜也。相見甚歡。遂並入酒市飲。語次。屢以管家失盜事盤問甚苦。某云。管氏子冤已伸。問何以伸。云。其妻與妻兄並抵盜。驚曰。冤哉。劉以其言有因。苦詰之。盜似悔失言。語多支吾。劉乃亟勸以酒。盜大醉。試以言相誘。且云。將煩其司會計。盜甚感。徐以言餽。盡吐肝膈。云。若非知交。此情不敢洩。殺管子者。實我也。前鄉居時。僕落魄好賭。不得已夜盜其物。被彼窮追。予棄其服於道左。以爲得物斯已耳。不料彼尙糾纏。且云。誣我將爲播揚。竊想鄰村本皆熟識。此後何以見人。急抽刀刺之。遂斃其命。潛逃此處。得小負販。聊以無餒。不知冤連多命。此悔何追。劉云。大丈夫旣往不咎。此宜緘祕。請去談也。盜唯唯。乃邀入逆旅。復酌盜。醉如泥。臥眠榻。

上。劉遣主人坐守之。詣官明冤。官卽差役往捕。盜猶未省。至公堂未刑而服。乃移文發回本縣。是時黃令宰任邱縣。聞其事憂悶欲死。有王姓武舉。虎而冠者。居恆奔走公門。魚肉鄉里。諸多強霸事。黃喜其爲鷹犬。相交甚昵。王偶入官署。見黃不懌。詢其故。黃以實告。且求籌策。王云是不難。某自關外來。必經某縣。遣心腹人暗賄禁卒。使斃於獄。則事化烏有矣。黃善其言。令其姪與一幹僕懷千金往。其計果行。黃喜造王申謝。傾談甚歡。言次有旋風蓬蓬然起。自座後。二人毛髮俱悚。黃起告辭。王送之。及歸。見從帳中出一女子。方駭怪。問女子輒往帳後。揭帳視之。閔其無人。驚而成疾。漸至不起。黃宰知之。急來問疾。王訴其所見。宰詢女子年貌。王備言之。宰驚顏如玉。託故辭出。蓋女子卽汪氏。宰知之而不敢言也。先是王有甥杜某。性誠篤。爲富室經營錢行。王常借貸。恃強橫悍不還。數年來拖累頗多。甥索債則加詬詈。畏其勢不敢與爭。而富室誣其甥舅合謀。訟於官。官偏袒王。不理其詞。富室益逼杜。杜冤忿填胸。而爲人剛直。貨田產以償居停。不足抵十之一。家業已空。坐以待斃。聞舅病往探之。王方袒臥晝眠。呼之醒。大怒罵曰。我以汝爲望舅來耶。汝乃來討債耶。銀錢俱有。恐汝將不去。杜

死者已矣。謹復起而相爭哉。乃氣冤所憑。卒使害己者自言之。豈殺人滅口。匿跡消聲哉。噫。可畏也夫。

婉言哀懇。至泣下。王詞色愈厲。杜窘甚。自思進退一死。不如早先殺卻。抽其枕底小刀子。猛刺之中其腹。王起撲之下床而躓。刃透腹中。血流而絕。其二子知之。杜已走出。自思罪無可逃。乃詣縣自首。其子亦奔至。宰問汝不怕死乎。杜云。怕。問既怕。胡以殺人。曰。竊聞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有是例乎。宰曰。有。曰。小人所以怕死者。爲償命。所以不敢怕死者。爲還錢也。大人果能追其二子還錢。微命所不敢惜。宰以其言直。繫之。迫令其二子急爲變產償債。二子託人關說。緩追。而宰亦畏因果。不敢循私。置不理。乃具其詞。詳提問。並無異詞。杜亦嚴追王子償債。而家貲又不足以相抵。於是漸寢其事。至明春。黃宰入省賀新節。往謁督轅。方跪拜於地。遽呼冤。督問何冤。乃以汪等被屈之事。始末備訴甚詳。且云。殺王武舉。乃神所使。非盡杜某之罪。望大人天恩活之。若再抵命。則冤冤相報。更無已時。言畢叩首。乞錄其供。憲呼吏至。錄其詞畢。令其自視。宰云。小人目不識丁。詞卽錄矣。卽請究辦。小人去矣。宰霍然而醒。問其所言。則茫不知。令自視其詞。則俱招認。乃按例宰擬抵。王家產中落。僅交其半。杜某減輕。後以恩赦得免。其居停復委以會計。不數載。稱小康焉。



劉玉廳

劉玉廳。閩人。就直督幕府。失館來津。與邑侯張公善。欲謀棲枝。時賓館填溢。張公厚贈遣之。未能卽行。僦寓於邑城內彌勒巷。行李蕭索。攜一僕。供給頗窘。每向僧乞食。僧問貴上甯勿飯乎。云。主人猶未醒。待醒則過其時。飢餓難堪。故望和尚慈悲。稍分伊蒲之饌。僧怪詰之。云。主人在保陽時。每一睡輒三五日。或七八日始醒。醒後猶倦怠。一日餘。故常勿飯。督轅以其曠功辭。僧恐其病。累欲下逐客令。僕立白其無妨。久而知其爲冥朝。每隔數日一理陰政。陰事頗繁。大抵皆陽世之漏網。藉陰曹以平反之。僧屢詰其陰曹何官。所理何事。劉不答。因賄其僕。僕言彼有一祕篋。封鎖甚固。必其要事。俟其瞑臥。取以示僧。竊發之。中多按牘。斷制明決。正直。僧竊錄數則。一起疑奸謀殺。應抵官受賊滅輕。致釀成貞婦自戕一案。山石某縣馬陳氏。自幼失父母。寄養其舅楊家。舅始愛如己。出嫁與同鄉馬姓。厚其妝奩。舅復源源餽遺。省視二載餘。氏生一子。夫攜抱門外。遇其同窗友王某。問此誰氏子。馬以己對。王戲曰。覲不知恥。渠母久私其舅。人無不知。爾尙以爲己物耶。馬將信將疑。王正其色以實之。馬愕然退。

歸詰其妻氏初不認。馬痛拷之。氏怒曰。誠如君言。且爲奈何。蓋憤激之詞也。馬輾轉無語。籌思近村有一僧。剛猛有力。素已善。詣僧痛哭求助。言詞懇切。僧慨然以荊茹自任。大悅。次日候於途。氏舅楊翁乘車將往他村賀戚家喜。見二人要於路。其勢凶暴。怪而下車問故。馬曰。汝之所爲。尙不自知。曉曉何爲。僧拔刀立決其首。車夫戰慄求免。僧亦欲殺馬。云不干彼事。可釋之。車夫鼠竄而去。逃歸其家。鳴於官。官廉得其情。按律應抵。馬氏數世單傳。其父母破產賄通。宰暗使人言於馬氏。云若婦能以奸自認。便可設法減等。馬母勸陳氏。氏初不肯應。母言夫死婦寡。及又何益。氏云。婦氏所爭者節。節不失。寡何害。母泣云。婦之節。虛名也。夫之死。實禍也。貪虛名而受實禍。其何以堪。不如認奸。則夫婦完聚。僧爲舅抵。足無憾矣。氏泣從其請。及至官府。婦云認奸。夫得免乎。官慢應之。婦又云。若果令夫不死。卽認。否則已耳。官力白不抵。翁姑共慫慂之。婦遂認供盡畢。氏云。因救夫而屈認。奸節何以明也。袖出剪刀。自刺其喉。頃刻氣絕。宰不得已。仍使馬與僧並抵。馬氏家無人。得以蒙溷消案。宰幸免。判曰。氏心救夫情切。甘冒不潔之名。以致情屈自戕。而夫仍不免死。皆係劣宰貪贓枉法。譸張爲幻。按

冥律宰宜受炮烙刑。來生爲犬。一起直隸某縣李姓妻。不育。買妾生三子。妻卒。其長子年二十餘。次子十九。三子十七。因產起意。三子合謀誘其父於野殺之。其庶母姑息未報。官飾詞父外出。鄉人共忿之。而畏事不敢輕舉。又數年。其次子娶鄰村某家。岳殷富。諸季嘗訛索財。往往不遂。意三子共謀。以母屍索詐。次子令母服毒。母不肯。長者威脅。且云汝年已老。何樂於生。如此一死。棺殮豐厚。快何如之。母覈棘乞免。不聽。提耳強灌之。母神色潰亂。昇至次男岳家身故。岳家鳴於官。官以以自行服毒身死訛索。重責三子。使領屍回自理。緣事關重大。未敢究其嚙使之由。而岳家因是拖累。家亦落。三子藁葬其母。事亦遂寢。按冥律三子行同梟獍。宜凌遲處死。來生五世爲豕。受宰割刑宰。貪枉賊法。宜肢解。一起畿南許姓。拐賣良家童男女二十二名口。未經破案。一起直隸劉張丁虐遇其夫前妻子。致逃竄身死。一起渤海王劉氏爲津門富室女僕。與男僕趙某通。趙山右人。主知並逐。故成夫婦。賃居津門。南關外數年生子。一氏夫王某尋覓至津。氏設計謀殺。王無親戚。所以未經報官。凡此數案。尙無判語。餘案頗繁。不遑備錄。劉醒已知其事。怒鞭僕呼僧至。責其多事。妄爲當有冥譴。僧懼伏地。

哀宥。劉云泄我機祕。累我非淺。第既爲爾所窺。諱之無益。煩爾徧告世人。陽律幸免。陰司萬不能漏。人宜修善。莫謂冥冥無知。越日劉與僕俱行。不知所之。

【評】昭昭之報。卽冥冥之行。理固可信也。宋儒謂鬼神無非陰陽屈伸之理。駁釋氏輪迴之說。云人死爲鬼。鬼又爲人。如此生生不已。造物無權矣。然羊祜探環。非熊再世。顯有明證。豈盡誣耶。則又云史傳所載。如此等事極多。終不是正理。不可信也。不知理雖非正。事總非虛。豈卽置而勿論乎。宋儒之迂拘。往往類此。真不足一噓。

### 公輸子二則

魯班之靈跡昭昭。前曾誌其療疾之事。茲又聞二事。亦甚奇。邑帶河門外玉皇閣。古刹也。殿宇巍峨。閤閣壯麗。殿前牌坊。木雕花牙。參差綜錯。備極精巧。康熙年間。圻坊重修。花牙不能復合。工師懊悔無策。有販鬚刷子者。至閣前。謂工人曰。若興土木大工。胡不買此。衆咄之曰。我等瓦木作。用此奚爲。客休矣。其人徘徊久之。摘一柄。贈其小工人曰。試留之。當有大用。工受之。視柄上鐫一字。不識。持問工師。師視之。乃班字。恍然悟其爲公輸子。急尋其人。已渺。遂

洗刷其花牙。塵垢既洗。其左右數目字俱見。乃得合焉。

邑天后宮建自前明。乾隆年重修大殿告成。衆視式不如舊物。未能指其所以然也。適有顛者至寺前。云美饌甚適口。但短鹽耳。言之不休。或嘲之曰。是何處驅得飲食。猶嫌無滋味也。其人狂笑而去。工師見其行止非常。忽悟云。鹽者檐也。得毋檐微短乎。再接檐椽數尺。視之則鳥革翬飛。形勢殊可觀矣。遍覓其人。不可得。或曰。是魯班也。

### 武清乙

武清某乙。勇敢好武。善習拳勇。與里中健男角力。均莫能敵。以故勇名大著。先是鄉俗。凡有喪者之家。每擇一靜室。盛設酒餚。布夾於地。扃門禁入。窺探夜深。往往聞室中枷鎖又鑽聲。次日啓視。地上或有人足跡。鳥獸蹄形等印。卽知亡者後託生何物。謂之出殃。此俗聞吾邑昔年亦然。自嘉慶年間。始不行焉。某乙偶弔諸戚家。適遇殃期。欲窺其異。阻之不可。乃入室匿帷中。三更許。聞窗外旋風驟起。俄入室。燭搖欲滅。風定。有一鬼物立堂中。手持利叉。身高如中人。巨面高準。深目。頂有雙歧如角。皮色黝黑。如熊掌。袒臂着朱裙。亡者被枷鎖。偃僂隨

其後。謙抑如筵上賓。鬼登筵大嚼。饕餮有聲。乙視其狀。暗思其貌雖猶惡。而身僅類中人。應無大力。盍出其不意而擒之。乃躍出大喝。物驚起。乙遽捉其髮。而腦後殊濯濯然如禿。急按其腓。物伏於地。乙老拳毒手。大肆發揮。物嗥叫欲遁。聲啾啾然。乙提其叉。猛刺之。如烟而沒。回顧亡者亦渺。而又猶在手。喜其鋒利。及曉視之。則銀箔所糊。長僅尺許耳。

### 張氏

庚申夷警。邑有張氏。攜眷避地於邑西南村。村固僻靜。僦居民房。院頗寬敞。北屋三楹。張氏之家眷自居。其東房三楹。遣住奴婢。屋內惟土坑覆以葦簾。並無他物。居數日。每聞奇臭。地下時有麻蠅。未之異也。有小婢夜未寢。見堂中立一人。腥血徧體。駭呼同人。輒不復覩。衆怪之。揭席驗視。則磚土錯雜。似新折者。發其磚。得一屍。血肉狼籍。膚革已腐。蛆蚋蠕蠕蠢動。始悟味之有由矣。急掩之。私白諸張。張懼。將移居。而主人堅執不可。揣其意似恐泄漏者。張婉言厚贈。始得脫。後訪聞此鄉多盜。每劫行旅。屍或前日所殺者。然張幸免矣。

### 海惠寺

邑海惠寺藏經閣上有大守宮。長幾盈丈。夏夜見閣檐際有雙燈。其目光也。閣終歲扃閉。簷下蓄羣鴿。恆被守宮食啖。幾無遺漏。僧懼而禱之。每朔望供雞子數十枚。輒被食去。而自此羣鴿遂安。蓋此物似有靈也。後置雞卵勿食。疑其去也。遂不爲備。一夕僧夢一褐衣女子。顏色嬌麗。謂僧曰。妾居閣上久矣。向蒙賜食。心誠感之。近日不茹葷。已年餘矣。如再見惠。賜以麵食。不必雞蛋也。遲遲吾卽去。此寺二十年後。常有變革。公亦不久卽歸道山。僧醒而異之。爲備蒸餅數枚。果食去。明年老僧圓寂。物亦不見。僧徒登閣。見香案上一物長數尺狀如巨甲。疑守宮脫化之皮也。後寺廢。鄉人立爲稽古書院。壬辰四月。寺被災。閣遂蕩然。

### 獻王墓

獻縣農人偶過獻王墓。見地裂一罅。視之深邃。探身入。漆漆然暗不辨物。數武外。一燈焰微如豆。近前剔之。則光輝煥發。皓如白晝。照見宮闕重重。殉葬物率皆金玉。心利之愛。不勝收。忽聞冢外風雷聲甚利。恐水驟至。尋途奔。爲物絆躓。俯拾之。乃銀一餅。納諸懷。匍匐而出。視其銀鑄漢篆一行。雲賞挑鐙銀五十兩。再詣其處。隙已復合。

【評】獻王博學重儒。一時通經之士。多游其門。洵漢代賢王也。其靈爽不沒。宜矣。至千載前。知更歎古人之數學。非後人所及。

### 金氏祠

邑金氏修葺家祠。移堂中神龕。其臺下坐一黃鼠。合掌疊趺如人狀。屍已僵。又守祠者聞空屋中人語。私瞰之。見二女子對立。高僅二尺許。蟬鬢蓬鬆。貌殊不惡。自肩以下。則黃鼠也。聞嗽聲輒不見。又見白狐。恆出拜月。吐丹如火球。上下旋轉。習見不爲怪也。

### 地震

光緒戊子五月初四未刻。忽聞空際如金鼓鳴。旋覺床榻傾側。已而杯盂傾覆。几案拍簸。屋梁軋軋折聲。急出門。則街上老幼男婦。四散逃竄。神色張皇。或云牆欲倒。或呼屋欲頽。竭蹶顛跛。刻許始定。有自野外來者。見有烟雲從地起。其聲隨之。河水翻騰澎湃。渡船幾覆。亦一奇也。初八日。邑城中西南隅舊有水坑。積潦汙黑。忽於是日午坑中旋流。如攪污濁。盡入地中。倏變爲黃水如河。或謂地震所致。有老人曰。果爾幸甚。聞山東某縣。忽井水變爲混如河。



水識者曰。此黃河水從地中行耳。不久河當徙。後果如其言。城中坑水忽變。未知何故。然雨三日復舊黑也。

木怪

邑東南鄉民家榆樹。忽結果如鴨蛋。破之有清黃。又其村民家敗帚。忽一夜生花。蓓蕾色如丁香。均妖異也。

竹生花

竹經開花。  
必死矣。

己丑夏。竹忽生花。狀如小蘆穗。邑中城關內外。有竹皆然。是異矣。昔聞鳳食竹實。夫竹既能實。當必有花。特不見常開。爲可奇耳。

人面豆

上谷某家蓄黃豆數罔。忽變爲人面形。老少男女不一其狀。率皆愁慘。頰下有朱痕如血。又邑城外米舖亦有之。

鼬鼠

以小制大。  
數見不鮮。  
俗有貪心。  
不足曰蛇。  
吞象殆非。  
誕語。

邑北門外歸賈胡同飯店。忽有黃鼠千百成羣。自館中出。時方卓午。悍不懼人。街衢幾滿。向西北去。大者口銜其子。狼狽而行。或云鼯鼠移居其宅。主於不祥。

### 蛇異

邑人某。乘舟將之豫省。泊舟野岸。岸上有古柳陰廣畝。見樹上倒挂一大蛇。粗殆如盎。首垂垂然向下欲墮。似有牽引之者。俯視地上。一小黑蛇長裁數寸。其細如筋。昂首向吸之以氣。大蛇便委頓欲死。狀甚困憊。舟子以小能制大。意頗不平。欲擊以篙。邑人急止之曰。彼形雖微。毒必更烈。擊之不死。必受其殃。脫令大蛇得活。我輩其何以當。不如觀之。未幾小蛇愈吸。則大蛇愈下。首將及地。小蛇一躍入其口。大蛇屈伸掀動。倏墮於地。掉其尾。響如鳴鞭。草木爲之骨折。蹶然身挺如梁而斃。旋見其腹劃然中裂。小蛇自腹出。越隴而去。其行如飛。竟不復見。

### 銀異

古人云。大富由命。小富由勤。至言也。夫人坐擁厚貲。或因祖遺。或因自創。錦衣肉食。財雄一

小富由勤。  
勤則不匱。

醉茶說怪 卷四

四〇

鄉是殆有命焉。若夫積銖累寸。薄有餘贏。稍不勤儉。貧窮立至。事在人爲。又不可盡委之於命也。至於無端而獲窖藏。無端而得奇遇。不假經營。陡然富貴。謂非天授可乎。邑有于氏。貧鼓樓西第。每夜輒見雞雛數十頭。盤桓床下。捉之。瞥不復見。或告之曰。此銀之精也。細窮出沼之處。刺以銀針。則巨金可獲。如其法掘地數尺。得青銅錢十八枚。餘無所獲。大失所望。後時露光怪。于氏懼而他徙。遂無稅居者。有某宦浙人。在津候補。清苦異常。租其第。常不給值。主人令下逐客。而宦亦安之一夕。偶因雨濕。牆榻卒頽。折其坑。見壘壘然白鏹無算。於是償其房值。加捐銜職。不半載。鵬程高舉矣。又邑陳氏婦。每夜庭中納涼。有火毬的的然墻隅。流走不可奇也。漸繞其裙。下捉之。得銀鏹一錠。數夕皆然。計得十餘兩。後不復見。此二事雖多寡不同。莫非命也。不然何以于氏竭力求之而不能得。某宦無意而得之。陳氏不求而自至。他人千方百計而不能之。銀本無知。誰使之然耶。

慧海

髮逆之變。滄洲赴義死者甚夥。碧血滲地。白骨撐天。和尚慧海。發大慈悲。與其徒負土掩骼。

夜持火槍驅逐狼犬。以故州城外壘壘新塚。連亙數里。皆和尚之力也。遂因屍氣薰染成疫。以致圓寂。有某甲結廬城外販賣柴草。每夜有扣門求火者。某從窗櫺中遞與之。曰。久頗厭詰其求火何用。答以有要物。急需尋覓。否則不敢屢瀆。某問是何要物。而必待夜求。其人不答。但俛其速賜火炬。某苦詰之。其人曰。本不願相告。君極窮究。不敢諱也。殆尋吾頭耳。某大驚。隔窗窺之。一無首人立窗外。大駭昏暈。及曉。爲人救甦。朱幾尋死。

### 厲鬼

邑湧泉寺前烟館。有吞烟畢命者。其館因之收市。屋遂空閒。時露光怪。未之奇也。有僦其屋復作芙蓉館者。依然燈燭輝煌。烟雲繚繞矣。一夜有更夫過其處。見一鬼高三尺許。頭巨如甕。向其屋起拜。作叩首狀。更夫叱之。鬼竟反其面目。炯雙燈。齒森長踞。嚙嚙作聲。遽前相撲。更夫驚倒。鬼亦遂去。更夫狼狽而遁。

### 返魂

返魂之說。古或有之。招魂見於離騷。杜詩云。招魂不曾來故鄉。又云。環珮空歸月夜魂。是返

魂之事。非盡誣也。邑有張嫗者。患病暴亡。停屍床上。靈帷張而棺木備。但未殮耳。兒女輩衰經環泣。嫗忽驚駭。嫗漸能言。云適行數里。見漠漠黃沙。一望無際。不知路之東西。時之昏曉也。遙見一燈如豆。急赴就之。則有一人偃臥於床。燈設其側。駭異間。身驟與之合。霍然遂醒。始悟爲已復甦也。於是兒女盡釋凶服。嫗從此亦愈。

### 白夫人

鄉愚陋習。呼蛇爲柳。蠅爲白。相沿已久。南門外東塔寺。仙祠也。中塑一老嫗像。目爲白老太太。一旦憑巫而言曰。爾輩以我爲何如人。衆以白仙對。巫曰。非也。彼食糞之蠅。有何法力。我許狀元之母。詰命太夫人也。自受法海禪師之戒。居塔中修煉多年。爵恨已滿。復見天日。發大願力。援苦衆生。爾輩休輕視之。衆唯唯。肅然起敬。焚香參拜。顏其寺曰東塔。此命名所由來也。愚人遂藉傳其靈異。以爲駕乎蠅仙之上。倍敬謹焉。不知蠅。畜類也。蛇亦畜類也。白蛇之白也。又何異於白蠅之白也。而祈福邀恩者。日相接踵。一倡百和。彼白而我亦白之。亦何不思之甚耶。有閩姓子患病。其母入祠禱之。夜夢一婦人。年三十許。容貌白皙。縞素衣裳。

按禮斯篇。白娘娘早已在人間。固無待俗說之「雷峯塔倒西湖水乾」矣。

爲子按摩者。再。次日。子霍然而愈。遂以爲白夫人之靈也。詣寺頂禮焉。夫天下事固不必實有其人。人神之則神之。昔賢曾論之矣。愚謂有事雖鄙俚而不可廢者。如關外之孟姜女廟是也。攷古史傳。並不載其人。然事關節烈。卽不可目爲烏有子虛。何也。若謂無其人。則無其事。無其事。並節烈而亦妄矣。烏可焉。故雖無稽。君子謂實有其事。以其足爲人勸也。若白蛇傳。事本荒唐。亦無關輕重。而必指其人以實之。惑矣。

### ■二童

邑二童子。往城西郊外同捕捉。時已薄暮。捉得數十頭。並置諸葦蕩中。仍被荊拔茅以搜求之。忽來一人。面目黧黑。枯瘦露骨。遽向前翻倒其篋。盡放其所捕之蟲。童忿與爭。其人不顧而去。二童並追之。入叢塚中。蹲伏草際。二童擊以挖土之鏡。其人起欲遁。一童急捉之。瞥不得見。視手中持亂髮一團而已。

### ■鬼戀婦

邑朱某。寓御河北岸。夜深自隘巷歸。見一家後窗臨街。有男子伏窗窺視。朱責曰。私窺人室。

此是何意。其人伏不動。朱怒。其人違反。其面色如枯木。亂髮蓬飛。目眈眈有怒容。忿曰。與爾何干。以手搯其背。覺冷如冰。而痛入骨。倏不復見。朱驚惶而遁。次日訪之。知屋內某新娶再醮婦。是夜方合卺。識者謂鬼乃婦之前夫。

【評】人戀其婦。死且不忘。一旦別抱琵琶。其飲恨九泉可知矣。力竭計窮。至於伏窗瞻望。其情殊可憫也。顧天下之大。娶再醮婦者。如恆河沙數。而鬼之徘徊瞻者。亦如恆河沙數。人欲續鸞膠。又何必效綏綏之雄狐也哉。

### 屍哭

邑張氏婦暴卒。停屍於床。忽自揭衾起坐。悲啼如是數日。家人咸畏惡之。乘其殭時而殮焉。夜聞柩中聲如鳴牛。急瘞之。或以爲邪祟所憑。或以爲氣閉。究不知何故。

### 滄州張

滄州張。販雜貨於山海關。與二三同人共處一室。甫滅燭衆。尙未寢。忽門隙一響。有婦人赤身入。直至榻前。揭衾欲臥。張大呼有人。忙擊以拳。中床有聲。急曰。君夢墜耶。門已閉。人從何

來。張力握其臂。呼衆秉燭。婦怒搔其面。怒化作金光。破窗飛去。衆秉燭至。見張面血流殷濕。爪印宛然。窗破亦巨孔。相與駭異久之。

### ■控鬼

介休諸生某。有膽略。善刀筆。鄉里稍拂其意。輒健訟不休。人畏之如虎。夜自鄰村歸。見隴畔臥一大鬼。身長盈畝。曲肱作枕。齁齁酣睡。燭之青面赤鬚。貌極惡。猶叱之不應。怒曰。作怪驚人。毫無忌憚。有訟爾。抽筆作詞。焚於城隍神前。略曰。人鬼殊途。陰陽有界。鬼者自宜退藏於密。今龐然凶煞。醜惡異常。當道橫陳。見者必懼。倘有單傳之子。奉公之流。被其驚斃。則絕人嗣。殃及善良。貽患甚巨。生問其故。彼默不言。亦殊坦傲。神者聰明正直。亟宜拘究懲責。次日復經其處。見大鬼長跪哀曰。予夜察神也。偶貪杯酒。狼狽醉眠。冒犯文旌。自知罪該萬死。昨被君控城隍。將達天庭。罰必不免。望先生恩施格外。作辭開釋。感德無窮矣。生笑許之。乃作詞焚之。後不復見。

### ■孽報



瘍醫朱某。每晨施藥。有男子四十餘。胸生一瘡。其孔如杯。直達於背。膿潰腐臭。前後洞然。如穿。醫云。症大險。非巨珠數錢和藥。不能療。某云。果能愈疾。雖百顆不敢吝。次日攜如豆大者數十枚。任醫揀用。朱歡然受之。爲之敷藥而去。旁一人亦以微瘡就醫者。謂朱曰。若疾可愈乎。朱漫應之。其人曰。是人必死。勸先生勿藥。朱驚曰。君亦識症乎。答曰。若能識症。敢來妄瀆先生。子以其人卜之。知其不可爲也。朱問其故。其八曰。昔子與若從君楚地。官糧不足。率事劫掠。子亦不免。但子僅攫人財。不敢傷人命。一日有老叟攜二童逃難。男孩十餘齡。女孩八九齡。皆其幼孫。某劫以威。叟戰慄惶恐。跪云。僅有川資二十兩。聊以買命。某收而釋之。去數武。忽思叟棉衣甚厚。常有財物。追而索之。叟崩角流涕。云並無他物。前途惟丐食耳。悲懼殆甚可憐。某欲脫其棉花衣。叟不肯。云嚴冬酷寒。去衣必凍死。身已衰朽。不足惜。其如二童孫何。望垂憐之。子亦代爲勸止。某益怒。云爾尙憐惜二雛。先使爾絕念。刃下殺其女孩。叟泣不能仰。某攫髮以刀槩其胸。洞穿於背。臟腑俱見。須臾而斃。解其衣。童子驚斃道左。匆匆舍之而歸。折其衣。敗絮中明珠其夥。金葉數十張。歸家暴富。田廬產業。居然素封。第數年來死亡

相繼。今日之瘡。與叟之傷害無異。非天報乎。後聞果死。家亦殆盡。

【評】報應之說。儒者勿講。然曠觀往事。理卻不誣。漢亡於魏。魏亡於晉。篡奪受禪。若合符節。宋誅晉之子孫。得齊誅宋之子孫。得天下於寡婦孤兒。卽失天下於寡婦孤兒。其間稍存忠厚者。不戮於先朝之後。其享國必久。如唐如宋如明。其顯者也。天道好還。理自不爽。似不可盡以爲誣。至匹夫匹婦如滄海之一粟。其行事之善惡。天地鬼神。豈屑與較。然報應亦殊不漏。佛氏果報之說。謂補儒書之未言可也。

### 泥桃

房山農人。耕地得古瓦甕七八具。覆以石板。碎之得五銖半兩錢數萬。古銹斑斕。洵漢代物。予曾購得數百枚。有農子羨其事。亦以近處掘之。得一瓦罐。發之中空無物。罐下有小坎中。有一泥桃大碗許。承以蓮座。持歸置緒灶台。夜聞滿室作響。審視乃泥桃跳躍如拋珠然。怪而灼之以火。吱吱作聲。出清烟一縷。自此遂如頑泥。或云是僧家火化後。合骨灰爲之。理或然與。

### 千里井

房山農人偶山行。據石小憩。石大如斗。晶瑩洞徹。中貯以水。攜歸示人。或云石膽。可治目疾。詣都求售。並無問者。怒碎之。水濺地上。後又有某乙得一石。大僅如拳。水瑩然如玉。壺冰。攜至都。遇西人請其值。對以百金。西人云。如此寶價。豈僅是客得毋戲耶。乃贈以四百金。乙欣然受之。曰。實不相欺。僕本拾之山中者。不知其爲何寶焉。西人云。此名千里井。置諸坎中。水用之不竭。行軍賴之。故寶耳。

### 竈神

邑牛姥幼時。其家祭灶。見有神人盃鎧駿馬。遍體金光。絢爛奪目。自屋內出。冉冉升天而去。與世所傳着皂衣過殊。是不可解矣。

### 尸變

尸變一事。近恆有之。不可目爲烏有子虛也。有營卒永平人。從軍去家。百里遇賊。斷其臂。負痛而返。奔波頗苦。官遣人隨之。與之食則食。否則不語。及至家。入門悲喜交集。方欲語。猝然

而倒。撫之氣絕。有友人客臨安時。村中賽會演戲。方卓午。村人聚觀甚夥。忽見一人纓冠袍服。閉目不語。懷抱檐杖跳躍而來。懷者曰。此某家翁新死者。胡爲乎來。衆駭奔竄。亂如鼎沸。或投以枕。尸蹶然倒。又典商夥友某卒。停尸未殮。待其親丁人而未至。尸忽起。守者走奔。尸繞院盤桓數刻。始歸臥原處不動。凡此皆尸變之類。若營卒則猝受重傷。氣聚未便卽死。歸則心事了而氣散斃矣。與尸變不同。然亦可慘矣。

### ■產蛆

靜海西村有田家婦產一物。狀如蛆。前銳後齊。長六寸許。有口飢就母懷食乳。飽則臥枕席間。其家惡而殺之。刀斧不能傷。置之隘巷。輒復自還。數年漸長。家人習見。勿怪也。與之餓糧。亦能食。今長數尺。粗如匏。頗是有知。婦後又生子。每出呼蛆守之。蛆蠕蠕然臥榻邊。兒匍匐。蛆則阻之。每有親友至。蛆自匿。客去復出。有老嫗曾見之。今仍存。且能隱見不測。

### ■陳差官

軍械所差官陳某。目能視鬼。所言紀文達公筆記略同。常言日正午無鬼。餘時皆有。夜則尤

多。邑城內水月菴前後。至夜則坐者臥者皆鬼也。遇人來則避之。或猝不及躲。爲人冲倒。則其形散而不復能聚。有某軍門之子病篤。邀陳往視。陳云。公子魂已離舍。恐不能愈。請爲備後事可也。未幾果卒。或詢其故。云。凡人病甚。則魂必出其軀殼。附在左右。雖身不遠。若離床則病篤。出房舍則必斃矣。又云。每清明中元節年終。鬼必還家。取紙錢。常見其家貧有不焚者。則鬼徘徊門左。狀甚淒楚。至有零涕者。問紙錢有益乎。云。鬼所持者。如真錢也。凡世所焚車馬輿轎箱柜芻靈等物。至冥中俱化爲真。陳每天晚則厭出。自言每逢惡鬼。亦頗畏惡。故聲明夜不當差。不得已夜出。則提燈低首疾行。目不邪視。言牆隅宅中陰暗密無人處。鬼多聚之。尋常所遇者。大抵皆枯瘦愁慘。多戚容。體胖容舒者甚少。又見有奇形怪狀。頭巨如邱。身益丈。青面朱髮。如世所塑之夜叉。又魍魎極其醜惡者。不知人死後胡以化爲此態。莫明其故也。每勸人。夜行必須執炬。則鬼見火光自避。察其所言。似非盡誣。軍械所與水月菴相連。菴前放花爆。陳戒其友人勿出視。是夜人衆擁擠。壓死數人。蓋陳預見有厲鬼也。一日與友同往西沽。途中見一家雙閉其門。陳曰。是將有凶死者。其友不信。未幾有二人從內奔出。

神色倉惶。訪之。其家果有縊死者。友詢陳何以知。曰。吾見有縊鬼入。故知其有變也。友云。既見鬼。覓代。勿能救與。曰。不敢多事。昔羅兩峯目能視鬼。其所言者亦類此。然則無鬼論可勿廣矣。

### 樊英

樊英者。狐女也。邑南村有劉氏子。幼孤。弱冠。美丰姿。詣城內就師。讀書頗慧。偶遊街市。遇一女子。綠鬟垂鬢。絳紗裙衫。裙下雙翹如筍。愛好之。目不斜瞬。女微覺。紅漲於面。掩袖而過。劉歸。冥想廢讀。託故歸家。眠餐頓減。忽一叩。月色昏黃。有叩扉者。出視。則向所遇女子也。延之入。倚燈坐。羞澀不語。劉驚喜。不知所指。牛响不言去。劉出視。家人皆將就寢。遂歸齋。掩其扉。與共寢處。天將明。女自去。如是月餘。人無知者。二人情好益篤。生窮其家室。語殊含混。生以愛故。亦不窮究。隱爲蓄甘旨。女笑云。無須。我能致之。探袖中出果餌及餽酒。罔不精美。生每有所欲。應念輒至。因知其爲狐仙。母爲生議婚。力阻不願。後爲家人所窺。母令絕之。生不忍。又數載。生嘔血病危。女扶持倍謹。恆終日不去。家人僉呼爲娘子。未幾身亡。女披麻哭泣盡。

禮稽首向母曰。母請勿憂。此後奉養新婦之責也。生殯後。女去。留一巨布囊。云如有所需。探此可得。母晨炊取米。果不爽。於是飢求食。寒索衣。皆仰給此囊。以故家稍裕。而女去如黃鶴矣。有鄰村某氏子。乃杭人。寓居者。相傳得美婦。聞其狀。頗類狐女。母因往視。新婦則樊英也。母怒責其失節。且戒其家速絕。不然狐蠱亦類吾兒。樊英泣曰。兒三歲爲婦。未敢失德。且報母不爲不至。夫死再醮。亦事之常。身雖嫁而猶養姑。以視悻悻出門。視翁姑如寇仇者。母將何以責之。母語塞。蓋隱刺劉姥也。母歸。疑女與絕。及探囊。依然得物。始喜。終母之世。供給勿衰。母死始罷。或云樊英誠賢。惜其未明大節也。

【評】明大節人且難之。况狐耶。嘗見某僕夫與其婦伉儷頗篤。夫死家貧。瘞諸荒塚。越數載。自買新阡數畝。求其夫柩。不可辨識。或教以以長繩繫馬鞍。縛繩腰際。曳之哭且行。有所阻。就其處掘之。果得夫柩。遂遷葬焉。噫。可謂賢矣。後晚年不貞。其主人有二僮。先後私之。又某氏婦容貌嫵雅。夫婦甚和。夫死不嫁。與某私生子。僞爲討螟蛉者。以延夫嗣之二婦者。可謂深於情而越於禮矣。一以夫骨爲重。而必致之安土。但知瘞夫爲義。不

知貽夫恥爲大不義也。其初心可取。特慾心熾力不能遏。以至晚節不終。一以無後爲負夫。不知犯淫爲更負夫。然究其初心。未必真爲夫嗣計。縱使真爲夫嗣計。異姓螟蛉。又爲亂宗之嫌。而乃辱身乞種。豈復有人理哉。特淫慾熾盛。居然生子。又不忍割愛。遂留而養之。殆所謂機變之巧。無所用恥焉。總之女德無極。第見其工貌勝人。卽許爲賢。奚可哉。前婦愚蠢。此婦淫而多機警矣。

### ■役夫

辛卯夏。有挖河之役。有役夫數十人。共往甯河興工之所。中有一夫。相失在後。日將暮。渴甚。而曠野無人。去驛庭絕遠。徘徊道左。忽見禾黍深處。有房舍。就之。閤閤壯麗。類世家。不敢遽入。蹲踞門旁。以待閤者。俄一女子。紅妝頗豔。自內出。詢其何爲。役夫言其始末。並求賜飲。女子笑云。易耳。乃延入云。我家固無男子。俟儂爲爾煮茶。俄而玉碗金壺。酌以佳茗。役夫飲畢。方欲辭行。女云。日將墜矣。得毋飢乎。役夫得茶。已屬望外。聞欲賜食。歡甚。急應以唯唯。女子乃招至寢室。其中金玉錦繡。備極輝煌。所陳設之物。多不能指其名。於是坐立幾不能自主。



女子出廚間物列於几上。罔不甘旨。役夫大肆饕餮。飯罷。女治枕棲止之宿。役夫生平未諳此樂。自慚形穢。踉蹌不安。女笑曰。勿爾迂拘。苟願永好。老於是鄉。足爾一生溫飽矣。役夫居數日。見女子神氣舉止。不類常人。轉自恐。因云。家有老母妻子。須身自作苦。以贍養。若久留於此。八口凍餒矣。請暫去復來。女云。去則去矣。再來難矣。乃送之出門去。役夫至工所。諸人怪其來晚。役備述其事。衆夫共往。至其處。禾黍油油。迥無屋宇。詭異而返。未知是鬼是狐。

【評】聞之役夫蠢然一村漢耳。而倚翠偎紅。竟得數日豔福。亦殊出人意外。古人云。作得一日神仙。雖死無憾。其役夫之謂乎。願役之愚濁。不能終享清福。固無足論。而爲仙子者。亦漫不加察。冒然納之。陡然舍之。是果何心哉。世豈無翩翩美少。而適逢此蠢然者。遽納之東床。想真仙決不出此。此必採補之流耳。

浙江

浙江某生。傳者逸其姓氏。入北闡鄉試。場後登車。將返津門。途次遇雨。半里外有蘭若。往投止焉。僧延入一斗室。頗雅潔。夜息燈寢。忽有啜泣聲在承塵上。知爲狐。始聽之。忽又作笑聲。

然稍止。輒復嗚咽。嗚咽聲悲。旋又大笑。士大駭。未幾笑止而哭。哭止而笑。細辨之。乃出一人。心益不解。至天曉。始不復聞。而簷雨如繩。及暮不止。不得已。復息。於是夜靜。輒復聞。忽見一人在旁。問曰。爾良夜不眠。忽哭忽笑。其意何居。答曰。我鍊形拜月。吐納采補。數百年來。甘苦備嘗。至今日支體百骸。與人無異。大丹將成。此一藥也。倘頓遭雷劫。則夙昔功苦。一朝瓦解。盡歸灰燼。殊覺可惜。思量至此。不覺肝爲之摧。心爲之酸。潛焉出涕。幾不知淚之所自來也。轉思幸免雷殛。則從此升碧霄。登紫府。優游自得。與黃石赤松輩共朝夕。將入王母之宮。而聽董雙成之雅樂。許飛瓊之妙音。餐沆瀣。咽瓊漿。食仙桃。長生不老。俯視塵世之冠冕。眞若泥塗富貴。直如幻夢。不亦樂乎。又不禁爲之狂笑。一人曰。爾休矣。凡修道之人。心宜淡定。爾私欲撞擾。頃刻萬念。甚非法也。其人又刺刺強辯。浙人聞之。叱曰。此等細事。值得悲喜交集。絮聒聒擾我清眠。再不止。我便覓天師符印至。再聽之。則寂然。生暗喜狐之畏己也。方欲安眠。忽聞大呼曰。某人。爾責我而不自責。汝前科鄉試出場後。在京寓候榜。忽作得意想。則手舞足蹈。云我今秋折桂。明春攀杏。從此高車駟馬。將華麗其衣服。誇耀夫鄉里。高步青雲。俯

視一切樂何如。於是拊掌大笑。爾以我未之聞耶。俄爾飛騎報入。爾神色張皇。坐臥不定。非喜非懼。非樂非憂。我口直不能形容其狀。旣而紅籙無名。孫山被落。爾則頓足痛罵。涕泗交流。來則咤叱。泄忿店主人。至則遷怒揮拳。指桑詈槐。醜態百出。爾以我未人見耶。今亦謂我耶。我亦自知。忽悲忽樂。厭人聽聞。然不至如爾之令人難堪也。生聞之。益怒奮身。卽起。聞承塵上嗤嗤笑云。修道之人。與讀書之士。皆宜平心靜氣。僕自此聞命矣。一語奉贈。至重陽後。忽復作前態。再聽則寂然矣。天明晴霽。登車就道。回思狐言。不覺啞然自笑。到津爲友人述之。無不閤堂。

【評】榮辱得失之心。雖仙不免。當局者苦於不自知。所難堪者旁觀之匿笑耳。若以禪理論。萬事皆空。不但雪窗螢火爲多事。卽鍊形吐納亦多事。果如事。成何世界耶。所以人當盡心竭力。以盡人事。成敗富貴。一聽諸天可也。

■樹怪

乙酉夏。移居城南第。庭有枯樹。百餘年物也。衆以爲錢神所憑。頗祈禱之。是歲除夕。鄰家子

見有白鬚叟踞樹巔。予詩以嘲之。詩云。恐予誌怪少新奇。樹露精靈樹有知。暴客諒非來陋巷。老翁何故上枯枝。送窮媿我無長策。祈福嗤人枉費詞。是鬼是仙還是盜。眼前傀儡太支離。皓首龐眉恍露身。無端驚喜動居鄰。世間甯有搖錢樹。天下何多妄想人。爾欲保身須匿跡。我將縱府卽摧薪。松能不老椿能壽。良說仙靈恐未真。

### 夜游神

夜游神。往往爲人所遇。以予所聞者言之。一在邑東關外崇甯宮前。有王某夜行。見牆陰一物如袱。俯視。乃巨靴長約三尺許。舉頭則眉際復一靴。大亦相等。仰望一巨人坐簷際。高約數丈。疊骸而坐。躊躇間。忽有躲提燈籠而來。巨人擡其足。其人若未之見。忽忽遂過。王亦欲隨之過。巨人仍以足擋之。相持數刻。始不見。歸家後。不數日而亡。殆衰氣所感。鬼神擲揄之也。又某宦寓河北客舍。好撈捕。正月間。訪友人觀戲。歸店時已三鼓。月色微明。至北關浮橋。見鈔關東有巨人坐屋上。高以丈計。其服制彷彿紗帽寬袍。氣象雄闊。某駭幾不能步。視之所提之燈光小如豆。躑躅不前。俄而不見。某歸後亦無恙。

張桂

邑有張桂。寓御河北岸鈔關東。其鄰楊氏。與對門居。張偶夜歸。見楊氏門前立一人。身極削瘦。涼帽青衣。肩披搭囊。中露公文數角。彷彿公人。張怪而就視。見其面白如粉。雙目微圓。如悟其爲鬼。急奔入家。閉其戶。乃登梯再視。則烏有矣。是夜楊氏婦卒。殆陰曹之勾役也。

雙頭豕

邑城中有某氏。產小豕兩頭。一身八足。雙尾者。羣以爲異。然不足異也。蓋畜類如豚犬等。皆一產數子。豬之雙頭雙尾。一身八足者。乃其胎未分。黏合爲一。如桃杏瓜果中。有並蒂孿子者。亦二子未分。長而爲一也。豬亦類是。若鵝之兩頭者。乃兩雄共一雌。雄氣雜也。或問犬先產者身小。後產者身轉大。此何以故。曰此最易解。先產者其後坐之胎也。胎先成者故大。後成者故小。及生時則後者在先。先者在後。此非大小之明驗歟。近來頗講格致之學。識者當不以吾言爲河漢。

杜醒山

邑人杜醒山。妻病。夜出延醫。覺有拍其肩者。回顧闌其無人。去數武。遇其亡友王某。怪而呼之。不應。或先或後。隨行半里許。旋失所在。俄而紅旂繞足。旋舞。俯拾則無。甚惡之。以爲妻壽不永也。歸家就寢。後有扣門者。出視。則其亡友赤身無衣。勢將捉撲。一驚而寤。頓覺身冷。如握冰水。自此患病。遂至不起。而妻竟無恙。

### 張紳士

邑紳張某。寢疾。夜有巨鬼。鞠躬倒入其室。臂塞寢門。幾滿。旋伸臂於床前。拳大如斗。以簽示病者。票四月十四日。張大驚。鬼亦自去。時二月也。計其期尙餘百日。乃至閏二月十四日。乃卒。始悟四月乃兩二月之隱語也。光緒庚寅年事。

### 陳某

邑陳某入山買果品。路行失道。見荒郊一野寺。入投止焉。四面牆垣俱圯。似久無僧。正殿殘破過半。東廊灰塵幾滿。窗下停一柩。若新殮者。乃趨西廊。展衾神右座。二更許。萬籟無聲。忽東廊柩爆然作響。偵視棺上坐一女子。模糊莫辨容色。大恐。乃曳衾匿案下。伏身屏氣以聽。

半晌有二健夫入。各攜酒餚。踞地飲。其一勸飲甚殷。對坐者飲頗豪。未幾頽然醉臥。勸飲者遽抽刀決其首。屍倒案側。頭碌碌然滾神座下。旋至東廊。柩前呼曰。我爲爾報厥仇矣。出門遂去。陳心膽俱碎。忽聞棺響。女子從棺內出。至西廊屍前。伏聞其首。旋起立大笑。聲烈烈如鶡。陳毛髮森豎。縮頸不敢呼息。俄女子去。片刻棺響。女復來。如前狀。旋又去。陳視天色已明。悄無人跡。遂狼狽而遁。

### 郭氏婦

邑人郭姓婦某氏。與其夫反目。詬誶之際。怒云。如此相逼。我便自縊。蓋負氣語也。其鄰陳姓者。目能視鬼。與郭妻遇。問曰。嫂因何事而欲輕生。氏言無之。陳云。適見縊鬼相隨。何便云無。氏始悟前日語。而鬼因其隙而乘之也。

【評】十目十手。視指維嚴。言一出而鬼卽乘之。以是知禍福之來求之自己。言可妄發乎哉。

### 分水箭

海河濱有菜園。圃中結一瓠。長白異常。有術人口操南音。向老圃購此瓠。老圃云。瓠老不堪。

老圃頗能  
慎思。辨。  
保全一方。  
功德無量。

食留作種者。客買是奚爲。術士出重價。必售。老圃因其出重價也。靳不語。術士愈增價。老圃知其有異。云客不明告以我。雖千金勿易也。術士不得已。告曰。津中三岔河底。有分水箭。衆流匯海而直下者。恃有此箭。否則成巨浸矣。若得此寶。值千金。第有老龍看守。必以術取。今得此瓠。騎此可以下水。與老龍戰。茲卽實告。且有子煩某日子夜與君同往。授君五色旗。待予入水後。俟有手出水。上見何色手。以何色旗與之。萬勿驚駭。與畢靜片刻。予得寶出。當厚酬君。老圃許之。乃摘瓠去。越數日夜。已交子。月明如晝。術士駕水舟。邀老圃往。至則披髮跣足。投瓠於水。跨之下。旋見波浪翻沸。一巨手出水面。大如箕。色正赤。老圃急以赤旗與之。又數刻。出一手。黑大如前狀。又以黑旗與之。旋見水波洶湧。高出於岸。小舟飄蕩欲翻。暗下老圃自思。寶所以鎮河一方福也。爲彼將去。水災立至。吾其魚矣。俄出一白手。圃以黃旗與之。條水星迸沸。白手復出。圃又以與青旗。是時小舟擺撥欲沉。老圃急划船躍至岸上觀之。見白手出水上。半晌不退。四外水立如山。忽訇然震響如雷波。濤漸平。見術士屍浮上。身首異望。順流而下。老圃自返。



### 土偶

邑城隍祠兩廊中所塑土偶最精。凡油鼎刀山諸獄。剝腸剖腹等形。無不神采生動。宛肖其真。庚寅歲重修。好事者塑一產亡鬼。翠蛾愁鎖。紅紛嬌啼。兩鬢飛蓬。七竅丹漬。背負雨傘。蒲團猶活潑。類生三月間。有某姓婦患產難。危在旦夕。忽聞門外有哭泣聲。其家人出視。見一婦倚門嗚咽。酷似廟中所塑者。驚疑間。卽失所在。旋聞產婦大呼有鬼。轉瞬卽氣絕矣。後往往深夜輒出爲祟。遂毀其像乃安。蓋物太肖人形。感異氣卽足爲怪。況丁八聚精凝神之作乎。

工人之塑  
術神矣。

### 薙髮匠

王某者。昔充管卒。曾從軍江浙。後流落津門。爲人薙髮。與同寓三人俱患疫不起。見病者口鼻出血。卽斃。心知其異。覺己鼻口中血似欲溢。強忍而抑之。未幾神昏瞶。見二役持簽提鎖。勢甚猛厲。將欲加之鎖。一役曰。姑待姑待。彼陽光尙旺。俟出其血。勾之不遲。王聞之。心益慄。未幾胸如油沸。熱不能遏。遂哇之血出。頓清爽。覺魂一僂如烟。自頂上出。回顧二役不知

王某誠愛國志士哉。較今之南。北。賈國軍。閱其肉。豈足食乎。

何往。乃出門信步。飄飄然身輕如葉。欵至一處。道旁大蓆棚。高於樓閣。棚中人來往分雜。甚夥。窺探間。二役忽至。猝以鎖繫其頸。曰。隨我見官去。王卽與爭。二人強曳之至棚內。見北面有煖閣。摔之使跪。云聽大人分付。王仰視。見黑烟籠罩。暗不辨物。閣上責之曰。爾何敢抗。違公差。逗留不至。王云。小人非敢抵抗。祇因未有了之公事。是以遲遲。問何事不了。曰。方今。中外交涉。難保必無事端。將爲朝廷効死命耳。千把之職。雖微。盡忠則一。但此念不自能已。倘假數年。小人之願也。如其數盡。又何敢違。神默然。命左右稽其冊。果以軍功曾授千總不誣。神嘉其忠。賜壽一紀。遣之還。霍出遂甦。光緒庚寅三月事。今其人尙存。

【評】聽其謫辭。遽加其壽。神幾近悠悠矣。雖然。言爲心生。侃侃之論。竟出於雉髮者之口。以是知無是心者。無是言也。善則必嘗。所以勸惡。神豈忘哉。

### ■ 蜈蚣

邑西南村外郊有大蜈蚣。長約五尺餘。寬半尺。出沒不測。夜則有光如炬。照灼數步。村人患之。集衆挺冥搜。得於草莽中。盤伏如帶。衆擊以挺。天矯難制。衆懼奔避。有二健夫奮力亂擊。

始斃。歸覺肢體麻木。視其二人之臂。均黑腫如墨。蓋物最毒。雖未著手。而從挺遽及。是知怪物不可以力故也。

### 瘡童

蘇州李氏婦。奇寓於津。患瘡疾。昏亂中見一物如貓。躍登其榻。細視乃一小童子。綠衣紅袴。朱履。頭縮雙髻。向之笑。輒寒熱交作。至昏昏睡去。則不知何作矣。如是數夕。悟其爲瘡鬼。欲驅之而無術也。一夕甫登床。作退縮狀。婦返顧。見窗上有剖瓜刀一柄。因思必其所畏。次日以刀置枕畔。果不敢近。婦取以擲之。物吱吱嗥叫而遁。自是病愈。

### 草偶

邑梁氏營造墓田。極奢侈。旁建房舍。亦宏壯。是村有富戶某姓。秋穫積粟盈倉。往往虧歉。怪而察之。殊無盜跡。疑僕誚責之。僕冤甚。夜伺之。見二巨人頭大如釜。身高丈餘。月光下見金鎧輝煌。手持畫戟。越垣過。直至倉房。門自啓。鞠躬入。俯掬菽麥。飽飫而去。僕遙尾之。入梁氏殯宮。遂不見。次早白諸主人。乃集多人。共往搜之。有送葬芻靈。方弼方相。二草偶。酷似所見。

工師鎮壓  
之術。予曾  
於拙著怪  
異叢華中  
一記之。當  
時頗滋疑  
竇。後值月  
侶女士亦  
嘗爲予談  
及此類事。  
即發表在  
民間故事  
中。匠人詭  
計一則也。  
今讀此篇。  
益可徵實  
事之非虛  
矣。(聖)

破其腹。得菽麥數十斛。火之。怪遂絕。

### 缸怪

邑西關內民家有投缸斃者。時見怪異。一夕月明。院內有聲如碌礮。轉視之。一巨甕中有人倒矗。豎其雙足。旋轉不休。犬吠隨之。人見者輪病其宅。幾易數主。居皆不安。有夏姓者。寓是宅。拆房重修。於大門樓梁間得一木匣。中盛小泥缸長寸許。一小泥人倒豎其中。宛如昔之所見。方悟工師之妖術。致使居者遭兇禍焉。

【評】世所患之邪祟。大抵皆類此。不必真鬼魅也。願工師鎮壓之術。致使人投缸而斃。則邪術斯亦可畏也已。

---

醉茶說怪 卷四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

## 醉茶說怪

評點者 趙 琴 石

校閱者 夢 塵 生

出版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者 廣 益 書 局

發行所 廣 益 書 局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各省廣益書局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二角

